

瑯嬛文集



C.S. 7



第一輯
第十種

據光緒丁丑刻本校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瑯嬛



文集

明·張岱著

本書封面題簽：林語堂先生

序

有大文之人而文始傳。文也者，人也。其人爲天地之所屬，則凡天地之所燠，不能鬱與鬱而不克告之天下萬世者，皆彙而委諸其人。由是而日星之蒸變，河嶽之苞孕，歟歟焉提以成之也。然其所際有顯晦，且有不卽內之於顯，而困苦拂亂與以晦晦之遇，而別有以顯之，則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如昔左氏春秋龍門史記，皆不屑以爵祿榮之，而特榮以三會之大也。吾故於陶養張子之文，而知天地之成之顯之者深且宏也。陶養爲雨若先生之孫，而陽和公其曾祖父也。陽和公以文章大魁天下，雨若先生成進士，以理學推醇儒。陶養尊人大滌公，抱命世才，雖煨煨仕籍，竟不克大展其學，乃舉累代清淑之氣，盡以鍾之陶養。陶養自束髮爲文，發藻儒林，以彼其才，使其立取一名，身都顯要，自當復命造物，爽爽不忤，而以才大莫器，有識者咸爲裂眦問天，而陶養怡然聽之。遂潛名成石匱一書，上與左史等，鼎甲申以後，屏棄浮雲，益肆力於文章，自其策論辭賦傳記箋贊之類，旁及題額柱銘，出其大力，爲能登之重淵，而名諸日月。題曰瑯嬛文集，蓋其爲文不主一家，而別以成其家。故旣能醇乎其醇，亦復出奇盡變，所謂文中之烏獲，而後來之斗杓也。余與陶養以氣誼文章爲世外交，每一篇出，無不披華食實。

如李才江之苑金呼島佛。柳柳州之望薰讀昌黎集也。茲者百家爭喙。俾斯集行之於世。則震風凌雨。應知夏屋之爲榭。曠也。陶甓其先蜀產也。其近則越產也。其人其文。幾幾各爭有之。余則曰。此非蜀之有。越之有。而天下之有也。張子天下才也。曲轅王兩謙撰。

序

越故多才。其所最著者。宋有陸放翁。元有楊鐵崖。明有徐青藤。後來才士。所生不少。以沉埋帖括。淹屈多人。間有進賢紗帽。游戲古作。視爲緒餘。神宗朝。吾越中以古文名者。三先生一爲陸景鄰。一爲王謔菴。一爲倪鴻寶。陸長於武斷。其蔽也敢。王長於撮巧。其蔽也狎。倪長於徵僻。其蔽也鬼。較之前代三賢。尙難學步。而其所刻文集。又皆榮不擇茅。金常夾礫。此雖作者之過。而選之者。亦不得不任其責矣。鍾伯敬曰。選者之力。能使作者讀者之精神。心目爲之顛易。故夫選而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陶菴所作詩文。選題選意。選句選字。少不愜意。不肯輕易下筆。凡有所作。皆其選而後作者也。其後彙所存稿。悉簡其代作。應付諸篇什。盡付一炬。有所存貯。又皆其作而自選者也。今茲選刻。稿尙盈筥。王白嶽又爲之痛芟。離校。在十去七。所定瑯嬛一集。譬之文豹留皮。但取其神光威澤。孔雀墮羽。祇拾其翡翠金輝。洵汰簸揚。選擇最核。以視前代。卽放翁之劍南渭南。鐵崖之樂府史鉞。青藤之櫻桃館鬪編。何遂能過之也。蓋陶菴先爲蜀產。後生會稽。以蹉峨泮淥之奇。席萬壑千巖之秀。其始脫胎結撰。自合磊砢韻秀。亮拔不羣。此其生質使然。豈可與之爭鋒角勝乎。昔李研齋見石匱書。力

瑯嬛文集 序

爭陶奪決非浙產言及先世始曠然大笑自謂知人其藻鑒之確信有以也雪瓢祁豸佳譔

刻瑯嬛文集序

從來文字之流傳。每關氣數。一代魁傑之才。其所著作。有傳有不傳。有鬱之久。而後傳。如有明山陰張陶菴先生所著瑯嬛文集。其明證也。陶菴當明之季。肥遯瓌荒。遷流展轉。此稿猶得於余老友王個峯處藏之。個峯與余共事薇垣。凡八閱寒暑。生平耽吟詠。工楷隸。精數學。而於奇書古畫。尤鍾愛特甚。每當焚香煮茗。促膝談心。輒斤斤以陶菴瑯嬛文集未及梓行爲念。光緒丙子春。余於公退之暇。偶一披覽。見其文閎深淵懿。勁折奧衍。詭譎瑰奇。各盡其致。陶菴所著書甚多。惜未獲見。卽此已窺一斑。爰促付剞劂。工竣聊綴數語於簡端。蓋以識個峯佩服陶菴之深。而陶菴是集不至湮沒於數百年之後。毋抑有氣數存乎其間耶。是爲序。光緒二年歲在丁丑季秋月湘潭黎培敬。

鄭
媛
文
集
序

跋

余束髮時。讀書於山陰。余浣公侍御家。檢其藏書。有瑯嬛文集一帙。蚊脚細草。蟬蟲襪。蓋張陶菴後裔世傳。而尙未付雕者也。余見而擢之。五十年來。藏之敝篋。時一披閱。不少廢離。今半肩襍被。游黔山川萬里。與之偕來。兒子介臣。見而悅之。以爲陶菴吾越名宿。才蓋當世。聞其生平。有徐文長之癖。今讀是編。筆挾風霜。氣吞莊列。實出文長之上。較余猶加珍重。屬同人錄出。乞余校正。分爲六卷。合作一函。什襲藏之。俟客囊稍裕。將付剞劂。以垂久遠。庶不負陶菴一生心血所存。浣公夙昔收藏之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豈敢獨作枕中之祕哉。道光戊戌良月。會稽王惠識。

書瑯嬛文集後

右瑯嬛文集六卷。有明於越陶菴張先生岱箸也。吾越於明一代。才人稱徐文長。張陶菴。徐以奇警勝。先生以雄渾勝。先生他著。次第傳世。石匱書則毛西河。修明史作爲藍本。西河集中。上先生書言之詳矣。惟是卷當時經王兩謙。祁止祥。兩先生編次評點。會國變未刊。家藏蠹頭本。相傳爲先生自攜以避難者。後歸越城。余浣公文毅侍御家。當時大觀樓藏書之富。甲東南。此書爲先君子蘭上公借觀。樓不戒於火。萬卷頃刻成燼。是書以借出獨完。先君子來黔。獨袖是書。厥後越城失守。家藏悉盡。是書亦以攜出獨完。黔亂二十年。介臣攜是冊出入荆棘灰燼中。率無恙。豈造物欲存是書。人亦賴以存耶。書藏浣公及余家。二百餘年。迄未付梓。亦不輕示人。昔惟鄭廣文珍見之曰。精渾勝歸唐。何論二十四家耶。篋中有此。盜賊水火不能近也。竭數晝夜力鈔錄去。此外無人見也。丙子春。黎簡堂中丞見而愛之。急勸付梓。因述其顛末於後。

光緒丙子春正月。個峯王介臣識。

瑯嬛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石匱書自序

一卷冰雪文序

張子說鈴序

史闕序

奇字問序

老饕集序

四書遇序

昌谷集解序

夢憶序

瑯嬛文集目錄

合采牌序

陶菴肘後方序

桃源歷序

紀年詩序

茶史序

越絕詩小序

水滸牌序

補孤山種梅序

贈沈歌敘序

印彙書品序

又序

雁字詩小序

大易用序

詩韻確序

歷書眼序

皇華考序

夜航船序

白嶽山人虎史序

博浪椎傳奇序

鳩柴奇觚記序

一卷冰雪文後序

廉書小序

蕭邱讖述小序

孫忠烈公世乘序

柱銘抄自序

西湖夢尋序

瑯嬛詩集序

卷之二

記

瑯嬛福地記

岱志

海志

越山五佚記

曹山

吼山

怪山

黃琢山

峨眉山

西施山書舍記

快園記

興復大能仁寺因果記

啓

賀魯國主冊封啓

迎一金和尚啓

絲社小啓

游山小啓

疏

龍山文帝祠募疏

募造無主祠堂疏

募修岳鄂王祠墓疏

卷之三

檄

徵修明史檄

門鷄檄

討蠹魚檄

癸丑蘭亭修禊檄

碑

修大善塔碑

普同塔碑

辨

古蘭亭辨

春王正月辨

制

戲冊穰侯制

戰冊蚡侯制

樂府

荆軻七

漸離築

博沙椎

伍孚刃

赤壁火

司農笏

施全劍

唐琦石

景清刺

天一研

書牘

王謔菴年祖

與祁世培

與毅儒八弟

與陳章侯

又與毅儒八弟

答袁籜菴

與祁文載

與李硯翁

與何紫翔

與王白嶽

與張噩仍

與周戩伯

與包嚴介

與胡季望

卷之四

傳

家傳

附傳

五異人傳

余若水先生傳

魯雲谷傳

王謹菴先生傳

卷之五

墓誌銘

山民弟墓誌銘

自爲墓誌銘

姚長子墓誌銘

周宛委墓誌銘

跋

跋梅花道人畫竹卷

題葆生叔畫

跋王文聚隸蘭亭帖

跋祁止祥畫

跋藍田叔米家山

題仲叔畫

跋張子省試牘

其二

其三

跋寓山注

其二

跋徐青藤小品畫

再跋藍田叔米山

跋可一雲林筆意

跋藍田叔枯木竹石

跋可上人大米畫

跋諶菴五帖

銘

木猶龍銘

又銘

小研銘

修改宋研銘

紫袍玉帶硯銘

小研銘

松節研銘

又銘

養壺銘

耶子冠銘

竹皮冠銘

石皮研銘

又銘

小研銘

殘銅水中丞

謝緯止研山銘

松槩研銘

劉雲研銘

又銘

隻履研銘

又銘

端研銘

鶯研銘

又銘

宋研銘

寵泉鑿魚耳鑪銘

章侯竹臂閣銘

定窰蓮子杯銘

白定葵水中丞銘

宣窰茶椀銘

寶瓶研銘

天石研銘

竹臂閣囊銘

爲趙我法銘杖

爲陸曜菴銘杖

又爲趙我法銘杖

夔龍研銘

龔春壺銘

二十八友銘

雨花石銘

研山銘

蘭花小廠盒銘

白定爐銘

小美人觚銘

哥窯卮銘

哥窯卮髻瓶銘

碧玉簪銘

宣銅象格爐銘

哥窯印池銘

晉唐小楷銘

茶條杖銘

斷紋古琴銘

宣德填漆盒銘

羊脂玉鷓鴣圖書盒銘

呂文安糕拙研銘

呂吉士漢玉昭文帶戒尺銘

楊絲之三絃子銘

錢子方古鏡銘

李錦城龔春臺銘

定窰水中丞銘

宣銅反覆蓮花水盂銘

白璞石銘

大繩耳分襠宣銅爐銘

白定研頭瓶銘

石皮研銘

官窰分襠銅爐銘

王二公徐氏家藏壺銘

贊

準提菩薩頌

漢前將軍關侯贊

梓潼帝君贊

又贊

白衣觀音贊

題我法方朔於今再見圖

自題小像

周穉伯像贊

張子勇像贊

王季重先生像贊

陸德先像贊

伯凝弟撫琴圖贊

季弟山民像贊

燕客三弟像贊

錢充符像贊

冰雪大師像贊

言冲之像贊

蝶菴題像

水滸牌四十八人贊

托塔天王晁蓋

呼保義宋江

行者武松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閻羅阮小七

美髯翁朱仝

病尉遲孫立

雙鞭呼延灼

花和尚魯智深

青面獸楊志

黑旋風李逵

一丈青扈三娘

兩頭蛇解珍

霹靂火秦明

智多星吳用

入雲龍公孫勝

插翅虎雷橫

急先鋒索超

九紋龍史進

小旋風柴進

混江龍李俊

大刀關勝

浪子燕青

小李廣花榮

雙鎗將董平

神機軍師朱武

沒羽箭張清

赤髮鬼劉唐

神醫安道全

母大蟲顧大嫂

金鎗手徐寧

鼓上阜時遷

浪裏白跳張順

雙尾蝎解寶

金眼彪施恩

玉麒麟盧俊義

豹子頭林冲

矮脚虎王英

震天雷凌振

混世魔王樊瑞

撲天鵬李應

神行太保戴宗

拚命三郎石秀

母夜叉孫二娘

病關索楊雄

沒遮欄穆弘

沒面目焦挺

聖手書生蕭讓

卷之六

祭文

祭少師朱恆嶽公文

祭外母劉太君文

祭秦一生文

祭義伶文

祭伯凝八弟文

祭祁文載文

公祭張亦寓文

祭周戩伯文

公祭張噩仍文

公祭祁夫人文

琴操

天下士操

從井救人操

中山狼操

脊令操

讓肥操

就烹操

完卵操

投杼操

吾舌尙存操

莖豆操

附燕客和操十首

雜著

(失題)

疏通市河呈子

課兒讀誌

頌

孝友頌

義方頌

令德頌

洪才頌

箕疇五福

南山萬壽

華封三祝

天保九如

壽周霞城八十

詞

遠閣新晴(蝶戀花)

通臺夕照(全上)

清泉沁月(全上)

峭石冷雲(全上)

小徑松濤(全上)

虛堂竹雨(全上)

平疇麥浪(全上)

曲沼荷香(全上)

林寺鐘聲(全上)

鏡湖帆影(全上)

長堤楊柳(全上)

古岸芙蓉(全上)

隔浦菱歌(全上)

孤村漁火(全上)

三山霽雪(全上)

百雉朝霞(全上)

丁亥中秋寓項里作念奴嬌

瑯嬛文集 卷之一

陶彞張 代出著

序

石匱書自序

能爲史者。能不爲史者也。東坡是也。不能爲史者。能爲史者也。弇州是也。弇州高擡眼。闊開口。飽蘸筆。眼前腕下。實實有非我作史。更有誰作之見。橫據其胸中。史遂不能果作。而作不復能佳。是皆其能爲史之一念。有以誤之也。太史公其得意諸傳。皆以無意得之。不苟襲一字。不輕下一筆。銀鈎鐵勒。簡鍊之手。出以生澁。至其論贊。則淡淡數語。非頰上三毫。則睛中一畫。墨汁斗許。亦將安所用之也。後世得此意者。惟東坡一人。而無奈其持之堅。拒之峻。歐陽文忠王荊公力勸之不爲動。其真有爲見於史之不易作。與史之不可作也。嗟嗟。東坡且猶不肯作。則後之作者。亦難乎其入矣。余之作史。尙不能萬一弇州。敢言東坡。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余家自太僕公以下。留心三世。

聚書極多。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則茂先家藏三十餘乘。亦且盪爲冷煙。鞠爲茂草矣。余自崇禎戊辰。遂泚筆此書。十有七年。而遽遭國變。攜其副本。屏跡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成此帙。幸余不入仕版。旣鮮恩仇。不顧世情。復無忌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甯闕勿書。故今所成書者。上際洪武。下訖天啓。後皆闕之。以俟論定。余故不能爲史。而不得不爲其所不能爲。固無所辭罪。然能爲史。而不能爲史者。世尙不乏其人。余其執簡俟之矣。

一卷冰雪文序

魚肉之物。見風日則易腐。入冰雪則不敗。則冰雪之能壽物也。今年冰雪多。來年穀麥必茂。則冰雪之能生物也。蓋人生無不藉此冰雪之氣以生。而冰雪之氣必待冰雪而有。則四時有幾冰雪哉。若吾之所謂冰雪。則異是。凡人遇旦晝則風日。而夜氣則冰雪也。遇煩燥則風日。而清靜則冰雪也。遇市朝則風日。而山林則冰雪也。冰雪之在人。如魚之於水。龍之於石。日夜沐浴其中。特魚與龍不之覺耳。故知世間山川雲物水火草木色聲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氣。其所以恣人挹取受用之不盡者。莫深於詩文。蓋詩文只此數字。出高人之手。遂現空靈。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臭腐。此其間真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特恨遇之者不能解。解之者不能說。即使其能解能說矣。與彼不知者說。彼仍不解。說亦奚爲。故曰詩文一道。作之者固難。識之者尤不

易也。干將之鑄劍於冶，與張華之辨劍於斗雷，煥之出劍於獄，誠者之精神，實高出於作者之上。繇是推之，則劍之有光鉞，與山之有空翠，氣之有沆瀣，月之有煙霜，竹之有蒼蘄，食味之有生鮮，古銅之有青綠，玉石之有胞漿，詩之有冰雪，皆是物也。蘇長公曰：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涼，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慄，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筆墨之中，崖瀑何從來哉！

張子說鈴序

說何始乎？論語始也。說何止乎？論語止也。論語之後，無論語，而象之者，法言也。論語卒不可象，而止成其爲法言者，亦法言也。何也？象者像也。方相氏虎目執戈，以怖鬼；童子蒙虎皮以怖人；鬼與人卒不可怖，而方相氏童子止自怖者，自怖然後謂可怖，鬼可怖人也。余之爲說也，則異於是。食龍肉謂不若食豬肉之味爲真也，貌鬼神謂不若貌狗馬之形爲近也。余主何說哉？言天則天而已矣，言人則人而已矣，言物則物而已矣。余主何說哉？嘗片鱗而定其爲豬肉，則其味不能變也。見寸鞞而呼其爲狗馬，則其形不能遁也。何論大小哉？亦得其真得其近而已矣。大塊風也，竅亦風也。又海水也，人之津液涎淚，無不水也。楊雄氏之言曰：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亦何害於說哉？秦始皇振鐸毆山，而山如鹿走；鈴鐸屬也。

史闕序

春秋夏五闕文也。有所疑而闕之也。如疑何不并夏五而闕之闕矣。而又書夏五者何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書之義也。不書義也。不書而又書之。亦義也。故不書者。月之闕也。不書而書者。月之食也。月食而闕其魄。未始闕也。從魄而求之。則其全月見矣。由唐言之。六月四日。語多隱微。月食而匿也。太宗令史官直書。玄武門事。則月食而不匿也。食而匿則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則更之道存。不匿則人得而指之。指則鼓。鼓則馳。馳則走。走則救也。救者更也。使太宗異日而悔焉。則更之道也。太宗不自悔而使後人知鑒焉。亦更之道也。此史之所以重且要也。雖然。玄武門事。應匿者也。此而不匿。更無可匿者矣。余讀唐野史。太宗好王右軍書。出奇弔詭。如蕭翼賺蘭亭一事。史反不之載焉。豈以此事爲不佳。故爲尊者諱乎。抑見之不得其真乎。余于是恨史之不賅也。爲之上下古今搜集異書。每於正史世紀之外。拾遺補闕。得一語焉。則全傳爲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爲之活現。蘇子瞻燈下自顧見其頰影。使人就壁摸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東坡。蓋傳神正在阿堵耳。余又嘗讀正史太宗之敬禮魏徵。備極形至。使後世之拙筆爲之累千百言不能盡者。祇以鶴死懷中四字盡之。則是千百言闕而四字不闕也。讀史者由此四字求之。則書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闕哉。

奇字問序

夫爾雅不識葷菘字書不見揖攬字學之難窮也。自古記之矣。余內手捫心胸中貯有幾字。敢學楊子雲。乃來玄亭問字也。然余嘗見人讀書及自讀書。目數行下。奇字歷落。不究訓詁。混入眼中。若可解。若不可解。如人忙中吃飯。泥沙與餅餌同嚼。鹹酪與沫餒同啜者多矣。有旁觀者。摘一二字詰之。始茫然不能置對。如或不問。則終身安之。無忤也。余不能博聞洽記。近取左國史記兩漢文選莊列韓管諸書。在入耳目前者。聊摘其一二奇字解釋之。以自問問人。頗有與義。猶之天台雁宕五泄洞巖近在鞋輶下。天下人裹糧宿春千里來遊。問之山下里人。給背蒼者多有不至者。咫尺松楸。茫然如雲霧。亦是可大笑事。又有如越人食彭蠡筴步。稚子狎弄。而山東人見之。以爲鯨虎。無不驚走。舉以告越人。越人亦第笑之而已。余所輯字義。有如彭蠡筴步之類。人見之而驚者。存以待人之問。又有如天台雁宕人問及而余之不知者。存以自問。以待人之問。故名之曰奇字問焉。雖然。余以爲奇。而人且耳而目之者久矣。漁者握鱣。婦人拾蠶。則是其所見不同也。以此嘲余。余不任受。

老饕集序

世有神農氏。而天下鳥獸蟲魚草木之滋味始出。蓋鹹酸苦辣。着口卽知。至若雞味酸。羊味辣。牛酪與栗之味鹹。非聖人不能辨也。中古之世。知味惟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精細二

字已得飲食之微。至熟食則概之失飪不食。蔬食則概之不時不食。四言者食經也。亦即養生論也。孔子之後分門立戶。何曾有單章巨源有食經。段文昌有食憲章五十卷。虞宗有食方十卷。謝諷有食史十卷。孟蜀有食典百卷。煎熬燔炙。雜以臍臙羶薌。食之本味盡失。於今之大官法膳。純用蔗霜亂其正味。則彼矯強造作。曷且與生吞活剝者等矣。後來解事。止有東坡老饕賦與豬肉頌。清饑領略。口口流涎。但知有熟之一字。則思過半矣。嗣後宋末道學盛行。不欲以口腹累性命。此道置之不講。民間遂有東坡茶撮泡肉之誚。循至元人之茹毛飲血。則幾不火食矣。我興至宣廟。始知有飲食器皿之事。語云。三代仕宦。着衣食飯。世雖概論平民。要之帝王家法。亦不能外也。余大父與武林涵所包先生。貞父黃先生。爲飲食社。講求正味。著饗史四卷。然多取遵生八牋。猶不失椒薑葱蒜。用大官炮法。余多不喜。因爲搜輯訂正之。窮措大亦何能有加先輩。第水辨滷溜。鵝分蒼白。食雞而知其栖恆半露。噉肉而識其炊有勞薪。一往深情。余何多讓。遂取其書而銖次之。割歸於正味。取其鮮。一切矯揉泡炙之制。不存焉。雖無食史。食典之博洽精腆。精騎三千。亦足以勝彼羸師十萬矣。鼎味一櫛。則在嘗之者之舌下。討取消息也。

四書遇序

六經四子。自有註脚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詮解而去其八九矣。故先輩有言。六經有解

不如無解。完完全全幾句好白文。卻被訓詁講章說得零星破碎。豈不重可惜哉。余幼遵大父教。不讀朱註。凡看經書。未嘗敢以各家註疏橫據胸中。正襟危坐。朗誦白文數十餘過。其意義忽然有省。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于此書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書遇。蓋遇之云者。謂不於其家。不於其寓。直於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古人見道旁蛇鬪而悟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法大進。蓋真有以遇之也。古人精思靜悟。鑽研已久。而石火電光。忽然灼露。其機神攝合。政不知從何處着想也。聖子十年攻苦於風簷寸晷之中。搆成七藝。而主司以醉夢之餘。忽然相投。如磁引鐵。如珀攝芻。相悅以解。直欲以全副精神注之。其所遇之奧竅。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推而究之。色聲香味觸發中間。無不可遇之一竅特留。以待深心明眼之人。邂逅相遇。遂成莫逆耳。余遭亂離兩載。東奔西走。身無長物。委棄無餘。獨於此書。收之篋底。不遺隻字。曾記蘇長公儋耳渡海。遇颶風。舟幾覆。自謂易解與論語解未行世。雖遇險必濟。然則余書之遇知己。與不遇盜賊水火。均之一遇也。遇其可遇言哉。

昌谷集解序

長吉詩自可解。有解長吉者。而長吉遂不可解矣。劉須溪以不解解之。所謂吳質懶態。月

露無情。此深解長吉者也。吳西泉亦以不解解之。每一詩下。第箋註其字義出處。而隨人之所造。以自解。此亦深解長吉者也。有此二人。而余可不復置解矣。乃余之解長吉也。解解長吉者也。凡人有病則藥之。藥之不投。則更用藥以解藥。所謂救藥也。藥救藥。藥復救救藥。至於不可救藥。而病者真死矣。故余之解。非解病也。解藥也。夫藥亦有數等。庸醫殺人。着手卽死者無間矣。乃有以偏鋒劫劑。活人什三。殺人什七者。有以大方脈官料藥。堂堂正正。而手到病除者。乃有草澤醫人名不出於里。而以丹芳草頭藥起人於死者。乃有不用刀圭。不用針砭。而第吸其夜半沈瀝之氣。而使其自愈者。療之之法不同。而用以療病則一。至病一愈。而藥與不藥等。等不一之藥。皆可勿用矣。安用救藥哉。故徐青藤董日鑄。用劫藥者也。吳西泉。用官料藥者也。劉須溪。則不用藥者也。若余則何居。余則遠謝雷公。不問歧伯。服參朮多。則用山藥蘿蘆汁解之。服生熟多。則用大黃芒硝解之。道聽途說。爲一日草澤醫人。而病已霍然除矣。故曰。余之解。非解病也。解藥也。

夢憶序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賊賊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

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饑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
羅此果報。以笠報顛。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煖也。以葢報肉。以糲報糲。
仇甘旨也。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煙報目。以薰報鼻。
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雞鳴枕上。夜氣方回。
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孰黃梁。車旅螿穴。當作如何消
受。遙思往事。憶卽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
則。如游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昔有西陵脚夫。爲人
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痴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
意非真。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痴人則一也。余今大
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嚙。因嘆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
表。猶思摹榻二玉。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合采牌序

太史公曰。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古人以
錢之名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故易其名曰賦。曰祿。曰餉。天下千里之外。曰采。采者。采其美

物以爲貢。猶賦也。諸侯在天下之縣內曰采。有地以處其子孫亦曰采。名不一。其實皆穀也。飯食之謂也。周封建多采勝。秦無采則亡。采在下無以合之。則齊桓晉文起矣。列國有采而分析之。則主父偃之謀也。絲是而亮采服采。好官不過多得采耳。充類至義之盡。竊亦采也。盜亦采也。鷹虎豹。絲此其選也。然則奚爲而不禁。曰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皋陶曰。載采采。微哉之哉。庶哉。

陶菴肘後方序

泰昌改元冬十一月。先大夫病傷寒。諸名醫咸集。競以銷導藥投之。勺水不入口者旬有八日矣。氣喘舌短。鬚着手卽折。諸醫卻走。勢在垂盡。子女遶牀泣。老醫吳竹庭者遲遲至。診脈已。卻坐而笑。余曰。奈何。竹庭呼余至廳前。附耳曰。病至萬死。爾能萬死。爾父或得不死。余曰。何說也。竹庭曰。余醫法奇。人不識。集天下醫人具不識。爾不視若父爲萬死。余不視若父爲萬死。余亦不醫。余曰。醫亦死。不醫亦死。不若醫而死也。竹庭曰。信然。房中止留病人。侍人出。若亦出。若止備地黃一二十觔。陸河參一二觔。水火藥鑑一二事。予自攜蒼頭一人。司可假我。以一晝夜弗余問。余洒淚而出。藥餌水火俱備。竹庭先用熟地黃一兩。煮汁灌之。眼稍合。竹庭喜曰。是矣。遂以大銅鍋煮熟地黃五六觔。一晝夜啜盡之。齣齣睡去。竹庭呼余入視驚。

喜竹庭曰。未也。腸未燥結。積食不得出。又服地黃五六觔。曰。可矣。遂服大黃下之。及下皆肥鷲肉。生吞不化者。蓋半月前。先大夫啖鷲半隻。又啖雪數升。壓之肉不化。亦不敗。瀉後疲飢。幾脫竹庭曰。無害。又以大鍋煑參。勛許。亦不晝夜啜盡之。眼能左右視。竹庭曰。痰來矣。先大夫翹首起。嘔痰數盆。稠如縑帛。牽扯不斷。余曰。奈何。竹庭曰。無別法。亦卽以熟地黃治之。仍煑地黃五六觔。灌之。痰立止。又一日。竹庭附耳曰。神且歸舍。防之。余兄弟環坐牀第。至丙夜。先大夫忽然起立。握拳亂築人。若具數百觔勇士力者。逮至五鼓。卽省人事矣。一時竹庭之名。不減扁鵲。曾記竹庭與余說。一日。夢中喧嚷雜沓。說上帝宴天醫多人赴宴。竹庭與焉。及在席。衣冠者三四人。而內多緇衣黃冠。乞丐貧子。鶉衣百結。提囊負笈之輩。蓋草澤醫人。其以丹方草頭藥活人爲多。故天冥亦多此輩也。余家向有大父所集方書二卷。葆生叔所集丹方一卷。余聞竹庭言。遂有意丹方草頭藥。凡見父老長者。高僧羽士。輒卑心請問。及目擊諸病人有服藥得奇效者。輒登記之。積三十餘年。遂得四卷。收之篋囊。邂逅旅次。出以救人。抵掌稱快。因憶歐陽文忠公語。人有乘船遇風。驚悸而得痰者。取多年柅牙爲長年手汗所漬。處刮末服之而愈。良醫用藥。多以意造。若吳竹庭之療吾先大夫。匠意獨出。不拘古方。與草澤醫人用草頭藥者。亦復何異。蓋竹扇止汗。破蓋斷瘡。此中實有至理。殆未易一二爲俗人道也。

桃源厓序

天下何在無厓。自古無厓者。惟桃花源一村人。以無厓。故無漢。無魏。晉。以無厓。故見生樹。生。見死。穫死。有寒暑。而無冬夏。有稼穡。而無春秋。以無厓。故無歲時。伏臘之授。無王稅。催科之苦。鷄犬桑麻。桃花流水。其樂何似。桃源以外之人。惟多此一厓。其事千萬。其苦千萬。其感慨悲泣千萬。乃欲以此厓。厓我桃源。則桃源之人。亦不幸甚矣。雖然。余之作厓也。則異於是。余讀四民月令。有曰。河射再堪。夜作型星。汲水生骨。又曰。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無事瓊璇。推開灰葭。仍以星出蟲吟。推人耕織。不存年號。無魏晉也。不立甲子。無壺良也。春蠶秋熟。歲序依然。木落草榮。時令不識。桃源人見之曰。是厓也。非以厓厓桃源。仍以桃源厓厓也。無厓而有厓。厓亦何害桃源哉。作桃源厓。

紀年詩序

毅備方有明詩存之選。蓋欲選明詩以存明詩。已乃先自選其詩。欲自選其詩。則又先自存其詩。因取甲子以來諸詩編年記之。遂爾成帙。諸詩存矣。然則何以待之。毅備又輒自甲鎔甲乙彈謫之一筆不阿。一筆不苟。是蓋以選選存。則亦不外乎以存存選。毅備法未燥。輒以全力爲詩。受之於王季重倪鴻寶兩先生。迭相酬和。詩亦輒不得自苟。故毅備者。詩其深心厚力。

真有出兩先生之上者。無論知己。卽有投溷之仇。亦決不忍輕棄。毅備卽不欲自存其詩。不得也。雖然。毅備豈苟存哉。悉但太子折肉還母。棄其骨肉。政是存其父母。佛菩薩於自己一身。無不割棄。方能出其手眼。割棄衆生。割棄諸天王。修羅餓鬼畜生。取其所爲骨肉者。屠裂而搜剔之。骨之無損於父者。始堪還父。肉之無損於母者。始堪還母。其不堪還父母者。卽不堪餉餓鬼餵畜生。地獄生。天判於一瞬。是無中立無等待也。毅備佞佛乎。見經則棒。遇佛則拜。有存佛。無選佛也。

茶史序

周又龍先生每啜茶。輒道白門閔文水。嘗曰。恨不令宗子見。一日。文水至越。訪又龍先生。攜茶具。急至于舍。余時在武陵不值。後歸甚懊喪。戊寅予至白門。甫登岸。卽往桃葉渡訪文水。時日晡矣。余至文水家。文水亦他出。余坐久。余意文水一少年好事者。及至。則瞿瞿一老子。與余敍款曲。悻悻如野鹿不可接。方欲縱談。而老子忽起曰。余杖忘某所。去取杖。起席竟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待其返。更定矣。老子睨余曰。客尙在耶。客尙在何爲者。余曰。周又老嘗道閔先生精飲事。願借餘瀝以解渴思。文水喜。卽自起當爐。茶旋煑。速如風雨。導至一室。幽窗淨几。荆溪壺及成宣窰瓷甌十餘具。皆精絕。余問老子曰。此茶何產。老子曰。閔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

給余。是闔苑製法而味不似。老子睡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蚡甚也。老子吐舌曰。奇奇。余問水曰。何水。老子曰。惠水。余又曰。莫給余。惠水至此千里。豈有河之圭角。毫芒不動。生磊若是乎。老子曰。不復敢隱。舍間取水。必俟惠山人靜。夜分涸其井。淘洗數次。至黎明。涓流初滿。載以大甕。藉以文石。舟非風則勿行。水體不勞。水性不熱。故與他泉特異。又吐舌曰。奇。言未畢。老子自去。少頃。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甚味渾厚。此春茶也。向淪者的是秋採。老子大笑曰。余年七十。精飲事五十餘年。未嘗見客之賞鑒若此之精也。五十年知己。無出客右。豈周又老諄諄向余道山陰有張宗老者。得非客乎。余又大笑。遂相好如生平。歡飲啜無虛日。因出余茶史細細論定。剛之以授好事者。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戰也。

越絕詩小序

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卽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魏太祖高皇帝於元末忠義如余闕福壽李黼之輩。寶恤之不啻如祥麟威鳳。積薪厝火。其燄立見。革除之際。已食其報矣。成祖滅灶揚灰。火星已盡。而吾烈皇帝身殉社稷。光燄燭天。天下忠臣烈士聞風起義者。踵頂相籍。譬猶陽燧。對日取火。火自日出。不薪不燈。不木不石。蓋其所

取種者大也。某以蜀人住越，得之聞見者二十六人。何况天下之大乎。昔田常作亂，移兵發魯，而孔子以魯爲墳墓所處，命子貢一出，本欲存魯，遂至亂齊強晉，破吳而霸越。越人既霸，因有越絕一書。然則越絕者，越之所以不絕也。當絕不絕，越亦尙有人哉。

水滸牌序

余友陳章候才足挾天，筆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嘔血之詩。蘭渚寺中，僧祕開花之字。兼之力開畫苑，遂能目無古人。有索必酬，無求不與。既蠲郭恕先之癖，喜周賈耘老之貧。畫水滸四十人，爲孔嘉八口計。因使宋江兄弟，復觀漢官威儀。伯益考著山海經，獸豨鳥鼯，皆拾爲千古奇文。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青面獠牙，盡化作一團清氣。收掌付雙荷葉，能月繼三石米。致二斛酒，不妨持贈珍重。如柳河東，必日灌薔薇露。薰玉蕤香，方許改觀。非敢阿私，願公同好。

補孤山種梅序

蓋聞地有高人，品格與山川並重。亭遺古跡，梅花偕姓氏俱香。名流雖以代遷，勝事自須人補。在孤山逸老，高潔韻同秋水。孤清操比寒梅，疎影橫斜，遠映西湖清淺。暗香浮動，長陪夜月黃昏。今乃人去山空，依然水流花放。瑤葩洒雪，亂點塚上苔痕。玉樹迷煙，恍墮林間鶴羽。茲來韻友，欲步先賢。補種千梅，重開孤嶼。凌寒三友，蚤結九里松筵。破臙一枝，遠謝六橋桃柳。踰

想水邊半樹。點綴冰花。待披雪後橫枝。低昂鐵幹。美人來自林下。高士臥於山中。白石蒼厓。擬築草亭。招素鶴。濃山淡水。閒鋤明月。種梅花。有志竟成。無約不踐。將與羅浮爭豔。還期庾嶺分香。實爲林處士之功臣。亦是蘇東坡之勝友。吾輩常勞夢想。應有宿緣。哦曲江詩。便見孤芳片韻。讀廣平賦。尙思鐵石心腸。共策灞水之驢。且向段橋踏雪。遙期漆園之蝶。羣來林墓。尋梅莫負佳期。用追芳躅。

贈沈歌敘序

天下柔莫如水。及其結爲層冰。則堅不可犯。天下輒莫如稊。及其釀爲醇酒。則猛不可咽。若世間之剛柔相銷。則人心之強弱迭更。真有不可測識者。吾友沈素先弱不勝衣。見人訥訥似不能言者。及其臨大事。當大難。則其堅操勁節。侃侃不撓。固刀斧所不能削。三軍所不能奪矣。國變之後。寂寞一樓。足不履地。其忠憤不減文山。第不遭柴市之慘耳。人琴俱亡。頗勞夢寐。今乃見其嗣君歌敘。婉戀柔順。屏氣循牆。律身謙謹。大有父風。而朋儕鄰里。有稱其肝腸如火。俠氣如雲。不可一世者。余之不侶歌敘。亦猶昔日之不侶素先也。然余聞其一事。要非人所能爲者。歌敘與倪文正公次公子封比閭而居。子封以時疫暴死。貧不能殮。凡衣衾棺槨。皆歌敘爲之。慘淡經營。卒能成禮。此時尙有奴婢妻孥。共爲襄事。不及一月。子封之配鄭院君相繼

死。奴婢逃散。四壁徒存。僅一幼子。長號屍側。歌敍不忍坐視。破家竭力爲措棺衾。時方溽暑。停閣數日。骨肉零落。不堪舉手。獨歌敍一人。與藐孤一子。昏暗一燈。舉其糜爛之屍。莊嚴入殮。蓋棺之後。伴其孤兒。相守數月。陰風淒慘。於血肉臭腐中。踣踞盤旋。毫無穢忌。此一段俠腸高義。卽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者矣。憶昔素先與王矛安交厚。後矛安以事相累。素先爲其被逮落獄。略無怨詞。蓋素先生平極篤友誼。素先與矛安友也。故生死以之。若歌敍之與倪氏鄰也。亦生死以之。則歌敍之意氣肝膽。較之素先。又變本而加厲矣。以此推之。其居常而克敦孝義。其用世而必效忠貞。余於歌敍尤有厚望焉。嗟夫。素先墓木已拱矣。其以予言告之墓前。博其九泉一笑。

印彙書品序

會期胡蘭渚爲罔卿璞完先生之文孫。少年博洽。家有賜書。留心字學。更精篆刻。其鐵筆之妙。實出文三橋何雪漁之上。而近刻印彙書品。凡古今人之精於字學者。人贈一印。以存其姓氏。蓋以其沉酣學海。攻核精詳。有功於金石者。亦卽以金石報之也。近世俗工字皆杜撰。不足與語。余回憶王太史之評唐寅周臣畫。謂二人稍落一筆。其妍醜立見。或問臣畫何以不如伯虎。太史曰。但少伯虎胸中數千卷書耳。今蘭渚之與俗工。其妍醜相去。確確由此。阿囑諸人。

其再讀十年書。方可與蘭渚語痛癢也。余酷好印章。亦會深加攻究。咄咄蘭渚。幸勿以門外漢目之。

又序

圖書一道。眞爲越絕而求之四方。繼古人而興起者。亦罕見其人。何者。蓋此道不傳於俗之賤藝。而必傳於才士文人。篆法藐遠。尋其奧竅。非得之汲冢周書。必傳之辟雍石鼓。此蘭渚所以不彙印藪。而直彙書品也。蘭渚爲世家子。金簡玉字。旣發宛委之藏。而鳥跡蟲書。復窮書契之始。乃作印彙書品一卷。以上接圖書正統。蓋去搜侍於訓纂韻會諸書。吸其精華。以永金石。自非俗工所到。昔王仁裕夢人割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見江石砂之皆成篆籀。則是仁裕胸中之篆籀。尙夢得於砂石。而蘭渚胸中之篆籀。且永壽之金玉也。實恨古人不及見我。

雁字詩小序

余友趙我法詩名噪天下。近遇家居。以雁字詩三十首見示。余讀之再三。曰。張而不能喻。曰。兄詩大長。我法瞠目視我。曰。詩長哦。老詩壇而曰長哦。余曰。噫。長可易言耶。孔子七十。武公九十。時時皆有箇長字在。李杜之詩。亦偶然至是。亦世之學詩者不能至是。乃奉爲李杜之詩。若再加以李杜之年。再加以李杜之學力。所達甯止李杜哉。余少而學詩。迨壯迨老。三十以前。

下筆千言。集如風雨。踰數年而才氣無所用之。踰數年而學問無所用之。再踰數年而性情亦無所用之。目下意色沮喪。終日不成一字。而兄與弟同學。既絕去諸累。而復能下筆千言。集如風雨。較弟更進哉。由此觀之。兄之長且無限。則弟之長兄之長亦且無限。奈何以弟爲非人。乃比爲荆鄉之魯勾踐哉。兪州曰。李滄溟死。予詩文未免信筆。而王謔菴少刻及幼草。後作痒言。而人謂之不及幼草。則是兪州謔菴兩先生才名如許。一至晚年。後人論定。決不肯以長之一字。妄以媚之也。咄咄我法。其再瞠目視我。

大易用序

夫易者。聖人用世之書也。後之讀易者。亦思用易。而卒不得易之用者。其所蒙蔽者有三。一曰卜筮。二曰訓詁。三曰制科。夫卜筮以象數爲主。舉天下之事物皆歸之象數。訓詁以道理爲主。舉天下之事物皆歸之道理。制科以時務爲主。舉天下之事物皆歸之時務。盲人摸象。得耳者謂象如簸箕。得牙者謂象如梨。得鼻者謂象如杵。隨摸所名。都非真象。則易之不爲世用也。亦已久矣。余少讀易。爲制科所盡惑者半世矣。今年已六十有六。復究心易理。始知天下之用。咸備於易。如屯如蒙。如訟如師。如旅如遯。一卦之用。聖人皆以全副精神注之。曲折細微。會無罅漏。順此者方爲吉祥。悖此者卽爲患禍。因見古之人雖不學易。其見於行事者。必有一端。

之合。任聖賢之聰明。睿知。奸雄之機械。奕詐。總不能出易之外也。故知易之道全矣。而不可以全用人。雖至聖。若文王。箕子之流。僅守其一卦。復於一卦之中。守一爻。以終其身足矣。非其餘者。聖人不足以知之。時有所不能。勢有所不可也。故古之成大事者。必審於時勢之當然。又察夫已之所履。於是得其一說而執之。可以無患。凡卦之德。雖處極凶。至於險而不至於殺。至於危而不至於亡。其至於殺與亡者。每不在於守而在於變。故易之爲用。不可以不變。而又不可以不善變。何也。鷹化爲鳩。鳩化爲鷹。此以天時變者也。鷁渡汶則死。橋過淮爲枳。此以地氣變者也。田鼠之爲鴛。腐草之爲螢。刺蝟之爲蝶。變蠢冥而爲文物。此善變者也。雉入大水爲蜃。雀入大水爲蛤。燕與蟹入山溪而爲石。變飛動而爲潛植。此不善變者也。善變者乘幾構會。得之足以成大功。不善變者背理傷道。失之足以致大禍。用易而不善於變易。亦無貴於用易者矣。故嘗就學易者而深究之。執之失二。謬也。雜也。變之失一。反也。謬者失時。雜者失勢。反者失幾。李膺范滂。處蒙而執同人。孔融處坎而執離。刁劉處小畜而執中孚。所謂謬也。符堅處剛行柔。乾坤紊矣。嵇康內文外污。離遯亂矣。霍光當難忘安。否泰賢矣。所謂雜也。宋武德在師。急於受命。變而爲革。唐德宗志在震三藩。一決變而爲需。所謂反也。嗚呼。成敗之不可以論人也。固矣。審夫易之爲用。又豈無說乎。能成天下之務者。愚不可也。智不可也。愚則不知其所操。而智者

必亟亟乎屢更其道。夫易如藥也。能生人亦能殺人。不知其病。數易其方。幾何而不死哉。

詩韻確序

詩之有韻。以沈約爲宗。而沈尙簡嚴。用不多字。後漸廣之。江河日下。幾不識孰爲沈韻矣。吾想一韻之中。只有數字可用。餘皆奇險幽僻。詩中屏棄不用者。多可刪去。總之用險韻。決無好詩。查韻府必多累句。昔人因險韻難和。倡韻脚諸書。小部如升菴韻藻。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窮酸寒儉。既不足觀。大部如先大父韻山。多至數千餘卷。冊籍浩繁。等身數倍。踵而上之。更有永樂大典一書。胡儀部青蓮先生尊人。會典禁中書庫。攜出三十餘本。一韻中之一字。猶不盡焉。世宗蓋一便殿。以藏此書。堆砌幾滿。烈皇帝時。廷議再抄一部。計費十萬餘金。遂寢其議。一卷韻書。做出如許大事業。書囊甯有底哉。余嘗論詩之一道。途徑甚狹。不特篇中韻脚甚少。卽句中字法亦甚少。唐人妙句天生。只有一字。得之者便妙。失之者便不妙。如賈闔仙用推敲二字。大費沈吟。然推敲之外。更無有第三字爲之陪伴。則詩道之精嚴。亦概可見矣。然則余所刪定之韻。豈獨簡便可入僕囊。卽以練篇練句。造詣成李杜大家。亦甯有出此數字也哉。

歷書眼序

軒轅氏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作甲子。而諏日者與推命者必相輔而行。而後

二者之說始得無蔽。何者。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諛日者語塞矣。救之者曰。武王命喜甲子。而紂惡甲子。則諛日之說可以長世。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豈必俱當六合。推命者語塞矣。救之者曰。長平出師。適遇往亡。南陽應選。剛臨煞貢。則推命之說可以長世。互相窮則互相遁。互相遁則互相救。互相救則互相解。蓋諛日與推命之說。合則雙美。離則兩傷。故天下之人。言及星學。驗者什之三。不驗者什之七。避凶趨吉。實亦疑信相半焉。余則斷之曰。祿命之學。固深奧難測。諛日之說。則亦不可難誣。余嘗取其小者以概其大者。絕氣可以纏足。仗斷可以截乳。四絕可以斷瘡。九空可以絕產。小既有驗。大亦可徵。語曰。陰陽家使人拘而可畏。考其應驗。毫忽不爽。人言可畏。誠哉其可畏也。此書徑寸。藏之行囊。旺於孤虐。燦若指掌。吉凶悔吝。皎若列眉。昔人有身歷牆下。猶問今日可動土與否。則其有歷書。本欲重性命。今性命在頃刻。而猶問歷書。是又律學中之尾生者已矣。

皇華考序

昔越裳氏重澤而來獻白雉。使者迷其歸路。周公作指南車。命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此在大海茫茫。猶借指南爲向導。則海道得以不迷。今水陸舟車。雖總在中國之內。若無路程輿考。記其道里短長。古驛莊亭。誌其州縣交界。亦猶之大海茫茫。渺無津逮矣。後漢光武。自將

以征隗囂。迷路不敢入。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喜曰。賊在吾目中矣。可見按圖索籍。山谿道路。一目了然。則進退攻取。披掌可觀。此皇華考之所以繼輿圖而作也。今天下盜賊蠹起。道途隔絕。譬如洪水橫行。懷山襄陵。大浸滔天。將神州汨沒。安得神禹復出。關除開導。使河洛江淮。各循故道。則昔人所云南人歸南。北人歸北。藪澤旣清。烽煙盡熄。則四方兵氣。皆消爲日光矣。此時版圖畫一。途路分明。毋使越裳之人。迷其疆界。則此書與周室之指南車。無以異矣。

夜航船序

天下學問。惟夜航船中最難對付。蓋村夫俗子。其學問皆預先備辦。如瀛洲十八學士。雲臺二十八將之類。稍差其姓名。輒掩口笑之。彼蓋不知十八學士二十八將。雖失記其姓名。實無害於學問之理。而反謂錯落一人。則可恥猶甚。故道聽途說。只辨口頭數十箇名氏。便爲博學才子矣。余因想吾越。惟餘姚風俗。後生小子。無不讀書。及至二十無成。然後習爲手藝。故凡百工職業。其性理綱鑑。皆全部爛熟。偶問及一事。則人名高爵年號地方。枚舉之未嘗少錯。學問之富。真是兩脚書廚。而其無益於文理。致據與彼目不識丁之人。無以異也。或曰。信如此言。則古人姓名。總不必記憶矣。余曰。不然。姓名有不關於文理。不記不妨。如八元八愷。廚俊。顧及

之類是也。有關於文理者不可不記。如四岳三老臧穀徐夫人之類是也。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懾卷足而寢。僧聽其語有破綻。乃曰。請問相公。澹臺滅明是一箇人。是兩箇人。士子曰。是兩箇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箇人。兩箇人。士子曰。自然是一箇人。僧人乃笑曰。這等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脚。余所記載。皆眼前極膚極淺之事。吾輩聊且記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則亦已矣。故卽命其名曰夜航船。

白嶽山人虎史序

凡古之作史者。以記人也。其所記之人。必成其爲人者也。不然。則不成其爲人者也。故不可以不記也。白嶽山人之作虎史。以記虎也。其所記之虎。又皆不成其爲虎者也。不成其爲虎。又甚於其爲虎者也。尤不可以不記也。夫虎有虎道。鬥殺於菟。則虎之仁也。荆溪除暴。則虎之義也。拔刺餽臙。則虎之禮也。虎北渡河。則虎之智也。夜出曉歸。則虎之信也。凡此皆虎之所以成其爲虎者也。若夫不成其爲虎。則貪而似狼也。淫而似猯也。媚而似狐也。巧而似狸也。險而似狸也。殘而似獐也。此虎不似虎。而反似諸獸者也。虎不似虎。而反似諸獸。則虎不足以爲恥也。何也。虎亦獸也。今之爲虎者。則不然。似狼而不見其貪也。似猯而不見其淫也。似狐而不見其媚也。似狸而不見其巧也。似狸而不見其險也。似獐而不見其殘也。爲虎而不露其爲虎。與

爲諸獸而不露其爲諸獸。則虎而人者也。人而虎與虎而人均足恥也。人而虎者。山人以虎治之。虎而人者。山人以人治之。以人治之。故史之也。史之者何。做朱子綱目之例。大書特書其爲虎。發明纂註其爲虎。使不得隱匿而閃藏之也。若夫字挾秋嚴。筆蓄霜斷。其間發奸摘伏。疑鬼疑神。使虎果有石渠柱下。吾必以白嶽山人爲虎之薰風。

博浪椎傳奇序

老莊之學。一變而爲申韓。再變而爲孫吳。三變而爲蘇張。四變而爲荆聶。太史公曰。凡此輩雖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也。深遠二字。乃老子一生藏身妙用。而無奈申韓以後。其意漸趨漸薄。其術愈變愈淺。其於用世。日處危險。後且不可救藥矣。張子房從忠孝起家。其於申韓之流。本欲自異。而博浪一椎。誤墮荆聶。則其學問淺薄。如何克爲帝者之師。故黃石老人愛之惜之。乃向圯上教之也。余曾見軼書。張良爲老人納履。老人曰。孺子可教。良曰。願聞也。老人曰。兩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爲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兩手致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手爲怨。手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手乎。張良憮然爲問曰。敬受教。只此數語。已將張子房一生之功業心術。傾囊道破。子房得此數語。真如畫龍點睛。從此飛騰變化。莫可測識者矣。余宗兄公琬深得此意。故以博浪椎譜爲傳奇。總以見子房用氣而卒能不

爲氣用。取其深情遠識。以提醒英雄豪傑。爲功大矣。余向作怒蛙。純以氣性用事。遇越王或在。所憑式。遇子房則必望之。而卻走矣。余故留此一卷床頭。以當黃石素書。

鳩柴奇觚記序

東坡曰。木有瘻物之病也。瘻爲人所棄。則木以病全其身。而朱義人刊山伐谷。必羅致之。以爲飲器。則是木反爲瘻累矣。夫人亦有瘻。籛條戚施。勦毖跋蹻。懸疣躄躄之輩。爲世間廢人。乃有人焉。因材而器。使之築垣司火。挫鍼治解。鼓篋播精。舍短就長。反得其用。亦猶之裁取木瘻。使爲器具。卽輪囷磊塊。無不稱奇。是雖病以累人。瘻以累木。而人反藉其病。就其瘻。以得其用。則瘻仍無害。病亦何妨。而爲之製器用人者。不反受其累乎。雖然。余友濮仲謙。雕刻妙天下。其所製剔帶塵柄。筋瓶筆斗。非樹根盤結。則竹節支離。略施斧斤。遂成奇器。所享價幾與金銀爭重。則人固可以重瘻。而瘻亦可以重人矣。彼仲謙一假手之勞。其所製器。置之商彝周鼎。宣銅漢玉間。而毫無媿色。倘不加物色。而一入樵夫之手。不過地爐中一槽。樵火已耳。豈不重可惜哉。故予不奇觚。而奇朱義人與周陳二子製觚之人。

一卷冰雪文後序

余選一卷冰雪文。而何以附有詩也。余想詩自毛詩爲經。古風爲典。四字卽是碑銘。長短

無非訓誓。摩詰佞佛。世謂詩禪。工部避兵。人傳詩史。由是言之。詩在唐朝。用以取士。唐詩之妙。已登峯造極。而若論其旁引曲出。則唐虞之典謨。三王之誥訓。漢魏之樂府。晉之清談。宋之理學。元之詞曲。明之八股。與夫戰國之縱橫。六朝之華贍。史漢之博洽。諸子之荒唐。無不包於詩之下已。則詩也。而千古之文章備於是矣。至於余所選文。獨取冰雪。而今復以冰雪選詩者。蓋文之冰雪。在骨在神。故古人以玉喻骨。以秋水喻神。已盡其旨。若夫詩。則筋節脈絡。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氣沐浴其外。灌漑其中。則其詩必不佳。是以古人評詩。有老有靈有雋。言古言渾。言厚言蒼。蒨言煙雲。言芒角。皆是物也。轉恨世無解人。其光華不得遽發耳。昔張公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所集。于僕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曰。他讀得書多。余藉斯語。亦以解嘲。故仍題之曰一卷冰雪文。

廉書小序

王白嶽先生所著廉書。書同晒腹。帙過等身。博奧極矣。乃反其名曰廉。則其願益奢。其心益猛矣。何者。學海無邊。書囊無底。世間書。怎讀得盡。只要讀書之人。眼明手辣。心細膽麤。眼明則巧於掇拾。手辣則易於剪裁。心細則精於分別。膽麤則決於去留。先生瀏覽羣書。博中求約。

如燒丹抱朴。止取九轉靈砂。袁海張生。但索百朋寶母。烹天得渣。鍊道取髓。四庫五車。收拾略盡。然余嘗檢閱廉書。偶取一二事。考之六帖。天中說。郭祕笈。稗海韻山等書。凡屬隱僻。遺漏實多。蓋先生以俊。俏眼。從書隙中。偶然覷着幾筆。勾勒其書法章法。句字法。與人各別。遂成異書。丹頭入手。自然點鐵成金。珠母在懷。何待燃犀見寶。以是知燒丹煮海。不在水火鉛汞。止在燃鍋熬鼎之人。苟非其人。卽聚炭懷山。積薪襄陵。究成何益哉。先生胸藏記事之珠。筆握開山之斧。參寥言坡老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鞴。他人斷不能學。昔歐陽公在翰林時。與同院出游。有奔馬斃。文公曰。試書其事。一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足而殺之。一曰。有馬逸於街衢。犬遭之斃。公曰。使子修史。萬卷不足矣。曰。內翰云何。公曰。逸馬殺犬於道。諸人皆服。他人記事。連篇累牘。所不能盡者。先生以數語賅之。煩言鬪縷。所不能斷者。先生以數字了之。故曰廉也。他人之廉。以大能取小之謂廉。先生之廉。以小能統大之謂廉也。陽羨口中。吐奇不盡。邯鄲枕裏。變幻無窮。冷協律以一甌水。能藏其七尺之軀。至碎拾屑。片片皆應。朱景濂能於一粒米中。寫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點畫分明。皆廉之類也。則廉豈易爲也哉。

蕭邱譜述小序

熊巖叔氏之作譜述也。如東坡之作志林。弇州之作外紀。舉生平知己。隆遇。戚屬。恩私。罔

不一一誌之。每一展卷。如遊舊境。如逢故人。悲喜交集。卽余少時見大父之珍惜叔氏。錦襪繡
屨。負劍辟町。宛在目前。洵異書也。家文恭生二子一女。長則余大父學使公。次則季祖廷尉公。
祖姑則居幼。祖姑生而穎異。才識不亞二兄。人稱之女博士。適范大夫青城公。得子最晚。叔氏
年方舞象。二舅皆老。見叔氏必置諸懷抱。煦嫗教育。口授塾書。猶記叔氏童子試時。中尊讓本
彭師錄置高等。大父攜之往謝。中尊奇其表。謂大父曰。此子灼然玉質。酷似其舅。殆何無忌一
流人也。大父笑而頷之。彭師藻鑒。今果不爽。駿發之後。初李南康。再尉廣信。揆文奮武。治行爲
天下第一。而鼎革之際。更能保護善類。周旋名宿。凡豫章之文人。才士。無不出湯鏝而衽席之。
蓋叔氏稟性謙和。制行醇謹。晝卜羹牆。夜卜衾影。其所出言。皆鼎彝金玉。未嘗一字苟且。乃於
是書。獨詭其名曰譫述。殊爲不倫。余見而笑曰。嘻。此叔氏之嚙也。非叔氏之譫也。蓋嚙與譫異。
嚙者醉夢之餘。凡有深恩宿怨。鯁悶在胸。咄嗟嚙嗜。乃以麀嚙出之。是名曰嚙。譫者非夢非幻。
疑鬼疑神。若圖讖。若鏡聽。若童謠。人所奉爲著蔡。以下休咎。是名曰譫。今叔氏所述。滿腔忠愛。
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仍是格言正論。其於譫義奚取。第詳語其意。或有如東坡之眷念子
由。至欲再世復爲兄弟。漢武之情深伉儷。猶思環珮再見夫人。願况之抱痛西河。尙想輪迴仍
爲子嗣。吾叔氏之譫。其亦有類是者乎。孔子志在東周。而輒嘆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此孔

子之嚙語也。而自後人視之。其卽以斯言爲孔子之譎語也亦可。

孫忠烈公世乘序

概觀古今死忠義與立功業之臣。大略務名者什之七。務實者什之三。務名者出於意氣。其發揚尙淺。務實者本之性情。其蘊釀甚深。某嘗以宸濠之叛觀之。因變故而立功業者。王文成伍吉安是也。伍吉安務名。而王文成則務實。遭變故而死忠義者。孫忠烈許忠節是也。許忠節則務名。而孫忠烈則務實。夫實豈易言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以實也。李廣口啞。不能吐。而亡之日。無論識不識哀之者。以實也。黃憲郭林宗無功名事業。文章於世。而天下頌之後世。促之者。以實也。忠烈公知宸濠必變。不敢摘伏發奸。實意實心。早防預備。實結民心。則緩征寬役。實翦羽翼。則捕盜除兇。實防要害。則築城浚隍。實置聲援。則設板選銳。實備輓輸。則編船儲糧。公蓋縝密綱繆。不露聲色。日後除殘戡亂。非公預爲之計。則斬使者不能斬。守城者不能守。集兵者不能集。輓餉者不能輓。起義者不能起。擒王者不能擒。總計平濠勳績。皆本於忠烈公一人之性情。後當臨難。公蚤知必有此事。亦持重端嚴。以從容就義。許忠節公呼公罵賊。公只侃侃正言。申明大義。不以聲音笑貌之末。亂我靖恭堅忍之心。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此八字。留之天壤。直與日月爭光。可令狐狸貓貉。遂能噉盡之乎。於是知公惟一實。實則可以格豚。

魚可以伏豺虎。可以動天地。可以泣鬼神。務名者。天以名報。書績旂常。勒名鐘鼎。施之後世。斯亦已矣。務實者。天以實報。子孫繁衍。科第連綿。傳忠傳孝。允文允武。今觀公之雲勅。五世後。且玉樹盈階。方興未艾。天之酬報忠貞。何其蘊隆。若此耶。昔范堯夫屬東坡序文正公集。東坡曰。賦總角時。聞范公名。卽疑爲天人。焉敢妄加論著。等得挂名文字中。自附門下士之末。則深幸矣。今中翰君屬某序世乘。忠烈公固屬天人。而某視東坡猶蟲臂之與麟足。尤爲慚慙。第東坡之頌文正公。以一誠。某之頌忠烈公。以一實。此皆發千古確論。余小子亦何敢多讓焉。

柱銘抄自序

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者。傳之自文長始。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長之逸稿始。自逸稿刻柱對。而越之文人競作柱對。然越之文人之競作柱對。未作時。先有一文長橫據於其胸中。旣作時。又有一文長遮蓋於其上。故用學問者多失之板實。用俚語者多失之輕佻。文人之學文長者。失多爲文長所誤。然學文長而全學文長之惡套者。則文長又爲學文長者所誤。余故學文長而不及文長。今又不敢復學文長。則俚俚乎。其何適從耶。我越中崛起。強斲不學文長一字者。惟鴻寶倪太史。而倪太史之柱對。有妙過文長者。而寥寥數對。惜其不及文長之多。則余之學文長而不及文長者。又何取乎。其多過文長耶。乃友人不以宗

子爲不及文長而欲效宗子之刻文長。每取文長以誇稱宗子。余自知地步遠甚。其比擬故不得其倫。即使子果似文長。乃使人曰。文長之後復有文長。則又何貴於有宗子也。余無面目見鴻寶太史。何況後之文人。

西湖夢尋序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涌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爲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歌樓舞榭。弱柳夭桃。如洪水滄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爲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爲得計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供奉之夢天姥也。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二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僮。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菴岑寂。蓬榻紆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爲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壓卽嚙也。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蠶瑤柱。過舌卽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饑哉。第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

瑯嬛詩集序

余少喜文長。遂學文長詩。因中郎喜文長。而并學喜文長之中郎詩。文長中郎以前無學也。後喜鍾譚詩。復欲學鍾譚詩。而鹿鹿無暇。伯敬友夏。雖好之而未及學也。張毅孺好鍾譚者也。以鍾譚手眼選明詩。遂以鍾譚手眼選余之好鍾譚而不及學鍾譚之明詩。其去取故有在也。毅孺言予詩酷似文長。以其似文長者姑置之。而選及余之稍似鍾譚者。予乃始知自悔。舉向所爲似文長者悉燒之。而滌骨刮腸。非鍾譚則一字不敢置筆。刻苦十年。乃問所爲學鍾譚者。又復不似。蓋語出胞胎。即略有改移。亦不過頭面。而求其骨格。則仍一文長也。余于是知人之詩文。如天生草木花卉。其色之紅黃。瓣之疎密。如印板一一印出。無纖毫稍錯。世人卽以他木接之。雖形狀少異。其大致不能盡改也。余旣取其似文長者而燒之矣。今又取其稍似鍾譚而終似文長者又燒之。則余詩無不當燒者矣。余今乃大悟。簡余所欲燒而不及燒者悉存之。得若干首。抄付兒輩。使兒輩知其父少年亦曾學詩。亦曾學文長之詩。亦曾燒詩之似文長者。而今又復存其似文長之詩。存其似者。則存其似文長之宗子。存其似之者。則並存其宗子所似之文長矣。宗子存而文長不得存。宗子文長存而燒文長。文長之毅孺亦不得不存矣。向年余老友吳系曾夢文長說。余是其後身。此來專爲收其佚稿。及予選佚稿。而其所刻諸詩。實不

及文長以前所刻之詩。則是文長生前已遂不及文長矣。今日舉不及文長之文長。乃欲以籠絡不必學文長而似文長之宗子。則宗子肯復受哉。古人曰。我與我周旋久。則甯學我。甲午八月望日。陶菴老人張岱書於快園之渴旦廬。

瑯嬛文集 卷之二

記

瑯嬛福地記

晉太康中，張茂先爲建安從事，游於洞山，緣溪深入，有老人枕書石上臥，茂先坐與論說，視其所枕書，皆蝌蚪文，莫能辨，茂先異之，老人問茂先曰：君讀書幾何？茂先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內書，若二十年外書，則華固已讀盡之矣。老人微笑，把茂先臂，走石壁下，忽有門入，途徑甚寬，至一精舍，藏書萬卷，問老人曰：何書？曰：世史也。又至一室，藏書愈富，又問何書？老人曰：萬國志也。後至一密室，扃鑰甚固，有二黑犬守之，上有署篆，曰瑯嬛福地，問老人曰：何地？曰：此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祕籍，指二犬曰：此痴龍也，守此二千年矣。開門，肅茂先入，見所藏書，皆秦漢以前及海外諸國事，多所未聞，如三墳九邱、連山、歸藏、檮杌、春秋諸書，亦皆在焉。茂先爽然自失，老人乃出酒菓餉之，鮮潔非人世所有。茂先爲停信宿而出，謂老人曰：異日裹糧再訪，縱觀羣書，老人笑不答，送茂先出，甫出門石，忽然自閉，茂先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

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茂先痴瘖佇視。望石再拜而去。

嬴氏焚書史。咸陽火正熾。此中有全書。並不遺隻字。上遡書契前。結繩亦有記。繇前視伏羲。已是其叔季。海外多名邦。九州一黑痣。讀書三十乘。千萬中一二。方知余見小。春秋問蛄蟻。石彭與鳧毛。所見同兒穉。欲入同老人。路迷不得至。回首絕壁間。荒蔓惟薜荔。懊恨一出門。可望不可企。坐臥十年許。此中或開示。

岱志

張子曰。應劭記封禪而岱之事盡。鍾惺記岱而記之事盡。李士登記十六字而詩文之事盡。此外再益一字。是不知岱者也。是不知岱而并不自知者也。世豈有不知岱并不自知之人。而可與言封禪。可與言游觀。可與言詩文哉。故余之志岱。非志岱也。木華作海賦曰。胡不於海之上下四旁言之。余不能言岱。亦言岱之上下四旁已耳。一字不及岱。而岱之事亦緣是而盡。言泰山高者曰四十里。四十里之內。有盤旋焉。有曲折焉。有上下焉。不全乎其爲四十里也。乃四十里之內。而天時爲之七變。自州城發脚而漆漆大雨。至紅門而霽。至朝陽洞而日出。至御帳崖而陰。至一天門而大風。至三天門而雲霧。至登封臺而雪而冰。時凡七變。而天幾不能自主。雨陽寒燠。其聽之天乎。聽之地乎。抑聽之山之高下乎。至半山而日。而日之下又有

雨日之上又有雪。雨陽變幻。寒燠錯雜。天且不自知。而况於人乎。

看泰山。意想之所至。皆山也。至汶河而遂行水道中。沙際淤大海船三四。留爲夏秋所用。而泰安州十里之外。皆坎塹起伏。洪水衝激之地。人馬走泥峽中四五十里。無非水道。泰山之下。雖不見水。而凡石痕沙跡。無非水也。雷域中而雨天下。其汪洋之勢。恍然在目。

離州城數里。牙家走迎。控馬至其門。門前馬廐十數間。妓館十數間。優人寓十數間。向謂是一州之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到店稅房有例。募轎有例。納山稅有例。客有上中下三等。出山者送。上山者賀。到山者迎。客單數千。房百十處。葦素酒筵。百十席。優僂彈唱。百十羣。奔走祇應。百十輩。牙家十餘姓。合計入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滿二萬。山稅每人一錢二分。千人百二十萬。入千二百。歲入二三十萬。牙家之大。山稅之大。總以見吾泰山之大也。嗚呼泰山。

東嶽廟大似魯靈光殿。樞星門至端禮門。闊數百畝。貨郎扇客。錯雜其間。交易者多女人。穉子。其餘空地。鬪鷄蹴鞠。走解說書。相撲臺四五。戲臺四五。數千人如蜂如蟻。各占一方。鑼鼓謳唱。相隔甚遠。各不相溷也。

入儀門。仙官高三丈。顛顛欲動。丹墀下有古松八九顆。蚪盤虬結。空翠逼人。下列奇石數十株。樾暗蒼冥。環行錯愕。入大殿。聖像莊嚴。羅列陰森。不敢久立。

問漢栢在東廡之外。木可兩抱。文紐橫斜。錚錚鏗響。六顧皆漢武手植。水經注載亦眉前一樹。見血而止。今其斧創尙存。葉細如虬。色同翡翠。魯之喬木。如孔子檜。獨踞朽壽之外。至若子貢楮。大夫松。嶧陽桐。僅存朽株。老而能壽。則輸漢栢矣。西廡唐槐一枝。別具離奇之致。金谷園尺許珊瑚。不足挂齒。

五鼓。簷有滴瀝。余意遲之。牙家促起盥漱。山樛在戶。樛扛曲起。不長而方。用皮條負肩。上拾山蹬。則橫行如蟹。已射而代。則旋轉似螺。自成思理。出門。天未曙。山上進香人上者下者。念阿彌陀佛。一呼百和。節以銅鑼。燈火蟬聯四十里。如星海屈注。又如隋煬帝囊螢火數斛。放之山谷間。燃山熠谷。目眩久之。

甫上興。牙家以錫錢數千搭樛杠。薄如榆葉。上鑄阿彌陀佛字。攜以予乞。凡錢一貫七分。而此直其半。上山牙家付香客。上山乞人付牙家。此錢只行於泰山之乞。而出入且數百餘金。出登封門。沿山皆乞丐。持竹筐乞錢。不顧人頭面。入山愈多。至朝陽洞少殺。其乞法扮法叫法。是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奇奇怪怪。真不可思議也。山中兩可恨者。乞丐其一。而又有進香姓氏。各立小碑。或刻之崖石。如萬代瞻仰。萬古流芳等字。處處可厭。乞丐者求利於泰山者也。進香者求名於泰山者也。泰山清淨土。無處不受此二項人作踐。則知天下名利人之作踐世界。

也。與此正等。

紅門望泰山。甚易之。謂高不越吾鄉秦望。過御帳崖。如壁立萬仞。陡上陡下。蓋前所謂泰山者。非泰山。徼來山也。上黃岬嶺。泰山始露其頂。登玉皇閣。泰山始分其身。至快活三。泰山始坦其肩背。至朝陽洞。泰山始出其肺肝。此時徼來山且在鞵鞞之下。不能望泰山。敢蔽泰山耶。大夫松一朽株耳。一天門以上。曾無拱把之木。以泰山風高。木不易長。意當年大夫松。其軀幹亦不甚偉也。今人稱五大夫松。謂是五株樹。至不得其數。以爲疑。黃美引史記。秦始皇上泰山封祀。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今此朽株。乞骸亦一。

御帳崖。宋真宗於此駐蹕。故名。前此皆泰山之路。曲道盤旋。未始斗絕。至此緣崖而上。蹬皆壁立。背插百丈崖。大小龍峪。奇石骨支。樹皆鰲瘦。如鳥枝暗塞。一氣直上。至崖頂。望三天門。尚在雲際。行之半日。泰山高仍端然未動。

朝陽洞。泰山之半矣。洞仄不可容人。泰山元氣渾厚。絕不以玲瓏小巧示人。故無洞府。無邃壑。凡言崖者。洞者。皆約略形似。取其意可也。上振衣亭。喜晴。見泰山日。濃雲之下。日光逗之。汝河沙條條如續麻。分縷山下。見白雲一股。從半嶺墮地。州城仍漆漆大雨。

大小龍口夾壁天穿鳥道猿崖止削一縫如大窖層冰一斧劈開萬尋電烈走其下者陰閔冷腥時有龍氣

自上爲盤之始石蹬險滑上此者尻脊兼用肘蹠共支一氣直上留一步卽股慄不能跔立至半盤忽失三天門爲重雲所護迷蒙目不見掌在輿茫茫謂信輿不若信步趨而下見道旁懸鐵綆猿引而升入三天門罡風射之手足木強

頂上牙家有土房延客入向火余寒顛不能出手爇炙移時方出問頂出門白雲纏綿如敗絮從者覲面不相見摸索而行手先於趾

走里許如入村落左折而上爲碧霞宮門左進右出入門十數人負予而前坐其肩上亂撲香客導余見元君金面鐵柵如椽從窗櫺中見佛像不甚大蓋天下名山如補陀武當齊雲天竺前門諸聖像俱不大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爲四大部洲所無

應劭封禪記漢武帝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爲帝求福置錢之例其來已久然未有盛於今時四方香客日數百起釀錢滿筐開鐵柵向佛殿傾瀉則以錢進元君三座左司子嗣求子得子者以銀範一小兒酬之大小隨其家計則以銀小兒進右司眼光以眼疾祈得光明者以銀範一眼光酬之則以銀眼光進座前懸一大金錢進香者以小銀

錠或以錢在柵外望金錢擲之。謂得中則得福。則以銀錢進。供佛者以法錦。以綢帛。以金珠。以寶石。以膝褲珠鞋繡帽之類者。則以錦帛金珠鞋帽進。以是堆垛殿中。高滿數尺。山下立一軍營。每夜有兵守宿。一季委一官掃殿。鼠雀之餘。歲尙數萬金。山東合省官。自巡撫以至州吏。目皆分及之。

出碧霞宮。雲仍纏裹不能步。自念三千里來。不得一認泰山面目。此來何爲。心甚懊恨。謀宿頂不見人。且不見路。從人飢寒。萬不可住。與人掖之。竟登輿從南天門急下。股速如溜。疑是空墜。余意一失足。則齏粉矣。第合眼據輿上。作齏粉觀想。常憶夢中有此境界。從空振落。冷汗一身時也。頃刻下二十里。至朝陽洞。天霽如故。日猶在崖。山上只一片雲。弄我如許。惆悵山靈。出紅門。牙家攜酒核澆足。謂之接頂。夜戲劇開筵。酌酒相賀。謂朝山歸。求名得名。求利得利。求嗣得嗣。故先賀也。余快快了故事。蚤宿。謀再遊。中夜起。見天高氣肅。簷前星歷歷如杯大。私心甚喜。

黎明叱蒼頭目山樛。牙家喃喃作怪事。謂余曰。朝山後無再上山法。犯者有祟。余伴應之。從間道走至一天門。始得山樛。山中兒童婦女。昨識一面者。輒指笑曰。是昨日朝頂過者。今日又來何也。走問輿入不住口。蓋從來有一日一宿頂者。無兩日兩朝頂者。千年朝山例。予卒破。

之。

入山路如逢熟友。一看而饒。再看而飽。過黃峴嶺。望三天門。纖雲不起。輿夫言今日有頂。方知有頂。亦不易得事。

上新盤。皆余身到而目不到之境。昨日幸不。思反戰慄。以無山符。不復進。見元君。由祠左禮青帝宮。玉皇殿。看唐玄宗磨崖碑。蘇頌東封頌。東封頌字大如拳。蒲田林焯以忠孝廉節四大字。劖蓋之。怒不欲觀。再去則無字碑也。高丈許。石潤如玉。秦始皇欲以無字。恐萬世。即泰山二字。亦思抹殺。立碑即焚書之兆矣。余入泰山。見磨巖勒字。無一字堪入眼。而林焯劖蓋蘇許公頌。亦胸中有此四字作祟。故余反以無字碑爲寒山一片石。

登封臺。爲泰山絕頂。台上一方石。色青如蛋。與天無二。山後一望。千山萬山。皆馴伏趾下。如大海波濤。奔騰蹴踔。研雪驚雷。滂薄無際。信是大觀。

日觀望海。實不見海。極目縹緲。恍惚見滄。應劭云。秦觀見長安。吳觀見會稽。周觀見濟。兗州二百里地。尙不能見其郛廓。何況寥廓。然吳門白練。實出自家語。聖賢豈欺我哉。

五花岡。一塊頑石。進香燒藏者。日數百人。烈山而焚。其火大燼。山下人掃灰燼。淘洗鎔錫。者凡十餘家。故石雖煙煤。掃剔甚潔。

回盤無雲纏。較昨更速。至石經峪。下而復上。山峽中有石。五倍虎邱。傳唐三藏曝經於此。又名曝經石。石上鐫漢隸金剛經。字如斗。隨石所之。盡經而止。聞秋時有水鋪過。晶映可讀。傍有儒者刻大學聖經一章。敵之。闢佛尊儒。此刻石人意也。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是未到泰山者。泰山壁立千丈。不藉尺土。櫛沐甚淨。故山無大木。無深巖。無鳥獸虎狼。應是草昧時洪水漱滌。南方卑窪。土尙粘寔。此地地勢高捲。一盪直去。靡有子遺耳。余見兗州地土。掘下數尺。便見石巖。故其葬法。雖在平洋。具有岳瀆之氣。則是江北地土。其中多有千巖萬壑。特無九年洪水。爲之盪滌。漱剔。一出其眞面目耳。

到嶽宮尋碑碣。讀之。目不給。日亦不給。歸至兗。劉半舫貽予以岱史。卒讀之。自應劭封禪外。亦少快心之作。蓋入史者必大老。必當道。而卑官冷局無力入之。如王季重泰山記。鍾伯敬岱記。俱不得入秩。况其他乎。此一史。其埋沒高文典冊者。不可勝計。人而有意於高文典冊。岱史其不讀可也。

張子曰。山高數十仞。盡十里而沒。山高數百仞。盡百里而沒。岱至州城望之。不覺其甚高。及至黃河舟次。七百里而遙矣。然猶及見岱之螺髻焉。則其高可勝計哉。且山東地勢之高出於江南者。不知幾千萬仞。而岱又高出於山東幾千萬仞。則自江南發足之地。凡從鞋鞮下高。

一咫一尺。皆岱之高也。嗚呼岱哉。

海志

張子曰。補陀以佛著。亦以佛勿盡著也。補陀去甬東三百里。海岸孤絕。山無鳥獸。無拱把木。微佛則孰航海者。無佛則無人矣。雖然。以佛來者。見佛則去。三步一揖。五步一拜。合掌據地。高叫佛號而已。至補陀而能稱說補陀者。百不得一焉。故補陀山水奇絕橫絕。而水經不之載。輿考不之及。無傳人則無傳地矣。余至海上。身無長物。足以供佛。猶能稱說山水。是以山水作佛事也。余曰。自今以往。山人文士。欲供佛而力不能辦錢米者。皆得以筆墨從事。蓋自張子岱始。

二月十六日。大風陰晦。登招寶山。風勁甚。巾折角。覆頂上。衣鬢鬢翻。膈箴率自統。僵臥石上。以尻捨磴。一級一臥。見同儕。第睜睛視。口欲言。風塞之。輒咽。自辰至未。始抵寺。周寺有城。風大幾不能寺焉。寺後見海。無所辨海。惟見玄黃攫奪。開眦眩暈而已。坐閣上。視山脚。如俯瞰絕壑。舟如芥。人如豆。聞人聲。嚶嚶如瓮中蠅。私念少頃。舟過。余一芥中豆也。

返舟中。風稍弱。舟人曰。風大却順。可出口。余怖惑不能自主。聽之而已。張帆卒過招寶山。舟人撒紙錢水上。僕僕亟拜。余肅然而恐。毛髮爲豎。問渠何拜。答曰。有龍也。舟如下溜。頃刻見

蛟門無去路。前舟出山脊。知有道徑通。抵其下。山且三焉。從前視。或二或一。舟中人自異其見。山故三也。

出蛟門十里許。爲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有鐵。傍山恐吸住。故牽舟沙上住。夜潮平水落。舟勿顛動。五鼓潮來岸失。悉爲大洋。賴纜固不漂沒。風號浪礮。轟怒非常。或大如五斗。蹙躍入空中。墜下碎爲零雨。或如數萬雪獅。偃入山礁。觸首皆碎。自卯至酉。舟起如簸。人皆瞑眩。蒙被僵臥。懷喪此來。面面相覷而已。

夜半風定。開篷視之。半規月在山峽。風順架帆。余披衣起坐。渡龍潭清水洋。風弱水柔。波紋如縠。月色麗金。鏤鏤波面。山隴月黑。短松怒吼。張髯如戟。吞吐海氛。蝨蝨如有物蠕動。舟人戒勿抗聲。以驚驅窟。

金塘山首尾數十里。山下沃野二三萬畝。國初居民繁衍。湯信公奉命備倭。網繆牖戶。徙其民數十萬戶入內地。立碑山下。子孫朝有奏。開金塘山者。全家處死。地遂荒廢。湯信公烽戍數十餘處。其徙金塘固自有見。但舟山昌國皆在其外。乃不徙舟山昌國。而獨徙金塘。則又何說也。

渡橫水洋。水向北注。潮從東來。如出奇兵犯其左翼。故橫水洋最險。五鼓過舟山。城頭漆

漆天猶未曙。瀕岸戰船數十艘。軍容甚壯。附舟山者七十二嶼。人家多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嶼。田少人多。居人皆入海捕魚及蝓蚌。水母彈塗。桀步擾攘沙際。

自青壘頭至十六門。大山四塞。諸小山環列如門者十有六焉。向謂出蛟門。大海滄溟。縹緲無際耳。乃自定海至此三百里。海爲腸遶。委蛇曲折於層巒疊障之中。吞吐縮納。至此一丸泥可封函谷矣。此是八越尾閭。天似設意爲之。

沈家門日高春矣。門以外是大洋海。帶魚船鱗集。觸鼻作氣。江鸞聞魚腥。徊翔不肯去。擲以魚腸。則攫奪如戰鬪。白翎朱喙。鶴鶴可愛。余戲曰。或是觀音大士白鸚鵡千百化身。

渡蓮花洋。橫順風。搶風使帆。船傍刺刺入水。檣曲如弓。舟急如箭。桅竿戛戛有損聲。船頭水翻濤如蹴雪。余膽寒股慄。視舟人言笑。心稍安。見澥外諸山。火燄直豎。如百千駢指。合掌念阿彌陀佛。拜向補陀者。過金鉢盂山。進石牛港。短姑道頭。則恍如身到彼岸矣。

上岸數百武。董玄宰書入三摩地。石路開霽。夾道多松楸。疎疎清樾。路凡三折。至梵山。梵山寺案也。繇背達面。梵山盡而殿角始露。蒲牢金碧。灼灼出林薄。後山嵯峨。亂石雜沓。如抱如捧。寺正門有海印池。池以外礫石數仞。勿令見寺。行過寺。始見寺門。登永壽橋。橋左有太子塔。是外國太子所造。形如阿育王寺舍利塔。而規模大之。石色異常。非中國所有。

橋北有貨郎蘆舍。市海貝。蝸螺。風藤。風蘭。佛圖山景之屬。寺門佇立。皆四山五岳之人。方言不辨。中多漳州人。絳幘赭衣。是釣船上水手。進山門。禮大士。入方丈。茶罷。歷懷闕亭。而北有大石數株。意甚蒼古。剝蘚視之。有陶石簣先生及余外祖陶蘭風先生題名。徙倚其下。

坐僧舍少頃。日猶未晡。余縱步從左行。至一門。曰法華洞。余徑入。石如殘塔半株。螺旋而上。穴洞玲瓏。有餘地。輒作團瓢佛龕。直上三四層。如芙蓉矗起。入其中者。從花瓣中穿度。層折見之。鐘定。請看宿山。至大殿。香煙可作五里霧。男女千人。鱗次坐。自佛座下。至殿廡內外。無立足地。是夜多比邱尼。燃頂。燃臂。燃指。俗家閨秀亦有效之者。薰灸酷烈。惟朗誦經文。以不楚。不痛。不皺眉爲信心。爲功德。余謂菩薩慈悲。看人炮烙。以爲供養。誰謂大士作如是觀。殿中匍轟之聲。動搖山谷。是夕。寺僧亦無有睡者。百炬齊燒。對佛危坐。睡眼婆娑。有見佛動者。有見佛放大光明者。各舉以爲異。竟夜方散。

蚤命呼筭輿游後寺。度輿未卽至。從太子塔而走。渡二小嶺。沙鬆絮沒鞋靴。先至普同塔。後至潮音洞。洞開頤頰。挂水。石噉齧如獠牙。噓海水漱盥。吞吐怒潮。作魚龍吼嘯聲。天窗下瞰。外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罅而兩歧亂石。斷圭積刀。齒齒相比。再前爲善才礁。龍女洞。排列可厭。余問住僧。誌中言潮音洞。大士現種種奇異。若住此。曾見乎。僧曰。向時菩薩住此。因萬曆年。

聞龍風大吹倒石梁。遂移去梵音洞住矣。余不敢笑。作禮而別。

歸途見日出。天塗硃無光澤。日呆白而扁。類果盒。漸升始滿。方有銳角射人。吳萊謂日初出大如米篩。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若鋪金僧伽黎衣。或見或滅。此言其光滿注射之狀。非初起時狀也。余所言扁。意天際闊大方升時。遠處倚徒。尙見其仄。昔人云。日如蒸餅。形或似之。

笱輿至。從北走過嶺。至千步沙。沙至海寺。約有千步。故名海。水淘汰。沙作紫金色。日照之。有鏗。是沙步爲東大洋海之衝。不問潮之上下。水輒一噴一噓。余細候之。似與人之呼吸相應。無晝無夜。不疾不徐。其殆海之消息於是也。

五里至鎮海寺。是爲後寺。壁宇洪麗。不減補陀。而香火荒涼。不及前寺十分之一。蓋前寺自登岸至寺門。有市廛廬舍。近海而實不見海。猶之泰山元君殿。在山而實不見山。形家謂之納氣藏風。遂與城市無別。若後寺。則入門見山。出門見海。寬廠開滌。潮汐煙嵐。一目了然。地氣於此。未免單薄矣。

過饑飽嶺。緣山皆靜室。嶺上見釣船千艘。鱗次而列。帶魚之利。奔走萬人。大肆殺戮。可恨者。嶺以下礁石巖穴。無不盡被魚腥。清靜法海。乃容其殺生害命。如恆河沙等。輪迴報應之說。在佛地又復不靈。奈何。

去後寺又十里。至梵音洞。洞似潮音而狹。石窟中穿羊腸而下。上懸絙索。磨胸擦石。身如守宮。至洞前。橫亘一石橋。望洞中黝黑。人摩眼日光下。諦視之。見洞中蓬勃有煙氣。從明視暗。見石跡蘚斑。隨人意思所至。便成形相。或見菩薩。或見神道。或見鬼王。所言種種。贊嘆而已。

山上東望。省無際。三韓日本扶桑諸島。青螺一抹。杳靄蒼茫。遠近諸山。大者如拳。小者如栗。低而平者如眉。向皆土山磳礪。風濤吞齧之。非石胎不能存。活如礎如限。特其趾耳。近梵音洞有三礁。以其似香爐燭台。遂名香爐石燭台峯。蓋自東天門以來。多奇石。象巖佛手鷹嘴。形皆酷肖。人人得以意呼之。不必問也。

反轍不及看茶山。直至前寺。殿上嚶嚶打合上齋。僧五六千人。皆跣跏坐。遠殿前後。丹墀上下。櫛比如魚鱗。次第食已。有好事者。昇棗梨針線之類。皆來布施。名曰結緣。妙在五六千人雜坐。無蚊虻聲。水經注所謂疏班繩坐。器鉢無聲。想見此境。

中食後。窮西天門之勝。繇寺門折而西。壇壝整飭者。盤陀菴也。老僧無邊有才略。言及創菴之始。飯數僧不給。因發願曰。四方齋僧者。日月至。合山齋百兩百斛。爲寺僧一飽。曷節此一殮。得金二百。可墾山下田五十畝。歲可得米五十斛。用以齋僧。永劫不斷。施主多從其說。今垂二十年。墾田至千畝矣。盤陀香火之盛。埒常住。行此法也。余謂常住各房。何不共行此法。自舟

山循至金塘。有田可佃。稽其數可至二三萬畝。田上止設蘆舍。倭至可燬。歲升其科。可飽戍卒。不開金塘而金塘已開矣。謀國者曾弗籌之。

白象菴石奇橫。所嫌者庵太逼石。然不逼亦無所爲庵矣。剪拂數十年。青羅碧蘚爲之衣食。當大發光怪。

西天門。棖闌皆具。宛若人爲。過此則盤陀石也。石類吾鄉吼山雲石。此特委蛇可上。坐石上。南望桃花馬秦諸小山。嵌空玲瓏。屹立巨浸。風平海白。如一幅鵝綾鋪設几上。磊磊置米顛。袖石數十餘座。令楊次公見。便當攫奪。

再前爲二龜聽法石。一龜在石上回頭視。一龜直立崖下。作蹠蹠起勢。肖其情理。觀音洞有鸚哥石。飛動如生。皆曹能始所謂天戲成之。人戲名之者也。至必以觀音卷細細配合。如盤陀石前有五十三石。必配五十三參。則勞而拙矣。

倦歸僧房茶話。更定矣。聞炮聲。或言賊船與帶魚船在蓮花洋廝殺。余亟往。據梵山岡上。見釣船千艘。聞警皆避。千步沙。十餘艘在外洋。後至者。賊襲之。斫殺數十人。搶其三舟去。焚其二舟。火光燭天。海水如沸。此來得見海戰。尤奇。

次日歸。風大順。比晚下舟。雞未喔。已泊招寶山下矣。余素清饑。不能茹素。補陀之行。家人

難之余先到四明禮天童阿育雪竇諸古刹計海上往來持齋一月餘矣至定海小僊市黃魚食新余下箸卽嘔不謂老饕如余亦有素緣

山中無古碑無名人手跡無文人題咏寥寥一志記感應祥異興建沿革而已吳淵穎甫東山水古蹟記稍可讀今陵谷遷變如史官說盤古前事荒唐不可信也屠長卿碑記數篇志在宣揚佛法了不及山水余謂天下之水至海則觀止而更有奇峯絕壑足以副海之奇四大名山無出其右

天童寺飯僧三千觀其廚廡庫廡茶箸飯者汲者柴者菜者搗者磨者各以數十人領之今補陀常住食者不過數百人又皆不常住食者也似遜天童後觀補陀分房五十七而緣山淨室二百餘所使皆共鍋而食則天童焉敢頡頏

吳萊曰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樅如筍輒刈以鬻鹽事亦有之但海風寒冽至春深松髻尚赤而虬經數十年長不能大補陀山在在有之松鷲瘦幹短而多癭似黃山松而針稍長歷年多豈無喬木乃海上類多童阜因知斥鹵礪礪風雪虐之木不能壽亦不能大也泰山上松亦如之

下香船是現世地獄香船兩楫上坐善男子下坐信女人大篷網縛密不通氣而中藏不

盥不漱。遺洩遺溺之人數百輩。及爲之通嗜。欲言語飲食水火之事。皆香頭爲之。香頭者。何某寺和尚也。備種種醜態。種種惡臭。如何消受。余謂有事補陀。非唬船不可。唬船有官艙。既可行立坐臥。而日間收斂箬篷。合數艙成一戰場。兩傍用十八漿。蕩漿者水營精勇。其領袖捕盜。又慣習水戰。出沒波濤者也。遇風浪則棄帆而槳。百足之蟲。死而不殭。以其扶之者衆也。唬船以之矣。余游必拉伴。語及補陀。輒訥縮不應。諸友中聞招卽赴。冠及於寢。佩及於堂。履及於閭門之外者。則秦一生也。一生坐臥舟中。詎諍負約諸友。余曰。莫怪。蔡端明尋夏得海甚難。孔門三千弟子。乘桴浮於海也。只得子路一人。一生嘯然大笑。

村中夫婦說朝海。便菩薩與俱。偶失足一蹙。謂是菩薩推之。蹙而仆。又謂是菩薩掖之也。至舟中失篙失楫。纖芥失錯。必舉以爲菩薩禍福之驗。故菩薩之應也。如響。雖然。世人頑鈍。護惡如痛。非斯佛法。孰與提撕。世人莫斬者囊橐。佛能出之。莫溺者貪淫。佛能除之。王法所不能至者。婦女佛能化之。聖賢所不能及者。後世佛能主之。故佛法大也。

山中所產者。風蘭。風藤。白杜鵑。白瑞香。極繁衍者。紅薯。方言蕃藷也。味甘而易飽。謂藏之。復壁。可以救荒。最奇者相思石。相思石。石也。用醋浸之。則能移動。兩石置東西。必移向一處。故名相思。但不曉當時何見而知之。石能移。又何見而知醋之能移石也。無意無義。不可解也。

小洛伽蓮花洋南有僧守山五十餘年。糧盡舉火。常住令漁船送之。僧與一大蛇同居。飯熟輒與蛇同食。夜卽臥其榻傍。

灌門雷在海北。大石立海中。石底蓬蓬有聲。風雷卽至。漁船至以食物投之。得穩渡。

桃花山。安期生煉藥於此。以墨汁灑石上成桃花。雨過則鮮艷如生。

北海有沙山。細沙所積。手攬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皆具。蜿蜒跨亘百餘丈。舟過見之。

昌國北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峙立。中有小嶼。如千丈樓臺。通明層摺。潮水退。人可入游。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辨。

張子曰。余登泰山。山麓稜層起伏。如波濤洶涌。有水之觀焉。余至南海。冰山雪巘。浪如巖移。有山之觀焉。山澤通氣。形分而性一。泰山之雲。不崇朝雨天下。爲水之祖。而補陀又簇居山窟之中。水之不能離山。性也。使海徒瀚漫。而無山焉。爲之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有血而無骨也。有血而無骨。天地亦不能生人矣。而海云乎哉。

越山五佚記

越中山以曹山吼山爲人所造。天不得而主也。怪山爲地所徙。天不得而罔也。黃琢峨

屑爲人所匿。天不得而發也。張子志在補天。爲作越山五佚。則造仍天造。徒仍天徒。匿仍天匿也。故張子之功。不在女媧氏下。

曹山

曹山石宕也。鑿石者數十百指。絕不作山水想。鑿其堅者。瑕則置之。鑿其整者。碎則置之。鑿其厚者。薄則置之。日積月累。瑕者墮。則塊然埠也。碎者裂。則巋然峯也。薄者穿。則研然門也。由是堅者日削。而峭壁立焉。整者日琢。而廣廈出焉。厚者日礫。而危巒突焉。石則苔蘚。土則薜荔。而蒼蔚興焉。深則重淵。淺則灘瀨。而舟楫通矣。低則樓臺。高則亭榭。而畫圖萃焉。則是先之曹山。爲人所廢。而人不能終廢之。後之曹山。爲人所造。而人不能終造之。此其間有天焉。人所不能主。而天所不能料也。昔余大父遊曹山。盛攜聲妓。石梁先生作山君檄討之曰。爾以絲竹汚我山靈。大父作檄答之曰。誰云鬼刻神鏤。竟是殘山剩水。石竇先生曰。文人也。可擷其鋒。不若自認。遂以四字磨崖勒之。吾想山爲人所殘。殘其所不得不殘。而殘復爲山水爲人所剩。剩其所不得不剩。而剩還爲水。山水嘯強。仍不失其故我。而試使此山於未鑿之先。毫髮不動。則亦村中一坵垓已耳。棄之道旁。人誰顧之。又使此山於既鑿之後。剗削都盡。如笠竇諸山。形跡不存。與土等埒。棄之道旁。又誰顧之。則世有受摧殘之苦。而反得摧殘之力。此曹山是也。何

也。世不知我，不如殺之。則世之摧殘我者，猶知我者也。

吼山

吼山雲石大者如芒，小者如菌，孤露子立，意甚膚淺。陶氏書屋則護以松竹，藏以曲徑，則山淺而人爲之幽深也。水宕水勝，而亭榭樓臺，意全在水。一水之外，不留寸趾，非以舟中看水，則以檻中看水。艤舟其下，則悄然骨壑，肅然神怖，頃返欲墮，不可久留。旱宕水不甚勝，而意不在水，多留隙地以鬆放其山，而山反親暱，以疏宕其水，而水反縈迴。造屋者只爲叢林，不爲山水。有廚廡而山水以廚廡妙，有迴廊而山水以迴廊妙，有層樓曲房而山水以層樓曲房妙，有長林可風，有空庭可月，夜壑孤燈，高巖拂水，自是仙界，決非人間。肯以一丸泥封其谷口，則窅然桃源，必無津逮者也。余遭兵燹三十年，不至吼山。今歲携兒輩往遊，至旱宕，見門徑整戢，屋宇遙皇，於禪堂中見一老尼，鶴髮鷄皮，意頗矜飭。余定睛視之，乃余渭陽舅母陶蘭亭先生之季媳也。先生在日，富且甲越中，今宅第已屬其族人，萬畝之產，不存尺土，而山齋寂寞，反以一弱媳留之，數十年來，不易其姓，則弱媳之功，爲不小矣。昔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文饒去不多時，而張全義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而致殺其身。平泉勝地，亦遂鞠爲茂草。文饒所屬之言，問之誰氏，故古人住宅，多捨爲佛刹，如許玄度之能仁王。

右軍之戒珠。至今猶在。蘇子瞻以吳道子四菩薩畫板捨僧。惟簡曰。若得此何以守之。答曰。吾盟於佛。而以鬼守之。人苟愛惜平泉。亦當贈以此法。

怪山

瀾江山飛來者二。虎林有飛來峯。來自天竺靈鷲。越城有飛來山。來自瑯琊東武。然虎林有西天僧慧理識之。越城不聞有識之者。吳越春秋第記曰。怪山者。東武海中山也。一夕飛至。居民怪之。故名怪山。蓋山既無人識之。而又言是東武海上山。此言殊屬妄誕。余曰不然。想此山飛來。必其上尙有居室人民。述其來處。後人遂傳有是名。然考之水經註。又云。越王無疆。爲楚所伐。去瑯琊山。東武人隨居山下。遠望此山。其形似龜。故又有龜山之稱。又言。越王勾踐。築怪遊臺於山上。以灼龜。又用以仰望天氣。觀天怪也。信如其言。則龜山之稱。以灼龜故名。怪山之稱。以怪遊故著。瑯琊之稱。又以瑯琊之民相隨居此。故有是號。前所言一夕飛來。不其荒唐甚乎。余又見古逸書。干寶所著山亡。謂夏桀無道。東武山一夕亡去。墮於會稽山陰之西門外。此語似非無據。山陰縣志又載。怪山上有靈螻井。螻大如柱。禱之能致雲雨。疑是東武海中帶來異物。則山亡怪飛來復怪。怪游臺怪。觀天怪。尤怪。靈螻怪。能致雲雨更怪。總以其山怪。故無所不怪也。虎林靈鷲峯。以其飛來。恐復飛去。故緣巖都勒佛像。以鎮壓之。今怪山上。畫構佛廬。

又造浮圖七級。想昔人亦是此意。

黃琢山

越城以外。萬壑千巖。屈指難盡。城以內。其爲山者八。一臥龍。二戒珠。三怪山。四白馬。五彭山。六火珠。七鮑郎。八蛾眉。豈知華巖寺後。尙有黃琢一山。則越城內之山。當增而爲九。且黃琢大過蛾眉。而名又甚古。前人總計城中諸山。一目可了。乃復於鞋靴下失之。亦大異事。故向年陳海樵先生築曲池。遂稱第十山。讓簷街王氏宅右。亦有一土山。戲呼之十一山。他日於旁坎得一石。有第十一山字。按題則宋思陵筆也。事有奇合若此。余祖醉林老人有而今海上添三島。不復城中問八山之句。然第十山與第十一山皆土山。而黃琢則石山也。土山可增減。而石山不可增減。則越城九山。當是定案。今猶不入志書。是郡中一大缺典也。若余所歎息者。以紹興府浩大如蠶筐。其中所有之山。磊磊落落。燦若列眉。尙於八山之外。猶遺黃琢。則郡城之外。萬壑千巖。人迹不到之處。名山勝景。棄置道旁。爲村人俗子所埋沒者。不知凡幾矣。溫州雁宕山。去永嘉不遠。謝康樂素有山水之癖。入山搜剔。惟恐不深。而咫尺雁山。足迹不得一至。康樂有知。應抱終天之恨。雲迷芒碭。路塞桃源。此中殆有天意。其作合信有機緣。要不可以旦夕詭遇也。或曰。桑欽作水經。宙合之水。無不遞及。而猶不及補陀。山水故有難盡。余曰。補陀實在海

外黃琢近在城市。何可取以解嘲。

蛾眉山

蛾眉爲八山之一。然實不見山。越之人恆取蛾眉土。穀寺几下一塊頑石。以足八山之數。余初疑曰。一塊頑石。可以名山。則城中頑石多矣。何以山此而不山彼也。天啓五年。姑蘇周孔嘉儼居於華山之北。余每至其家。劇談竟日。一日。至其屋後廚衙之下。有石壁丈餘。蒼藓偃人。余曰。此鼎彝青綠。真三代法物也。何以屈居於此。問其隣老。隣老曰。此蛾眉山麓也。山高丈餘。闊三丈。長數十丈。南至軒亭。北至香櫟術石。此劈斧皴法。望之如蛾眉一彎。橫帶拖青。渾身空翠。余以梯踞屋脊上。櫛比觀之。得其約略形似。又向左右鄰緣牆摸索。皆從雞栖豚柵。竈突溷廁之下。得其寸趾尺麓。便大叫稱快。量其長短闊狹。與隣老所言不爽。余遂妄想。安得一日盡發其墻垣。盡撤其廬舍。使此山歸然孤露。亦宇宙間一大快事。至二十年後。陵谷變遷。遭兵遭火。外屋燔盡。而緣牆一帶。仍得無恙。則是天意欲終祕此山。勿使人見。奇巒怪石。翠蘚蒼苔。徒與馬溲牛洩。兩相污穢。惜哉已矣。此柳河東之所以賦囚山也。余因想世間珍異之物。爲庸人所埋沒者。不可勝記。而尤恨此山。生在城市。坐落人煙湊集之中。竟隔一垣。使世人不得一識其面目。反舉几下頑石。以相詭溷。何山之不幸一至此哉。雖然。干寶記山亡。桑欽誌石走。山果

有靈焉能久困。東武怪山有例可援。余爲山計。欲脫樊籬。斷須飛去。

西施山書舍記

凡天下名山古蹟。影響者什三。附會者什七。後之品題者亦只宜以淡遠取之。如土城以西施得名。佳人姓氏。偶落茲土。乃造園者一肚皮學問故典。無處着落。扁額如響。糜廊脂粉塘之類。門帖如沼吳。伯越。錦帆。苧羅等語。將西施范大夫句句配合。字字黏攢。見者無不噦噫欲嘔。我西子絕代佳人。如此刻畫。真村莊農婦之不若矣。且考越絕書。吳越春秋所載土城事。並稱越王勾踐築舞臺於土城山。以教西施。鄭旦。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夫臺曰舞臺。城曰土城。道曰大道。必其上平夷寬展。可容其長袖周旋。方爲歌舞善地。今乃徧步山上。石皆波涌浪蹴。齷齪齷齪。行立坐臥。皆不快意。何況歌舞。蓋山水之間。有以石勝者。曰巖。曰巒。有以土勝者。曰阜。曰垓。後之造園者。見山脚有石。加意搜剔。未免傷筋動骨。遂露出一片頑皮。是則好事者之過也。美人浴起。脫巾露髻。故妙。而冠笄貼鈿。亦未始不妙。余欲輦土。仍鋪石上。使爲平臺。不失當年故態。而悉出其扁額門帖。止留商山二字。是猶西子蒙不潔。用水滌之。必洗盡其脂粉膏膩。而西子之本來面目。皎然自出矣。袁石公昔游此山。盤桓數日始去。後陶文簡作書調之曰。記昔年與石公宿幾度嬌歌。艷舞之山。石公笑曰。此語須註明。勿累弟他日。謚

文恪公不得也。石公雖謔，亦可以掃盡從前一切西施厭語。

快園記

快園爲御史大夫五雲韓公別業。有剪韭亭。載郡志。此則其遺址也。諸公且先生爲韓氏倩。改爲精舍。讀書其中。婦翁曰。快婿也。因以名園。園在龍山後麓。山旣尾掉。是背弗癡。水復腸迴。是腹勿闕。屋宇平捲。段段選勝。開門見山。開牖見水。前有園地。皆沃壤。高畦多枝果木。公且在日。筍橘梅杏。梨楂菘蔬。閉門成市。池廣十畝。象魚魚肥。有桑百株。桃李數十樹。收其直。日可得耘老一义錢。春時煑籜龍以解饑。培木奴以佐絹。相時度地。井井有條。余幼時隨大父常至其地。見前山一帶。有古松百餘顆。蜿蜒離奇。極松態之變。下有角鹿。麀鹿百餘頭。盤礴徙倚。朝曦夕照。樹底掩映。其色玄黃。是小李將軍金碧山水。一幅大橫披。活壽意園以外。萬竹參天。面俱失綠。園以內。松徑桂叢。密不通雨。亭前小池。種青蓮極茂。緣木芙蓉。紅白間之。秋色如黃葵。秋海棠。僧鞋菊。雁來紅。剪秋紗之類。鋪列如錦。渡橋而北。重房密室。水閣涼亭。所陳設者。皆周鼎商彝。法書名畫。事事精辨。如入瑯嬛福地。痴龍護門。人跡罕到。大父稱之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也。及今陵谷變遷。先生脫去未久。子孫零落。爲余所僦居者二十四年。於此敗屋殘垣。稍爲補葺。從前景物。十去八九。平泉木石。亦止可僅存其意也已矣。余嘗謔友人陸德先曰。昔人有

言孔子何闕。乃居闕里。兄極臭。而住香橋。弟極苦。而住快園。世間事。名不副實。大率類此。聞者爲之噴飯。

興復大能仁寺因果記

晉丞相許玄度。捨住宅爲大能仁寺。千二百六十四年。並無變故。嘉靖丙辰。胡總制豪斂。爲呂相國花園。匠石數千。倉皇入寺。天宮化城。金身寶相。頃刻間。盡成齏粉。住僧無漏。目擊其慘。抱佛長號。忿恨自經。臨死。謂其徒曰。五十年後。我必復此寺。我來有奇兆。以門前古槐再生爲驗。隣居少年。共聞其語。造園之後。伽藍顯聖。常變爲大蟒出現。主人震恐。乃造無量菴於城西墻下。以爲本寺伽藍香火。萬歷甲辰。剛五十年矣。門外大槐半株。枯死者。果然復活。是年我大父雨若公。典呂氏園住。鄰少年有存者。皆七十餘矣。見大父。詫異曰。龐眉。齧鼻。何其似無漏和尚也。大父進臥房。有雌雄文雉。攜五雛。從床上飛出。攜兩鹿。往開樊。有三鹿。隣老復詫異。言無漏和尚。言有奇兆。其在此乎。於是相傳。大父爲無漏後身。大父聞之。罵曰。許玄度。捨爲寺。方得我心。何物老禿。戀戀此刹。竟以身殉。我恨不得一棒打殺。此禿料與狗吃。乃謂我是其後身耶。大父既生。退悔。而呂氏聞老僧言。深惡之。遂歸大父直。乃塑呂文安蔡陽姜山三先生像。誓以永守。又遲三十六年。祁德公以三千金。復此寺。呂氏子孫。實共成之。而主其事者。又爲無量。

大巧師名與菴名適相符合。應是伽藍化身。以了此一段因果。而吾大父後乃大悔。晚年造無漏庵於劼園。請湛老和尚摩頂受記。而仍其號曰無量居士。

啟

賀魯國主冊封啟

伏以蒼龍乘令。千秋慶世。及之賢。鳧繹增榮。三魯荷維新之辟。護衛全憑。夫宗國昌。期正值於中興。堯分天下爲十二支。衡嵩恆華。長子出震。自以東嶽爲尊。周封同姓爲五十國。鄭衛燕韓兄弟同宗。必以魯邦爲重。慶歸宗社。喜溢臣鄰。恭逢魯王殿下。瑤牒奇英。天潢領袖。分郊海岱。司青帝以乘權。國應奎婁。璇璣衡以永歷。衛武作戒。處藩邑而預知。周召之能。河間好書。在郡邸而遂精。周魯之學。桐封素著。廟廊久重。珪璋寶冊。初頌朝野。快贍綸綍。周家有聖。瑞由秦伯。仲雍以至季歷。使古爾之世業。遞及於昌。漢室重藩。封舉壽張陽蒙。以益東平。磬宗邸之隆施。無過於憲。丕應純嘏。茂對遐休。允懷德以維寧。信爲善而最樂。某媿非喬木。實爲世臣。爰食土毛。應居編戶。先臣某追進花萼。曾設穆生之醴。獻賦兔園。尙識鄒陽之裾。舊堂賀燕。欣逢寶殿之鼎新。故苑鳴蛙。喜見藩垣之鞏固。伏願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同心只欲爭周。大宗維翰。

大邦維屏。壽眉自能保魯。德業隆而鳳儀東土。仁聲著而麟至西郊矣。臨啓不勝歡舞頌祝之至。

迎一金和尚啓

九里山表勝庵成。迎一金和尚還山。主持者伏以叢林表勝。慚給孤之大地布金。天瓦安禪。冀寶掌自五天飛錫。重來石室。戒長老特爲東坡。懸契松枝。對回師却逢西向。去無作相。住亦隨緣。伏惟九里山之精藍。實是一金師之初地。偶聽柯亭之竹笛。留滯人間。久虛石屋之煙霞。應超塵外。譬之孤天之鶴。尚眷舊枝。相彼瀾空之雲。亦歸故岫。况茲勝域。宜兆異人。了住山之因緣。立開堂之新範。護門容虎。洗鉢歸龍。茗得先春。仍是寒泉風味。香來破牖。依然茅屋梅花。半月巖似與人猜。請大師試爲標指。一片石正堪對語。聽生公說到點頭。敬藉山靈。願同石隱。倘淨念結遠公之社。定不攢眉。若居心如康樂之流。自難開口。立返山中之駕。看回湖上之船。仰望慈悲。俯從大衆。

絲社小啓

中郎音癩。清溪弄三載始成。賀令神交。廣陵散於今不絕。器由神以合道。人易學而難精。幸生巖壑之鄉。共志絲桐之雅。清泉磐石。援琴歌水仙之操。便足移情。澗響松風。三者皆自然。

之聲。政難類聚。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約有常期。甯虛勞日。雜絲和竹。因以鼓吹清音。動操鳴絃。自令衆山俱響。非關匣裏。不在指頭。東坡老方是解人。但識琴中。無勞絃上。元亮輩正堪佳侶。旣調商角。翻信肉不如絲。諧暢風神。雅羨心生於手。從容祕翫。莫令解穢於花奴。抑按盤桓。敢謂倦生於古樂。共聯同調之友聲。用振絲壇之盛舉。

游山小啓

幸生勝地。鞋鞞間饒有山川。喜作閒人。酒席間只談風月。野航恰受。不逾三兩。便榼隨行。各攜一二。僧上鳧下。觴止茗生。談笑雜以詼諧。陶寫賴此絲竹。興來卽出。可趁樵風。日暮輒歸。不因剡雪。願邀同志。願續前遊。

凡遊以一人司會。備小船坐甞茶點。蓋箸香爐薪米之屬。每人攜一簋一壺二小菜。遊無定所。出無常期。客無限數。過六人則分坐二舟。有大量則自攜多釀。約日游舟次。右啓。某老先生有道。司會某具。

疏

龍山文帝祠募疏

爰自雲蒸霞蔚。巖壑自有文章。篠蕩琨瑤。貢賦必須竹箭。岫嶽苦蝕。秦皇立山海之碑。宛委雲封。夏后發箕疇之匱。是以上會稽。尋禹穴。太史公早儲探奇之心。脩禋事。會蘭亭。王右軍遠寄斯文之慨。遂使梁間花字。取以錦繡山川。更有椽底竹音。用以鼓吹經傳。代多名士。方信經緯之由人。上見神明。應念圖書之有祖。則吾龍山文帝祠者。左隣縣治。尙無剪伐之虞。右並城隍。賴有金湯之固。揆文三百里。重天寶者尤重地靈。君子六千人。有文章者必有武備。追思吾先正。海涵地負。大放厥辭。佑啓我後人。澤媚山輝。共章斯道。乃今滄海既改。廟貌無存。鐘簴徒移。棖題亦朽。何敢望僧寮佛剎。皆換新圖。更不如里社村墟。尙存原廟。一城棄爲枝指。如燕人之視越。漠不關心。八邑奉若綴旒。猶七國之尊周。僅存虛貌。近喜隍池燿燦。忽見文廟隳頽。衣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自知羞澁難堪。食藜藿與食鐘鼎者俱。尤覺遂循不敢。以故通郡而計。掄科第者。城市不及於鄉村。爲此畫地以觀。紆金紫者。東南常盛於西北。皆因文星薄蝕。半壁遂乏光華。斗柄陰霾。八越都無氣色。修我墻屋。曾子將反自武城。復我冠裳。子貢預占於曲阜。期吾同志。豈遂無人。嗟我舊盟。尙亦有子。因諏二月。束牲載書。遂約端陽。比材鳩衆。風雨滂至。臥龍附以躍淵。星斗重明。文雉因之升鼎。山呼必應。殿上自響琳瑯。草指先知。階下必多杏桂。凡我同盟諸子。嗣此心燈。夜聚光分。太乙之藜。筆蕊晨飛。采散文通之錦。冲天有氣。非繡虎亦。

屬雕龍。擲地成聲。是敲金還爲戛玉。鵬搏九萬。且將扶羊角而圖南。騾牝三千。亦思隨驥尾而空北。但願雞盃在口。盟不復寒。牛耳當盆。願須再發。羣策畢集。賀辱主之獲中興。衆力可支。喜工師之得大本。果能精衛。啣來不擇夫泥沙。眞惜銅駝。到處先除其荆棘。扶衰起廢。勢足以倒拔九牛。繼長增高。才可以添修五鳳矣。

募造無主祠堂疏

余讀祭法。天子立七祀而有泰厲。諸侯立五祀而有公厲。大夫立三祀而有族厲。蓋泰厲者。古帝王之無後者也。公厲族厲者。古諸侯大夫之無後者也。古之帝王。古之諸侯大夫。其留心於無主之厲。不忍其蒸嘗中斷而靈爽無依。設爲壇壝。築爲宮室。焄蒿悽愴。以招魂魄。亦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余又嘗考越郡祀典。清明中元十月朔有孤魂三祭。余曾閱其祭版。則西楚霸王爲國殤之首。千古英豪。後裔淪沒。非越郡孤魂一祭。則披山蓋世之雄。幾幾乎其爲若敖氏之鬼矣。余感此意。乃命兒輩與諸同志。擇地於龍山之麓。創立無主一祠。奉祀古今之名公鉅卿。及高人逸士。家勢荒涼。子孫湮滅。如山陰方干。唐鉅。唐錡。諸暨楊維禎。餘姚嚴光。虞翻。上虞王充。新昌支遁。嵎縣載遠。其嫡祀縹緲。亦當祀之。祠中卽如近世之徐文長。胤嗣無存。非麥罔薦。非藉數楹清祕。倘玉樓賦召。瑤池宴罷。則鬪雉瑯嬛。亦何所安其魂魄乎。况入而寢室。

下而兩廡。凡一切門戶衰絕。家屬流移。力不能供一主者。亦得比例陳情。寄之廡下。則此一舉。不惟上體古帝王民胞物與之盛心。抑且下協士君子肉骨生死之美意。蓋亦斷斷乎其不可緩者也。昔蕭山魏文靖公曠。每年除夜。蕭衣冠立於大門之外。祝曰。凡無主孤魂。今夕無處栖止者。都到曠家過歲。堂皇則盛設牲醴以享之。元旦昧爽。復衣冠送出。蕭人至今傳爲美談。今日特建一祠。寒暑晝夜。得有栖遲。而鬱壘神荼。永無驅逐。則蕭山除夕。不必暫爲主人。凡我同志。幸助成之。勿使魏文靖公獨爲君子也。

募修岳鄂王祠墓疏

西湖固多祠廟。梵宮之外。其合於祭法者。三漢之前。將軍關帝。宋之岳鄂王。武穆。明之子少保忠肅。帝君之崇祀。既久。其輪奐巍峨。更新再造。代不乏人。於墳僻處山麓。子孫世守。鐘簷不移。廟貌不移。獨岳墳距西湖闊地。水陸舟輿。游人雜沓。閱壁圖者。刻畫憲雲。展墓道者。擲擊檜。離衆怒之下。鐵難保首。木亦剖心。昔人卜葬鄂王於游觀之地。歌舞之場。使朝簪瞻禮。士女嬉游。每於笙歌桃李之中。說及廬墓涅膚之事。乾坤正氣。世道所關。歷代帝王。立祠致祭。俎豆千秋。旌忠旌孝。俾爲萬世臣子楷模。蓋已歷五百一十四年於此矣。日久傾圮。游人嗟歎。崇禎戊辰。折毀逆璫。魏忠賢生祠。議以木石修葺王墓。卜之王。王弗許。以此蹉跎頹敗。益甚。後人觀

感不無動念重修。然往往銳意興造。而力輟半途者有之。猛思合嶺。而功虧一篑者有之。余謂天下凡事。必須量力爲之。其進銳者其退速。其願奢者其就小。不能如田單一日下齊七十餘城。止須學范雎遠交近攻之法。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如燕窠啣泥。如鵲巢集木。循序漸進。以至落成。蓋衆擎易舉。獨力難支。與其修而未完。不若不修之爲愈也。故古之善舉事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祗有發願營繕者。必先葺後楹。次及墳塋。次及大殿。次及牆壁。次及戟門。凡修一處。務責完工。既遇矢心。還期竭力。爲作募疏。令廟祝齋捧。以俟檀那。且告之曰。爾觀鄂王寶殿雖圯。決不肯用魏忠賢一木一石。其靈爽若是。故凡修祠修墓。必欲得正人君子以董其役。且窺王意。卽布金大地之人。苟非居心誠潔。立意堅凝。亦不肯輕受毫末。爾第隨緣募化。若有賢士大夫。解囊樂助。自爲王所式憑。而下及編氓。卽村農野叟。婦女兒童。瞻拜宮牆。起敬起畏。木材瓦甓。施及錙銖。則亦王所欣受也。董太史曰。視王棄取。以占人品。不信然哉。

瑯嬛文集卷之三

檄

徵修明史檄

蓋聞才膽識實有三長。左史漢皆成一手。傳世以二十一史。數屬有明。垂統以一十六朝。代多令主。宋景濂撰洪武實錄。事皆改竄。罪在重修。姚廣孝著永樂全書。語欲隱微。恨多曲筆。後焦芳以僉壬秉軸。邱濬以奸險操觚。正德編年。楊廷和以掩非飾過。明倫大典。張孚敬以矯枉持偏。後至黨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闡豎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觀石渠尙難取信。玄黃方起。麟經夏五不肯闕疑。博洽如王弼州。但誇門第。古鍊如鄭端簡。純用墓銘。續藏書原非真本。獻徵錄未是全書。名山藏有拔十得五之譽。大政記有挂一漏萬之譏。牀頭俱有捉刀。舌底不無按劍。九方臬相馬而失。竟是蝦蟆。魏伯起積穢以成。方爲蝴蝶。自幸吾先太史有志。思附談遷。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彪固。梅花屋書積如山。宛委峰筆退成塚。

淨湘溯沅。無暇三過其門。探穴搜奇。不覺五易其稿。肯學三國志以千斛見餉。遂傳其尊公。深鄙五代史以一妓相持。乃誣其先祖。洛蜀朔黨。勿亂其胸中。人鬼仙才。雜見於筆下。意氣所動。眞能肉視虎狼。節義所關。何難冰顧湯饒。枋頭之直書可惡。不顧子孫。蘭臺之著述自明。何煩弟妹。但成宏而上。杞宋無徵。慶歷以來。文獻不足。倘藏書尙在。王粲之倒屣堪追。若祕笈未傳。蔡琰之筆札可給。助修五鳳。不遺半瓦半椽。共造凌雲。非是一手一足。昔衛莊敬尙有鼎銘。豈郭林宗反無墓碣。共期倒篋。各出搜遺。倘得成編。實爲厚幸。賈太傅以高言見教。爾惠何難。胡定之以萬卷隨行。吾事其濟。但恐傳言市虎。必有先訛。且爾詈及蒼鷹。難爲後嗣。故發端自至。正末季。備考其甲折勾萌。斷簡至天啓七年。餘俟其事久論定。嗟嗟。郊鋤麟折。魯哀絕筆於春秋。湖鼎龍升。漢武闕編於史記。且遲日月。再續琬琰。敢告蘭陔。勿吝珠玉。此檄。

門難檄

在昔紀消治戎。特選淮南精銳。迨後賈昌振旅。復募河北強梁。毛都謔飛揚。當其前隊。髯將軍持重。任以中堅。頂擁蓮花。不亂蔡州鵝鴨。聲隨茅月。豈俟朝宁蒼蠅。門鶴鷄。門畫眉。孫武陣盡師驚。烏門山螳。門促織。穆王軍半屬蟲沙。惟爾統軍某者。系出會稽。曾以一啼殺吳郡。材如苟變。肯將二卵棄干城。掃淨中原。須效枕戈以待旦。賺開函谷。何煩吹角而啓關。變碧揚旌。

馮帥實兼金馬。聯繩帶。擗敵疑。是火龍。談向宋窗。下馬能草露布。鳴當桑樹。登高善測風雲。張兩翼以戰。核心敢辭。躑躅拔一毛而利天下。何惜飄零。蓄銳桃源。留作穴中之鬥。爭雄鉅鹿。藉爲壁上之觀。磨喙垂頭。有如季犛之戰象。繪衣散彩。無異田單之火牛。翎墜而血濺桃花。冠碎而肉攢薯粟。煦嫗粥食。旋踵祇欲乘虛。膈膊交拳。偷覩輒思伺隙。勢宜緩取。翰音豈可登天。利在急攻。雞肋忍教棄地。阮步兵見項劉戰處。竊嘆時無俊傑。豎子乃得成名。蜀武侯擒孟獲。諸酋稽首。公乃天威。南人不敢復反。凱旋飲主。當加祿米千鍾。紀錄鉅功。應晉羽林一級。畫形麟閣。不必憂走狗之烹。記績凌烟。乃可化鷹揚之烈。聲教遠頒於雁塞。軍威直振於雞林。肯拜下風。許爾倒戈以納款。思圖再舉。不妨裹甲而重來。羽檄星馳。鬚頭電發。

討蠹魚檄

蓋聞鶴曉檢書。螢能照讀。蛇堪悟學。鴿解傳箋。凡此羽毛。下及蟲豸。皆能垂名於藝苑。亦思效用於文壇。志固可嘉。事皆不朽。惟此蠹魚者。賦質輕微。存心殘忍。寸喙之犀利。類蝨。因名曰蠹。雙尾之輕盈。似燕。乃號爲魚。穢史得資糧。似魏收筆下之蝴蝶。奇書能致富。如范蠡缶內之鯤鮪。盤礴殘編。謂好學不如求飽。鑽研故紙。信袁字真可療飢。無稿儲胸。枉卻王子安之磨墨作汗。有刀在口。竊比隋煬帝之剪紙成花。假道籙以欺人。誑諸脈望。窺天而神仙立降。借江

淹以惑衆。妄言壁魚幻化。而野繭繅絲。發盡書倉。乃效汲黯之矯節。收完圖籍。何待劉季之開關。恣蠶食以忘休。肆鼠傷而無忌。比火焚更慘。何異燒墳典於秦坑。較土掩猶凶。誰復發周書於汲冢。罪真難挽。死有餘辜。爾乃出沒驚惶。駭駭如脫樊之兔。行藏閃爍。忙忙如漏網之魚。欲縛欲禽。難言唾手。倏來倏去。不及停睛。縱有書城。誰爲墨守。雖加石匱。怎避輸攻。是以東壁褫衣。白若何郎之傅粉。南巢卸甲。光如商紂之衣銀。爾蓋開罪斯文。磔死非酷。負辜先聖。碎首允宜。嗚呼。滿口圖書。胸無隻字。以朽腹而冒名飽學。盈眸文墨。目不識丁。以曳白而攪亂文場。以此遇凍則殭。惟懼見形於雪案。聞香卽遁。還思走死於芸窗。自當法嚴武之發奸。破妾喉而驗字。亦須效洪喬之郵簡。剖魚腹而取書。毋使潛逃。致隸律法。

癸丑蘭亭修禊檄

禹穴蘭亭。爲會稽之勝地。烏衣瑞草。乃晉代之高門。一時偶集名山。千古遂成佳會。自永和到此。已歷一十六朝。紀癸丑至今。又周二十二度。適當今歲。正值茲辰。欲踐古風。仍修禊事。爲此郵筒遠播。無論齊楚燕韓。冠冕沓來。不問東西南北。茂林修竹。呼之或出。若見右軍。明月清風。速之使來。輒思玄度。解衣盤礴。可做祓禊清溪。席地班荆。何異流觴曲水。揮毫作字。豈無換鵝之書。搔首問天。尙有驚人之句。蓋水流花放。巖壑自有文章。燕話鶯鳴。禽鳥實繫絲竹。人

似西園雅集。皆可入米芾題名。時際天朗氣清。無不棄昭明文選。無詩勿爵。謝勝輩曾有一十
五人。痛飲何妨。金谷數不止二十四瓊。但恐年華屢易。山水亦有升沉。時代迭更。筆墨徒存感
慨。嗟嗟。禊帖已殉昭陵。不圖復有今日。斯文尙留藝苑。猶能感動後人。會不多期。敢以雜心拒
康樂。人無限數。可因蹙頰失淵明。千里駕務期有約必來。剡溪船莫教興盡而返。先馳青鳥。遠
致赫蹏。更遣飛奴。遙迎鳧舄。謹啓。

碑

修大善塔碑

慈錫高飛。卓梵世一錐之地。法輪峻峙。護東南半壁之天。鶴立九市之通衢。霞光均照。鰲
距四維之去水。風氣攸關。東武遙連。海外飛來寶杼。南浮並聳。座中涌起青蓮。越郡似舟航。兩
道桅竿。前見石帆連棹。禹陵如几案。二條玉燭。遠看爐岫生烟。背負臥龍。帶水襟山。而頭生文
筆。肘迴采叢。鞭雷掣電。而爪得戒珠。肇惟天監初成。正值梁武捨身之日。後經永樂再造。適當
建文遜國之時。歲月遷延。已至千一百八十年。於此檀那荒廢。更無千二百五十人與俱。住僧
覺源法生等。蟻行塔下。蝸處穴中。圍薛荔而坐蓬蒿。居惟頹敗。躡芒屨而衣褸褸。貌類懶殘。半

升鐘那討取十方布施。一粒米怎想起七級浮圖。人聞皆笑爾痴痞。自忖亦疑爲夢幻。身餘有幾。只遺此四肢百骸。計復無他。全仗爾三步一拜。韋馱尊者。叫破杜鵑。多寶如來。叩殘啄木。猶思行雲繞拱。將鳳巧於層霄。妄想度鳥驚幡。欲建標於危臬。然非普請衆力。精衛嘴豈得填河。苟不共發信心。鷓子頭定難棲。須達多布金滿地。方營精舍於祇陀。佛圖澄咒水生蓮。尙假露臺於阿育。因此啓請萬休法座。乃祈圓滿九級神龕。珀可攝芻。移山入芥。酬能證蜜。變海成酥。深幸玄度重來。共倡捐環之妙果。更喜魯班再世。能了合頂之夙緣。不日成功。諸天助力。善男發願。卽爲武肅賢裔。信女隨緣。便是肇興法嗣。散天花於寶樹。種是娑羅。聚金粟於瓊林。鄰爲倉庫。江東廟合關壯繆。同作伽藍。接引佛與烏龍神。共爲檀越。八風不動。遙瞻鳳飛蓮合之祥。六合無妨。再覩拂日凌雲之象。巍峨寶頂。直與日月爭光。搖曳金鈴。遂使風雲借力。但願輝煌雁塔。冲霄插漢。那多文武科名。鞏固鴻圖。浴日補天。代有公侯將相。登臨者頓超十洲三界。卽此脚底階梯。修持者當證七寶五宗。非有眼前層級。直須進步。莫更回頭。求奠龜趺。用光燭額。

普同塔碑

爰自周室肇興。西伯澤留枯骨。夏室初造。大禹泣向死囚。故掩骼埋齒。載在孟春。月令營

邱封墓。特存大誥周書。乃王者之風。百年則變。君子之澤。五世而溼。漏澤園中。纍纍者不封不樹。北邙山下。隆隆者若釜若堂。帷蓋能有幾人。穿埋不過數武。孰若普同一塔。列峙郊原。接引羣生。誕登淨域。不必劉伶荷鍤。隨地可埋。但使柳燦燃薪。普天共照。乾坤窩裏。原是一家。之人生死關頭。並無三岔之路。歷風火水三界。總見其空。合胎濕卵衆生。同歸於化。皮囊虛幻。不知骷髏嘆爾。爾嘆骷髏。夢醒因循。還是蝴蝶化我。我化蝴蝶。民同胞物。吾與也。佛門意合。古西銘。魄葬此魂無不之。骨塔護同吳札塚。茲惟虞子咨岳。憫恤殘骸。特簡和尚湛芝。收埋暴骨。逢人說鬼。非坡老之姑使妄言。望壙消魂。致曹公之車過腹痛。慨發是願。一諾無異黃金。力踐斯言。三復敢忘白壁。舍衛國乞食。應讓遂先。恆河沙布施。請從隗始。浮圖數級。只要居士替我合尖。業障千重。且待老僧爲爾舉火。從前燒却。止剩劫火一團灰。隨後堆來。誰取長陵半坏土。勿填溝壑。肯容狐貉磨牙。免蔭蓬蒿。忍使蝸蠅果腹。非是陷人坑塹。真爲渡世慈航。白骨如山。無非菩薩前身。安問修行十世。青燐化碧。卽是萇宏當體。何須鬱結三年一炬光明。照見衣冠劍佩。金玉文犀。一件怎拿得去。半錐突兀。搬却恩愛冤讎。妻孥臧獲。半個也喚不來。免他一個土曼頭。堪爲棒喝。還爾千年鐵門限。便是鑿傳。遷谷不遷陵。籍此輒石。改邑不改井。何用棺衾。旣鮮道殣之嗟。永絕若敖之哭。國殤山鬼。敢爲厲乎。君子仁人。斯其主矣。惠州界內。原有官葬碑銘。

無定河邊。自少春閨惡夢。偏求善信。同轉法輪。各發慈悲。共成勝果。皈依佛地。東西南北。罔非四山五岳之人。倚傍蠡城。水火坎離。悉合九宮八卦之位。流傳碑石。永鎮雷門。殉葬昭陵。用存禊帖。余乃合掌爲作偈曰。佛門造塔。乃葬佛子。今所焚瘞。類多道死。是猶精舍。溷以犬豕。師曰不然。我無二視。上至金天。下及蟲豸。皆有道心。不滅不燬。同入冶中。煉道取髓。譬如點鐵。刀圭在指。鐵亦成金。更無渣滓。白骨如山。莫作穢矢。慧眼觀之。佛種在此。

辨

古蘭亭辨

會稽佳山水。甲於天下。而霞蔚雲蒸。尤聚於山陰道上。故隨足所至。皆勝地名山。王右軍卜居茲土。於千巖萬壑中。獨取蘭亭一席之地。其景物風華。定當妙絕千古。且余少時見蘭亭墨刻。巖巒奇峭。亭榭巍峨。曲水流觴。浴鵝滌硯。開卷視之。不禁神往。萬歷癸丑。余年十七。以是歲爲右軍修禊之年。拉伴往遊。及至天章寺左。頽基荒砌。云是蘭亭舊址。余竝立觀望。竹石谿山。毫無足取。與圖中景象。相去天淵。大失所望。哽咽久之。故凡方外游人。欲到蘭亭者。必多方阻之。以爲蘭亭藏拙。因此裹足。不到又六十年所矣。今年又值癸丑。自永和至今。凡二十二癸丑。

余兩際之不勝欣幸。因檄同志於三月上巳會於蘭亭。倣古修禊。是日天氣晴和。偕吾弟登子。輕身濟勝。陟嶺登巖。坐天章方丈。尋覽古碑。始知舊日蘭亭。與天章古寺。元末火焚。基址盡失。今之所謂蘭亭者。乃永樂二十七年郡伯沈公擇地建造。因其地有二池。乃構亭其上。甃石爲溝。引田水灌入。摹倣曲水流觴。尤爲兒戲。蓋此池撤却崇山。推開修竹。制度稚樸。景色荒涼。不過田疇中一郵表礮耳。且地方陔隘。亭榭卑汚。蘭亭圖上四十二人大會於此。與馬冠蓋。騶從多人。黑子彈丸。於何駐足。其爲影射。不問可知。寺僧言此原非故址。半里外尙有古蘭亭焉。余與登子亂踏荆棘。急往視之。及至斯地。偏頗僻仄。愈不足觀。傍有石門。勒古蘭亭三字。余細視之。乃是入蘭亭之古道。蓋路也而非亭也。還至方丈。復檢閱吏部碑文。言萬歷三年。西蜀劉見嵩。王松屏諸公。得地於崇山之麓。沂流曲折。稍存永和之舊。捐金若干。委寺僧修葺。有亭翼然。扁曰蘭亭遺蹟。後建廳事五間。以供讌會。曾不多時。寺復摧殘。亭亦旋廢。其基趾亦無所考矣。余謂登子曰。右軍文人也。韻人也。其所定亭址。必有可觀。蓋於荒草叢木中。櫛比尋之。乃於天章寺之前。得一平壤。右軍所謂崇山峻嶺者有之。所謂清流激湍者有之。所謂茂林修竹者有之。山如屏環。水皆曲抱。登子招手呼曰。是矣是矣。乃席地鋪毡。解衣盤礴。幽賞許久。日晡方歸。余謂蘭亭古跡。埋沒千年。一如蘭亭真本。辨才死守。什襲藏之。不許人見。後被蕭翼賺出。走至

半途袖中偷看。徧地花開。此是寺中故典。余急欲於此地建一草亭。還其故址。一爲蘭亭吐氣。一爲右軍解嘲。亦猶梁上蘭亭。被余登子等閒賺出之也。亭名墨花。竊附蕭翼。

春王正月辨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此周正也。周建子而改月。蓋以十一月爲正月也。胡氏曰。此孔子作經始筆。孔子欲行夏時。故夏時冠周月也。王文成曰。孔子從周。豈敢私改周正。蓋周之建子。非獨改月。時亦改也。信左氏之說。則當冬王正月。何者。周書並無改冬爲春之令。及秦代。周又無改正前朝以冬易春之令。則書王正月。自不當書春。信胡氏之說。則當書春一月。何者。古帝王以孟春頒政。故稱政月。後以秦始皇名政。故改政爲正。若不以是月頒政。則止當稱一月。不當稱正月。如周書武成。有惟一月壬辰。其例也。夫子欲易夏時。則書春正月。不當書王。王卽周王耶。抑夏王耶。信文成之說。當書春王三月。何者。周建子。旣改十一月爲正月。則次年一月亦當改稱三月。則書春王不應書正月。說旣不一。余嘗考之諸史。只有周武王十三年改建子月爲歲首。一如商建丑。秦建亥之例。然商周二代。止書建某月。歲首之外。並無他辭。惟秦記齊人鄒衍論著。始終五德之建。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用十月朔。衣服旌旒皆尙黑。由是觀之。則建子建丑建亥。皆以是月爲頒政朝賀之始。

而孟春正月仍是建寅。五帝三王未之或變也。乃今之鑿鑿據爲周之改月而復改時者。則以朱晦菴七八月之間旱。與歲十一月徒杠成。歲十二月與梁成之註。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且據夏令十月成梁之語。謂確不可易。而余又據晦菴告朔章註。古者常以季冬頒來歲之朔於諸侯。只此一語。可據爲不改夏正之本。其曰季冬。明是前歲之十二月矣。曰來歲十二月之朔。則明是正月爲歲首。以十二月爲歲終矣。其曰古者天子。則明是歷代帝王皆以寅月爲正月矣。商周朝會。頒政授時。用十一月十二月。亦猶今之朝廷。以十月朔頒歷。卽建亥之遺意。十一月冬至賀年。卽建子之遺意也。且聞外國有以中元重九爲年者。而時令節序。竟何曾改換乎。如確確謂周之春王正月爲仲冬十一月。則孟仲季三時。亦當改換。世豈有十一月爲孟春。而立春反在季春之月。而孟夏之月始爲春分。二月爲孟夏。而立夏反在季夏之月。而孟秋之月始爲夏至。五月爲孟秋。而立秋反在季秋之月。而孟冬之月始爲秋分。八月爲孟冬。而立冬反在季冬之月。而孟春之月始爲冬至。節氣乖悞。時序紊亂。時不成其爲時。歷不成其爲歷。王亦不成其爲王矣。以此推之。則論語云暮春者。當是夏之正月。此時而欲浴乎沂。風乎舞雩。萬萬不能。冬衣未能卸却。而乃言春服既成耶。且考之周幽王九年戊辰。夏六月。隕霜。家南軒斷之曰。當盛夏生長之時而隕霜。是陰盛陽衰之變也。

褒姒之滅周。見於此矣。既曰盛夏生長之時。則此六月是夏正建寅之六月。斷非周正建子之六月矣。據此一節。非周時不改月。亦不改時之明證乎。然而不特此也。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於寅。周建子。雖改歲於十一月。而授民時。巡狩燕享。皆與夏時同。故其書始於春。此周之不改時月。可證之夏書也。殷建丑。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大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舉元祀三祀而只云十二月。此周之不改時月。可證之商書也。邠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訓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蠶月條桑。四月秀莢。五月鳴蜩。六月食鬱及薹。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其於月令歲時。事事皆協。而前言之日。發十一月也。二之日栗烈。十二月也。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明以十二月爲卒歲也。而人猶疑於十月之下。便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政以十一月爲歲首。乃以建子之目爲改歲也。此周之不改時月。可證之邠風也。又周官者。朱子常用其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中仲春逆暑。仲秋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此周月也。又何以與夏同也。此周之不改時月。可證之周禮也。然有難之者。曰。禮記雜記有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也。以改月論之。則正月日至。是爲冬至。七月日至。是爲夏至。冬至郊天。於禮合矣。夏至祭地。未聞禘祖。今云有事於祖。

又云孟獻子爲之。則七月禘祖。與夏父弗綦。燔柴於爨。皆譏其非禮也。何足以證周之改時與月。且考之明堂位。亦禮記也。其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六月謂之季夏。則七月日至。非仲夏之日至。不待辨而自明矣。又有難者曰。周既不改夏正。何以孔子論爲邦。而首曰行夏之時。夫夏時。孔子謂其授時出政。無過於建寅爲安。如後世衣冠。有晉巾唐巾之類。時莫妙於夏時。猶言巾莫妙於晉巾也。如謂周不用夏時。而孔子思以設政。則服周之冕。豈周之後代皆不服周冕。而孔子亦思改政之耶。况周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一代之王。自有一代之樂。韶舞雖妙。豈可襲而用之。孔子說爲邦作樂。必盡善盡美。與韶華舞一樣方妙耳。以此推之。則行夏之時。語意自明。不必矯強穿鑿。乃以常人之心。忖度聖人也。使周天王不用夏正。而孔子突然用之。則生今反古。自蹈逆亂。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我孔子爲之乎。蓋胡氏以附會孔子。欲行夏時起見。而王文成又以發明孔子。決不用夏時起見。故未免旁引曲據。以自申其說。幾將周家八百年之支干。春秋二百四十年之筆削。顛倒錯亂。紊若亂絲。是皆賢者拘泥聖言之過。豈定論也哉。

制

戲冊穰侯制

禹貢之書。蚤稱橘柚。楚騷之頌。獨著稷橙。嗅之香。食之甘。荔枝比美。赤如日。甜如蜜。萍實爭奇。江陵千戶。既有素封。湘甸三衢。可無徽號。咨爾具官。臣金衣者。發跡洞庭。馳名荆郢。廣閩浙散處四方。朱陸謝臚分三族。盧乃易姓。翻恨遇夏。卽黃北不改操。甯許渡淮爲枳。津能解渴。無勞曹孟德之望梅。性可補脾。實似顧長康之食蔗。囊中二叟。其樂不減商山。袖裏雙柑。厥孝還同陸績。映日真如鶴頂。經霜卽見雞皮。朕才乏塗林。廷鮮益智。喜聞箴砭。同汝聽鸚。畏見鱗鱗。用爾除蠹。每懷飢渴以求士。無藉酪奴。欲設醴酒以待賓。爰思長友。允稱花露。不犯楂酸。旣絕茶淫。豈爲橘虐。丹陽守呼奴勿受。汝能囑強。羞與衛車騎。同出曹封之門。東籬老同姓不親。爾獨迂疎。肯學郭崇韜。乃拜汾陽之幕。是用寵喉之舌。寄以腹心。安棗爲朋。鑽核幸非戎。李哀梨作伴。刊皮有似邵瓜。列諸草瓠。香浮新雉。况以木實。味勝木禽。爛蠹自爾知甜。碩果詎能不食。擣蠶燒薤。鱸魚怎配夫金橙。煉月烹天。橘井應鄰於銀杏。仙掌玉露降自銅人。方朔蟠桃。來從金母。特遣上林苑。從事甘茂持節。冊命爾爲穰侯。嗚呼。魏冉相秦。乃有穰侯之號。蘇軾草制。遂封萬戶之侯。爾其風播清涼。病除消渴。分壤襲鄧郢之美。提封擅蜀漢之尊。毋恃甘齋。尙思冰蘂。

戲冊峽侯制

玉川伯甘露。以平夏功。晉秩峽侯。制曰。自古喉舌之司。盟同帶礪。腹心之寄。重若干城。惟商湯有負鼎之臣。故說命得甘盤之佐。咨爾玉川伯甘露者。系出東南。名馳西北。少年入貢。遂將瑞草掄魁。壯歲選鋒。乃以紫雲樹幟。滌肝似雪。允稱清白傳家。吹氣勝蘭。雅羨芬芳徧族。居心以金石爲性。嘗欽其圭角磷磷。賦形以龍鳳成名。每見其羽儀肅肅。碧淵明月。佐爾帷幄。運籌乳窟玉泉。勝彼青州從事。以此戎生草野。籍展旂鎗。凡遇變起烽烟。特司刁斗。仙人掌隻手。擊天。驚雷莢一聲震地。素餐傳靜夜。密若銜枚。雀舌報先春。急如號箭。銳氣罔失。鼎沸於揚子江心。塘報勿訛。瓶罄於石頭城下。每逢徵調。于囊于橐。無煩玉女洞之破竹爲符。若遇分茅。載璧載圭。有似唐叔虞之剪桐作冊。建績甯爲草虎。立品肯受酪奴。所至能激濁揚清。誰謂王蒙之水厄。從來皆浴膏飲德。敢嘲陸羽之茶淫。濯魄冰壺。濟世皆蛾眉雪水。勒名玉柱。標格如蒙頂石花。啓沃從心。遇三焦則可解。厥功在目。雖百損亦何妨。爾旣立勳。救民於水火。朕思圖報。錫汝以土田。今特遣春官持節。晉爾爲峽侯。原官如故。爾其食祿宜興。以羅峽虎邱。爲汝湯沐之邑。剖符顧渚。以松蘿閬苑。爲汝芻牧之場。特進官階。復加軒冕。羨爾臭味。人皆望而知珍。咀汝甘芳。朕實喜而不寐。欽哉。

樂府

荆軻匕

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奉地圖以獻。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持匕首搆之。秦王驚起。環柱走。拔劍。劍懸室。不能卽拔。軻逐秦王。倉卒不知所爲。左右曰。王負劍。負劍遂拔。斷荆軻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摘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事所以不成。吾欲生刼之。必得契約以報太子也。左右旣前擊斬之。遂被殺。

刺韓相。謁軹里。刺王僚。吳專諸。不了事。荆狄飛。鬼夜哭。樊於期。秦舞陽。若死灰。提藥囊。有夏醫。摘銅柱。中副車。易水祖道。盡白衣。壯士一去不復歸。怒髮衝冠。空涕洟。嗚呼。怒髮衝冠。空涕洟。

漸離筑

高漸離。燕人。屠狗於燕市。與荆軻友善。荆軻旣死。漸離變姓名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某善某不善。從者以告其

主主乃使前擊筑。悲歌慷慨。座客皆驚。既而秦王召見之。有識者曰：高漸離也。秦王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王。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天雨粟。馬生角。太子丹日夜哭。軻斷臂。離矐目。爾獻圖。余擊筑。置錫鉛。只一撲。眼中出火。口生烟。肘後風雷來迅速。軻死爲丹復爲光。於期授首舞陽族。爾爲死友報強秦。爾死不爲人所促。

博沙椎

張良。韓人。秦滅韓。良年少。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五世相韓。故良因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震怒。大索天下。卒莫能得。

黃石公。赤松子。報秦仇。立韓祀。先見滄海君。千金募壯士。博浪只一椎。大索出秦市。圯上書未傳。神奇已若此。賴汝一擊功。明年祖龍死。副卽輶涼車。鮑魚臭方始。行將作帝師。肯與荆蝨齒。滿腹儲風雷。貌一好女子。是不是。問太史。

伍季刃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兇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利刃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汝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賊於都市。以謝天下。言未畢而斃。

殿前校如幪螻。腰下刃。白於雪。遇奸雄。思屠裂。事不成。反飲鐵。曾聞安祿山。腹大如邱垤。賴有李豬兒。刺出一囊血。今有大臍奴。肝腸寸寸截。咸陽三月火。臍輪燒不滅。厲鬼日夜號。噬臍悔不迭。

赤壁火

曹操伐吳。屯軍赤壁。軸輜千里。帶甲百萬。周瑜對敵諸葛亮。築台於江口祭風。東南風大作。命黃蓋詐降。駕小舟直入舟次。舟中裝硝黃。倉卒火發。煙焰漲天。江水盡赤。吳兵乘勢擊之。尸積如山。曹瞞鬚髮俱焚。僅以身免。剩十八騎走華容道。遇關公義釋。始得脫。歸謂長江天塹。終身不敢再犯。

燒曹瞞。走赤壁。燒敬業。浴血立。果是奸雄。火燒不得。諸葛祭風。周瑜對敵。江口築臺。煙迷焰急。楚尾吳頭。山焦水赤。夜走華容。割鬚棄草。搖尾乞憐。關公義釋。出祁山。誅漢賊。終三分。不得一。但願保殘骸。疑塚至七十。

司農笏

唐司農段秀實。謀誅朱泚。適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源休象笏。前唾泚。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泚黨殺之。

有舞象。觸祿山。有弄猴。擊朱泚。禽獸耳。亦爲主。段秀實勃然起。奪象笏。撲狂兇。破賊頭。出腦子。血迸流。汗當寧。笏下如轟雷。恨不萬段汝。姚李皆唐臣。附賊真無恥。禽獸且不如。夫類亦有此。

施全劍

施全。宋殿前司軍人。秦檜入朝。全持斬馬刀。邀於望仙橋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被執。檜叱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心風。舉天下要殺金人。汝獨不肯殺金人。我故來殺汝。遂斬於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聞者皆笑。五國城。青衣泣。風波亭。少保礮。殿前小校氣填胸。斬馬刀鋒如霹靂。望仙橋。遇奸賊。透革車。山棚客。刺汝原。不是心風。爾與金人何親戚。官家倚爾作長城。口吃南朝心向北。不了漢。授首級。檜賊遇此魂膽失。惟向車前加護卒。

唐琦石

唐琦紹興衛士高宗南渡事急欲航海金將琶八追至紹興李鄴爲守以城降方與琶八並馬行琦從後持一大石祝曰願天一擊殺兩賊伏道旁俟其騎過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令牽出斬之琦曰若止斫我不足爲奇吾願以布裹灌油焚燒竟日示媿降賊之臣依其言自頂燒至踵爲時已久高宗遂得脫去事聞贈將軍立廟祀之賜名旌忠

穆駿飛追將及袖石何人衛小卒李鄴琶八並轡行願天一擊殺兩賊被生禽取膝照天空。冀宏碧骨肉燒殘飛作灰。清烟散入王侯宅。漢高遠去栢人城。鳳起猶然視藪澤。天折誰能補不周。唐琦手是女媧石。

景清刺

景清初爲北平參議燕王與語悅之及卽位詣上自歸燕王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且伏鉛刀以朝先一日太史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其色赤且清衣緋入上疑之有頃默然而前左右收之得其鉛刀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母謂我王卽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尙稱王哉命抉其齒立且詢則含血前淦御衣上益怒剝其膚

刷之以鐵帚。以芻置膚。械繫長安門上。寢夢清環殿追刼之。旦日輦過長安門。清膚前者。二如欲犯駕狀。上曰。尙欲刼我耶。赤其族。掘夷其先冢籍里。轉相攀染。至數千百家。命之曰瓜蔓抄。

文曲星犯帝座。緋衣人入朝賀。佩鉛刀。藏膝髀。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坐對御衣。含血唾。鷗夷皮。實芻筓。輦過長安門。犯駕尙數步。再加瓜蔓抄。夢逐常驚怖。文皇踐祚數十年。未得一日安穩臥。

天一研

江天一。休甯人。與金聲友善。聲起義。天一身任贊畫。聲敗被禽。傳送留都。天一請從。聲曰。此死路也。而兄往何耶。天一曰。兄往成仁。弟往取義。遂與聲同至。留都羈公館。督師遣使慰勞再三。天一恐聲意游移。與同起居。不離跬步。及見督師。天一掖聲往。語稍不振。卽大聲代答。近督師座。天一出袖中石研擲之。中案前吏。督師大怒。左右刀交下。天一立死。

金中丞受梏桎。有客時碎來。與公同對質。恐公語囁嚅。代公爲訶叱。爾無姜維膽。我有常山舌。爾無朱亥椎。我有唐琦石。吁嗟乎。使爾委棄中丞岸。然不顧也。眞風馬牛之不相及。

書牘

王謔養年祖

向年搜青藤佚稿。年祖曾語某。選青藤文。如拾孔雀翎。只當拾其金翠。棄其羽毛。某以年少。務在求多。不能領略。今見佚稿所收。頗多率筆。意甚悔之。今二集具在。求年祖大加刪削。某謂幕中代筆。如白鹿表之類。悉應刪去。使後人追想高文。如王勃鬥鷄檄。其妙處正在想像之間。此某愚見及此。不識有當於尊意否也。幸踐夙言。以救前失。

與祁世培

造園亭之難。難於結構。更難於命名。蓋命名俗則不佳。文又不妙。名園諸景。自輞川之外。無與並美。卽蕭伯玉春浮之十四景。亦未見超異。而王季重先生之絕句。又只平平。故知勝地名詠。不能聚於一處也。西湖湖心亭四字扁。隔句對聯。填楣盈棟。張鍾山欲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果有解人。真不能消受此俗子一字也。寓山諸勝。其所得名者。至四十九處。無一字入俗。到此地步大難。而主人自具摩詰之才。弟非裴迪。乃令和之。鄙俚淺薄。近且不能學王謔。而安敢上比裴秀才哉。醜婦免不得見公姑。靚焉呈面。公姑具眼。是妍是醜。其必有以區別之也。

草次不盡。

與毅儒八弟

見示明詩存博蒐精選具見心力。但窺吾弟立意存人爲急。存詩次之。故存人者詩多不佳。存詩者人多不備。簡閱此集大約是明人存。非明詩存也。愚意只以詩品爲主。詩不佳雖有名者亦刪。詩果佳雖無名者不廢。蓋詩刪則詩存不能詩之人刪。則能詩之人存。能詩之人存則能詩之明人亦與俱存。仍不失吾弟存人與存詩之本意也。且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辨符檄。不能詩無害於人。不能詩而存其人。則深有害於詩也。吾弟以余言爲然否。

與陳章侯

曉起簡笥中有章侯未完之畫百有十幀。一日完一幀。亦得百有十日。况其中筆墨精工。有數十日不能完一幀者。計其歲月屈指難盡。弟見之徒有浩歎而已。文與可畫竹見人多持縑素而請者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襪。縑素純白。尙中襪材。兄所遺塗抹殆遍。一幅鵝溪不堪爲婦作褌。弟之雙荷葉又不善收藏。以此無用之物。雖待添丁長付之無益也。兄將何法用以處我。

又與毅儒八弟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儘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爲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爲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尙爲好尙哉。况蘇人極有鄉情。阿其先輩。見世人趨奉鍾譚。冷淡王李。故作妬婦之言。以混人耳目。吾輩自出手眼之人。奈何亦受其溷亂耶。且吾浙人極無主見。蘇人所尙。極力摹倣。如一巾幘。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蘇人巾高袖大。浙人倣之。俗尙未遍。而蘇人巾又忽低。袖又變小矣。故蘇人常笑吾浙人爲趕不着。誠哉其趕不着也。不肖生平。崛起巾不高。低袖不大。小野服竹冠。人且望而知爲陶莽。何必攀附蘇人。始稱名士哉。故願吾弟自出手眼。撇却鍾譚。推開王李。毅儒陶莽。還其爲毅儒陶莽。則天下能事畢矣。學步邯鄲。幸勿爲蘇人所笑。

答袁籀菴

傳奇至今日。怪幻極矣。生甫登場。卽思易姓。且方出色。便要改粧。兼以非想非因。無頭無

緒。只求鬧熱。不論根由。但要出奇。不顧文理。近日作手。要如阮圓海之靈奇。李笠翁之冷雋。蓋不可多得者矣。吾兄近作合浦珠。亦犯此病。蓋鄭生關目。亦甚尋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電母。奔走趨踰。熱鬧之極。反見淒涼。兄看琵琶西廂。有何怪異。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許多滋味。咀嚼不盡。傳之永遠。愈久愈新。愈淡愈遠。東坡云。凡人文字。務使和平人知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今人於開場一齣。便欲異人。乃裝神扮鬼。作怪與妖。一番鬧熱之後。及至正生衝場。引子稍長。便覺可厭矣。兄作西樓。只一情字。講技錯夢。搶姬泣試。皆是情理所有。何嘗不鬧熱。何嘗不出奇。何取於節外生枝。屋上起屋耶。總之。兄作西樓。正是文章入妙處。過此則便思游戲三昧。信手拈來。自亦不覺其熟滑耳。湯海若初作紫釵。尙多痕跡。及作還魂靈。奇高妙。已到極處。螳夢邯鄲。比之前劇。更能脫化一番。學問較前更進。而詞學較前反爲削色。蓋紫釵則不及。而二夢則太過。過猶不及。故總於還魂遜美也。今合浦珠是兄之二夢。而西樓記爲兄之還魂。二夢雖佳。而還魂爲終不可及也。承兄下問。故敢盡言。伏望高明。恕弟狂妄。

與祁文載

庚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此二人者。方可與註經。方可與解經。何者。註經者。於舊註外。爲解義。必須妙析奇致。大暢玄風。解

經者於字句中尋指歸。必須爛熟白文。漫加咀嚼。弟閱金剛經諸解。深恨竈外作竈。硬人人語。未免活剝生吞。又恨於樓上造樓。橫據已見。未免折橋斷路。故余之解金剛經。與余之解四書五經。無有異也。余解四書五經。未嘗敢以註疏講章先立成見。必正襟危坐。將白文朗誦數十餘過。其意義忽然有省。古人云。熟讀百遍。其義自見。蓋古人正於熟讀時。深思其義味耳。佛家以香花燈燭。虔誦經文。亦欲人思其意義。無奈今之徒衆。止知以誦經了愿。旬旬之外。不更著思。所以終無進路耳。故人能熟讀經文。深思義味。莊子所謂思之思之。神鬼通之。政謂此也。諸解具在。皆弟於朗誦白文。忽然有得。第恐錯入魔境。冀望明眼人爲弟指迷。願禱。願禱。

與李硯翁

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畫。亦就物肖形而已。蒙兄臺過譽。謂當今史學。無踰陶荊。伯樂一顧。遂多索看之人。而中有大老。言此書雖確。恨不擁戴東林。恐不合時宜。弟聞斯言。心殊不服。特向知己辯之。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爲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爲元祐之黨碑。風波水火。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朋黨之禍。與國家相爲始終。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爲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

線索甚清。門戶甚迥。作史者一味糲糊。不爲分別。則是魏收集穢。陳壽報仇。顛倒錯亂。其書可燒也。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兇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鐘。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叢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叢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新真不可不猛也。呂東萊曰。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口誅筆伐於華門圭竇之間。而老奸巨滑心喪胆落。得恃此權也。今當東林敗國亡家之後。流毒昭然。猶欲使作史者。曲筆拗筆。仍欲擁戴東林。此某所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兄臺胸無成見。不落方隅。故可痛快言之。若語他人。則似荆軻與蓋聶論劍。怒目視之。所不免矣。

與何紫翔

昨聽松江何鳴臺王本吾二人彈琴。何鳴臺不能化板爲活。其蔽也實。王本吾不能練熟爲生。其蔽也油。二者皆是大病。而本吾爲甚。何者。彈琴者。初學入手。患不能熟。及至一熟。患不能生。夫生。非澀勒離歧遺忘斷續之謂也。古人彈琴。吟揉掉注。得手應心。其間勾留之巧。穿度之奇。呼應之靈。頓挫之妙。真有非指非絃。非勾非剔。一種生鮮之氣。人不及知。己不及覺者。非

十分純熟。十分淘洗。十分脫化。必不能到此地步。蓋此練熟還生之法。自彈琴撥阮。蹴鞠吹簫。唱曲演戲。描畫寫字。作文做詩。凡諸百項。皆藉此一口生氣。得此生氣者。自致清虛。失此生氣者。終成渣穢。吾輩彈琴。亦惟取此一段生氣已矣。今蘇下之人。彈琴者。一字音絕。方出一聲。停擱既久。脈絡既斷。生氣全無。此是死法。吾輩不學之可也。吾兄素以鍾期自任。其以弟言爲然否。

與王白嶽

弟讀廉書。而知廉書之不廉也。先生曰。善讀廉書者。必能詳我所略。夫廉書之不廉。以其詳也。而先生猶以略自少。則廉書之不廉。殆無底矣。弟愛廉書者。猛思急救廉書。故止有割愛一法。夫割愛之法。必曠觀於未有廉書之前。更置身於既有廉書之外。大着眼孔。冷着面皮。硬着心腸。濃磨墨。飽蘸筆。凡正史鴻書。爲人所爛熟者。則塗之。凡御覽廣記。爲人所生造者。則塗之。凡稗官小說。語近於諧謔者。則塗之。凡佛道記錄。事涉於怪誕者。則塗之。凡就成豔異。意屬於淫冶者。則塗之。其所摘入者。麗水淘金。必求赤箭。玄圃積玉。無非夜光。其所旁及者。邯鄲磁枕。忽然另闢乾坤。其所附存者。海外扶餘。隱然復有世界。其所芟潤者。刀圭所及。便能起死回生。丹汞所加。遂欲以金點鐵。其所廣搜博覽者。上入九天。下入重淵。摘星辰於弱水。探驪龍於

延津想見其一股銳氣。一片苦心。一番猛力。熱則揮汗成漿。冷則呵冰出水。埋頭折肱。穴研髡毫。三十年以來。眞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廢楮爲山。退筆成冢。其張羅於藝林。舉網於學海。先生之書厨。經庫。自有明至此。非楊升菴。王弇州。唐荆川。不足與之語。痛癢較豐嗇矣。今書猶未峻。而帙已等身。何況以之殺青。以之壽木哉。弟惟極愛廉書。故欲急救廉書。如良工以楨檀減塑佛像。去一斧妙一斧。加一鑿則精一鑿。蓋其繁枝錯節。惟先生自知之。亦惟先生自削之。若欲假手他人。又工僇匠石之所攬指而却走矣。珍重先生。勿吝洵汰。勿靳簸揚。以冀成此異寶也。愚弟清饑顓望果腹。

與張彊仍

不肖以廢棄陳人。株守泉石。並不與聞戶外之事。而郡縣不知。何所見聞。乃以會稽志事相屬。不肖辭讓再三。不得愈允。正在踧踖。賴有宗兄。肯毅然任事。不吝糗糧。糾集多人。抄寫謄錄。兼之對神立誓。決不受一錢。決不啜人杯酒。匠心筆削。眞使游夏不能贊助一辭。不肖在局。亦僅可生嘯畫若。飲酒食肉而已。故於凡例之外。不敢多贅一字。蓋至慎也。卷首書名。自當以宗兄爲首事纂修。不肖列名較閱。亦邀榮甚矣。不曉當事何意。又以賤名纂列兄前。而并不用兄原本。乃屬童兄舜隣。倒顛錯亂。考之原書。挂一漏九。留三增七。有所作好。則踵事增華。有所

作惡。則變本加厲。王德邁大爲詫異。言之。府公劈板數十餘塊。嚴飭中尊。命其聘人再訂。今雖得廢之。愈兄力除前弊。爲之易轍改絃。然滓穢甚多。實難湔滌。譬之舂米。糠粃穉稗。攪和既多。則揀擇爲難。雖鑒別如碧眼波斯。亦不能簸揚盡淨也。不肖力請當事。欲除賤名。又不得請。在當日兄之著述。弟乃竊之。則吾兄爲向秀。弟爲郭家。在今日弟所竊取者。又被他人竊之。則他人爲齊邱。弟爲潭峭矣。中心憤懣。實不自安。古云。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捷挫拈拊。不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僭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所謂難也。弟與兄同病。故特向兄道之。使後之讀志者。知此一段苦楚。則狐竊虎皮。難瞞具眼。或能見諒吾輩。未可知也。

與周鐵伯

吾兄樸茂長厚人也。言事訥訥。不易出諸口。而爲弟較正石匱書。則善善惡惡。毫忽不爽。欲少曲一筆。斷頭不爲。則兄又剛毅。強人也。細觀諸傳。見吾兄筆削之妙。增一字如點龍睛。刪一字如除棘刺。張乖厓以蕭楚材爲一字之師。弟受兄千字萬字之賜。則弟當百世師之。又不止一世之師矣。至於傳中之依附東林。借名竊祿。吾兄恥之。弟亦恥之。趨承要典。媚璫邀榮。吾兄恨之。弟亦恨之。皮裏陽秋。不謀自合。示我高言。真如飢十日而饗以太牢也。弟向修明書。止至天啓。以崇禎朝既無實錄。又失起居。六曹章奏。闖賊之亂。盡化灰燼。草野私書。又非信史。

是以遲遲以待論定。今幸逢谷霖。查文宗欲作明史記事本末。廣收十七年朝報。充棟汗牛。弟於其中。簸揚淘汰。聊成本紀。並傳崇禎朝名世諸臣。計有數十餘卷。悉送文几。祈着丹鉛。以終厥後。弟蓋以先帝鼎升之時。遂爲明亡之日。並不一字載及宏光。更無一言牽連昭代。兄可任意較讎。無庸疑慮也。專此奉懇。伏望垂俞。

與包巖介

前承垂顧。弟偶他出。不及倒屣迎兄。殊爲懊恨。今承郵致蘭亭和諸詩。如金谷園石崇門富。火浣布衣。及僕從珊瑚樹。堆堞階墀。弟如范母。望之却走矣。後見畫詩樓詩。又復奇妙。真得詩畫合一之理。弟獨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因摩詰一身兼此二妙。故連合言之。若以有詩句之畫作畫。畫不能佳。以有畫意之詩爲詩。詩必不妙。如李青蓮靜夜思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有何可畫。王摩詰山路詩。藍田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尙可入畫。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則如何入畫。又香積寺詩。泉聲細危石。日色冷青松。泉聲危石。日色青松。皆可描摩。而細字冷字。則決難畫出。故詩以空靈纔爲妙詩。可以入畫之詩。尙是眼中金銀屑也。畫如小李將軍樓臺殿閣。界畫寫摩。細入毫髮。自不若元人之畫。點染依稀。烟雲滅沒。反得奇趣。由此觀之。有詩之畫。未免板實。而胸中邱壑。反不若匠心訓手之爲不可及也。吾兄精於藻鑑。故以此言就

正高明。惟祈晉而教之。

與胡季望

金陵閔文水死後。茶之一道絕矣。紹興惟魯雲谷略曉其意。然無力裝載陽和山泉。恆以天泉假充玉帶。則茶香不能盡廢。且以做茶日鑄。全靠本山之人。是猶三家村子。使之治山珍海錯。烹飪燔炙。一無是處。明眼觀之。祇發一粲。蓋做茶之法。俟風日清美。茶須旋采。抽筋摘葉。急不待時。武火殺青。文火炒熟。窮日之力。多則半觔。少則四兩。一鍋一小錫罐盛之。養水嘗試。其香味一樣。則合成一瓶。如一鍋焦臭。則不可攪和。倘雜一片。則全甕敗壞矣。瑞草雪芽。其托胎具在於此。吾兄精於茶理。故向兄言之。且吾兄家多建蘭茉莉。香氣薰蒸。簪入茶瓶。則素磁靜遞。間發花香。此則吾兄獨擅其美。又非弟輩所能幾及者矣。異日缺月疎桐。竹爐湯沸。弟且攜家製雪芽。與兄茗戰。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也。臨楮一笑。

瑯嬛文集 卷之四

傳

家傳

張岱曰。李崆峒之族譜。鍾伯敬之家傳。待崆峒伯敬而傳者也。岱之高曾自足以傳。而又
有傳之者。無待岱而傳者也。岱之大父亦自足以傳。而岱生也晚。及見大父之艾艾。以前無聞
焉。岱即欲傳之。有不能盡傳之者也。岱之先子。岱知之真。積之久。岱能傳之。又不勝其傳焉者
也。是以岱之傳吾高曾祖考。蓋難於李難于鍾者也。雖然。其可終無傳哉。終無傳。是岱能傳我
有明十五朝之人物。而不能傳吾高曾祖考。則岱真罪人也。岱乃泚筆而志曰。傳吾高曾祖
考。月去其蝕。則闕者可見也。傳吾大父如寫照。肖其半則全者可見也。傳吾先子如網魚。舉其
大則小者可見也。岱不才。無能爲吾高曾祖考另開一生面。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
面而已矣。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岱之高曾祖考。幸而不
爲厲之人。而岱之傳而不能酷肖吾高曾祖考。則夜半取火而視之。惟恐其似己。與惟恐其不
似己。其心則一也。

高祖諱天復，姓張氏，號內山，生正德癸酉。太高祖以二伯子既儒，令高祖賈。高祖泣曰：兒非人，乃賈耶？壯其語，仍命業儒。及冠，補縣諸生。華亭徐文貞行學，得高祖牘，置第一。明年復按越，一夕叩戶急，舉火視之，則文貞也。謂高祖曰：若往助我，拉之去各縣，牘出頗得人。閱山陰，高祖以嫌辭。文貞曰：以若首第二以下，若自定之。是年，遂與伯兄漢陽公讀書天衣寺。先輩蕭靜菴先生精青鳥術，卜兆天衣山，期其門人陳司李者僉主。司李至，謂穴非是，與蕭師爭論。再三齟齬不入。司李散步寺中，問寺僧此地有讀書人否？僧曰：有張茂才者，讀書守寺，詢其名，大喜曰：吾門人也。亟召見，遂屏人攜高祖至山椒，曰：此地當大貴，蕭師盲耳。若留意，高祖誌之。後竟得爲五世祖葬地。既葬，方嘉靖改元，漢陽公先舉於鄉。高祖舉癸卯，丁未成進士，授祠部主事。歷吏兵二部，視全楚學政，調雲南臬副。沐氏縱恣不法，高祖佩臬司篆，屢以強項見左。後武定亂，高祖提兵出討，與元戎會，問道驅巨象四十有二，雜毡衫鐵鎧，出入洞菁，猩狖間，倅名酋以十數，斥地二千餘里。惟時功當伯沐，氏犖金鉅萬，餌高祖曰：孰不聞沐氏滇者，功出爾，則無沐矣。盍以金歸公，而功歸沐，則爾得。高祖以犖金相鬻，非人臣所宜，嚴詞絕之。沐氏知不可餌，乃犖金至都，賂當事者，齧齧之。時高祖已遷甘肅，道行太僕卿，方抵家，疏入，逮對雲南，文恭掖之，走萬里，往對簿滇中。當道皆沐氏私人，惟直指稍持公道。滇中傳其丁憂報，且至，文恭急走問。

計於黔撫麟陽趙公。趙公者高祖戚也。稱文恭曰舅。且曰：按君報逮馬上將入境矣，而尊人對簿事得一月方了，奈何？事在今夕，吾與舅熟思之，遲則不可爲矣。文恭徹夜走庭除，計無所出，則泣。公於暗中出呼舅曰：有策乎？對曰：無有。復泣。公亦泣。如是者至再，至三天曙。文恭鬚髮皓然成頰白矣。公見之大驚曰：孝子孝子，吾計已定。若第至滇，速了對簿事。公囑一胥至屠香驛伺之。有差馬入滇，偵是下檄按院者，拉得之以鬥毆。喊轅門，吾自有說。胥奉命果得下檄者，喊轅門。公問之，輒應曰：鬪毆。公曰：鬪毆巡撫耶？發所司將二人監。後經月取出訊之，乃曰：某下按院丁憂檄者，此人拉至，累羈候者月餘矣。公曰：若不蚤言，亟釋之。馳至滇，高祖事已得雪，遂歸里。歸則搆別業於鏡湖之陲，高梧深柳，日與所狎縱飲其中。命一小僮踞樹顛，俟文恭舟至，輒蕭衣冠待之。去卽開門轟飲，叫噓如故也。辛未，文恭魁大廷，高祖益喜，召客嘯咏豆觴，日淋漓。遂病痺，六十二乃卒。劉安人有遠識，高祖視學湖湘，文恭領鄉薦，安人曰：可以知足矣。因諷高祖作歸計，後註誤雲南，備諸苦，深悔不用安人之言。及文恭登第，安人愈作憂危曰：福過矣，福過矣。是冬文恭以星變上疏觸忌諱，人皆危之，恐駭安人，不以聞。會有族人自外至，驟言之，安人謂王宜人曰：有是乎？宜人曰：有之，不敢言耳。安人笑曰：兒能效忠，吾何憂？己而疏中留不報，安人乃雪涕謂文恭曰：汝父母老矣，奈何出位言以冒不測耶？文恭亦垂涕，自是緘口不復言。

玄孫張岱曰。岱家發祥於高祖。而高祖之祥正。以不盡發爲後之人發。高祖之所未盡發者。未免喪越太甚。華繁者鮮其實。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文恭方魁大廷。而劉安人遽憂福盡。嗚呼。高祖母之心何心哉。

曾祖諱元汴。號陽和。少稚魯。六行書讀竟日。然熟則不復忘。六歲從太僕公葬天衣墓。黑氣出壙中。瞇瞞山谷。匠石急舁土覆之。曾祖曰。此殺氣也。縱之使出。太僕公從其言。頃之黑氣盡。而青氣繼之。遂揜壙。年十七。太僕官儀部。楊椒山棄西市。曾祖設位於署。爲文哭之。悲愴憤鯁。聞者吐舌。戊午歸娶。遂舉於鄉。是冬。走湖湘。省太僕公。遂止。不會試。次年。歸築室龍山。遂邀太外祖朱金庭先生。少宗伯羅康洲先生。讀書其中。十年不輟。戊辰。同上春官。獨曾祖不第。而太僕公又以武定功爲忌者所中。有詔逮訊于滇。曾祖自都中馳歸。身掖太僕公。至滇對簿。幸而得雪。又慮有中變。囑所親護太僕公歸。而自以單騎。并日馳京師。白當道。始得俞旨。旨下。則又以單騎馳歸。慰太僕公於家。一歲而旋遶南北者三。以里計者三萬。年三十。而髮種種白。辛未臚唱。中官見曰。今日那得此老狀元。蓋嫌其髮白也。曾祖舉禮闈。實出康洲先生門。填榜發覆。康洲見曾祖名。乃大笑曰。此余結髮老友。今屈作門生。是大可笑事。放榜後。曾祖投門生刺。往見康洲。康洲曰。二十年好友。以一日棄之可乎。因謝之。曾祖睇目熟視康洲。乃歎曰。誠哉言。

也。雖然，非羅康洲不肯，非我張陽和不敢。遂坐上座，明年星變，上疏言切直。既上，以揭帖詣座師張江陵。江陵不出見，第遣謂曰：如此門生，十五年卽望代我，何見小如此？又曰：既如此，我亦不爲渠地。曾祖曰：待爲地，當不上疏矣。竟出語傳入。江陵曰：是子病狂矣。疏入不報。曾祖乃請告歸。遂遇太僕之變。里居四年，私刺不入公門。遇鄉里有不平事，輒侃侃言之，不少避。徐文長以殺後妻下獄，曾祖百計出之。在文長有不能知之者。一日，文長在座，句一小孫，曾祖不答。戊寅北上，屬大父曰：天池喜此僮，我去，汝往送之，勿告以我意可也。至京，江陵驕恣日甚。曾祖歲時旅進，一揖而已，更不私謁。嘗語人曰：某門人也。皂囊白簡，以讓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某總死不爲也。壬午，以皇嗣誕生，齋語告楚中六王。事竣，省太安人於越。太安人病，上疏請告。太安人曰：汝吉行，不可以病請。強之行，不百里，忽心動，馳歸。五日而太安人逝矣。居廬修紹興府志及會稽縣志。山陰志則向出太僕公手。三志並出。人稱談遷父子。丁亥復職。陞左諭德。侍經筵。先是以覃恩上疏乞復父官，詔予冠帶。至是復申前請，詔格不許。曾祖乃伏地哭曰：痛哉！吾不能以至誠動天。昭雪父冤，何以見吾父地下乎？於邑不已。遂成瘵疾。戊子三月增劇，竟不起。臨革一語不及私。伏枕呼陛下者再曰：朝臣亦多有人目瞑。門人曾鳳儀呼曰：師平日功夫正在此際用。復張目拱謝之。乃瞑。曾祖家居嗃嗃，待二子。二子婦及二異母弟，二弟媳動輒以禮。

黎明擊鐵板三下。家人集堂。肅拜大母輩。類盟不及。則夜纏頭護髻。勿使鬢髮。家人勞苦。見鐵板。則指曰。此鐵心肝焉。曾祖誕日。大母輩衣文繡。稍飾珠玉。曾祖見大怒。褫衣及珠玉。焚之階前。更布素。乃許進見。平居無事。夜必呼二子。燃炷香。靜坐夜分始寢。王宜人。六湖王公女也。天性儉約。不事華靡。日惟結線網巾。一二頂。易錢數十文。輒用自喜。僕奴持出。市人輒曰。此狀元夫人所結也。爭售之。曾孫張岱曰。吾文恭一生。以忠孝爲事。其視大魁殿撰。爲吾忠孝所由出。則大魁殿撰。是吾地步。非福德也。其視爲福德者。則爲享福之人。其不視爲福德。而視爲地步者。則仍爲養福之人也。不然。而飲食宮室之奉。文恭何求不得。而種種之不如後人何也。

祖諱汝霖。號雨若。幼好古學。博覽羣書。嘗時以文恭命。入獄視徐文長先生。見囊盛所著械懸壁。戲曰。此先生無絃琴耶。文長摩大父頂曰。齒牙何利。案頭有闕編序。用怯里赤馬。大父曰。徐先生。怯里馬赤。那得誤怯里赤馬。文長咋指曰。幾爲後生窺破。少不肯臨池學書。字醜拙。試有司。輒不利。遂輸粟入太學。淹蹇二十年。益勵精古學。不肯稍襲佔俾。以冀詭遇。文恭捐館。家難漸至。縣官修舊隙魚肉人。大父讀書龍光樓。輟其梯。軸輻傳食。不下樓者三年。田產居積。多爲人豪斂。不敢阻。直聽之而已。江西鄧文潔公。至越。弔文恭。文恭墓木已拱。攀條泫然。悲咽而去。大父送之郵亭。文潔對大父。邑邑不樂。蓋文潔中忌者。言大父近開酒肆。不事文墨。久

矣。故見大父輒歎。是日將別。顧大父曰。汝則已矣。還教子讀書。以期不墜先業。大父泣曰。姪命蹇。特耕而不穫耳。蘆蓑尙不敢不勤。文潔曰。有是乎。吾且面試子。乃拈六十而耳順題。大父走筆成文。不加點。文潔驚喜。擊節曰。子文當名世。何止科名。陽和子其不死矣。是年當入試。方東裝而王宜人又逝。襄事畢。仍上龍光樓。輟梯傳食者又三年。甲午正月朔。卽入南都。讀書鶴鳴山。晝夜不輟。病目昏。下幃靜坐者三月。友人以經書題相商。入耳文立就。後有言及者。輒塞耳不敢聽。入闈日。未午卽完牘。牘落一老教諭房。其所取牘上大主考。九我李公。嘗不佳。令再上。上之不佳。又上。至四至五。房牘且盡矣。教諭忿恚而泣。公簡其牘。少七卷。問教諭。教諭曰。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資耳。公曰。亟取若笑資來。公一見。撫掌稱大妙。洗卷更置丹鉛。易經。以大父擬元。龔三益次之。其餘悉置高等。填榜。南例無胄子元者。遂首龔。抑置第六。公後語人曰。不以張肅之作元。此瞞心昧己事也。揭榜後。大父往謁房師。房師闔門拒之曰。子非我門人也。無溷我。乙未。成進士。授清江令。調廣昌。僚案多名下士。貞父黃先生善譴弄。易大父爲紈袴子。巡方下疑獄。令五縣會鞠之。貞父語同寅曰。爰書例應屬我。我勿受。諸君亦勿受。吾將以困張廣昌。大父知其意。勿固辭。走筆數千言。皆引經據典。斷案如老吏。貞父歛然張口。稱奇才奇才。遂與大父定交。稱莫逆。滿六載。考卓異第一。擬銓部。朱文懿公以石門舅。祖方在文選。力辭之。授兵

部武選司主事。丙午副山東。大父感李文節以落卷見收。至闈中。顯以搜落卷爲事。於落卷中得李延賞者。文古崛。每篇字不滿三百。多不作結語。排衆議中之。解卷。部訐落職歸。數年間頗畜聲妓。磊塊之餘。輒以絲竹陶寫。辛亥朱恭人亡後。乃盡遣姬侍。獨居天鏡園。擁書萬卷。日事紬繹。暇則開山九里。每日策杖於猿崖鳥道間。作游山檄。徧游五洩洞巖。天台雁宕。玉甌諸峯。詩文日進。甲寅當事者以南刑部起大父。與貞父先生復同官。白下拉同志十餘人爲讀史社。文章意氣名動一時。丁巳。貞父視學江右。大父視學黔。黔固鬼方。而所得士瑰異多軼才。有楊文驄者。冠郡庠。而經義失旨。撲之十日。屬教官日理經三卦。完則押至所按。地方送背。是科文驄遂魁。黔榜入殼者三十五人。無不冠軍。而第二人梅豸者。則初試受撲。而大收則又冠軍者也。黔中謂三百年來無此提學。十月主武關。策中獨問奢蘭二酋。謂其變在旦夕。其爲防禦計甚悉。不逾年。變起重慶。而大父之言如左券。川督張鳳皋先生重大父才。凡帷幄事悉與參酌之。尋晉廣西參議。猺獠亂。大父提兵往討。有苗人龍阿者歸部下。大父請於制臺。授指揮銜。自粵至黔。千有餘里。悉底定。龍阿練強卒五千。曰張家。所向無敵。天啓辛酉。大父以病歸。龍阿攜兵送盡黔界。慟哭而去。歸卽築峒於龍山之趾。嘯咏其中。壬戌起湖西道。過清江。父老攜婦子出酒肴茶核。走與前跪送曰。我恩主父母也。追隨數十里。歡呼不絕。癸亥還山。明年又轉

副閩臬。大父意不欲出。勉強之。福甯。繳憑即歸。己丑三月。病瘵。癱不起。朱恭人者。朱文懿公女也。文懿公與文恭讀書龍山。嘉靖丙辰七月七日。與文恭指腹爲姻婭。所割襟。岱猶及見之。其色灰蠶。蓋重滌白布也。甲辰。文懿公當國。子孫多驕恣不法。文懿公封夏楚。貽書大父。開紀綱某某。屬大父懲之。猶我大父令臧獲。捧夏楚。立至朱氏。摘其豪且橫者。痛決而逐之。不稍縱。其子孫至今猶以爲恨。長孫張岱曰。我張氏自文恭以儉樸世其家。而後來宮室器具之美。實開自舅祖朱石門先生。吾父叔輩效而尤之。遂不可底止。大父自中年喪偶。盡遣姬侍。郊居者十年。詩文人品。卓然有以自立。惜後又有以斂之也。倘能持此不變。而澹然進步。則吾大父之詩文人品。其可量乎哉。

先子諱耀芳。字爾弢。號大滌。少極靈敏。九歲卽通人道。病瘵幾死。日服參藥。大父母夾持之同宿。至十六而方就外傳。時文恭與郡守蕭公講學於陽明祠。先子善歌詩。聲出金石。太守厚賚之。十四補邑弟子。遂精舉子業。大父教之。惟讀古書。不看時藝。先子獨沉埋於帖括中者四十餘年。雙瞳旣眊。猶以西洋鏡挂鼻端。漆漆作蠅頭小楷。蓋亦樂此不爲疲也。先大父世產僅足供饘粥。通籍。令清江。疲敝蕭條。鬻產佐費。先子家故貧薄。又不事生計。薪水諸務。一委之先宜人。宜人辛苦拮据。居積二十餘年。家業稍裕。後以先子屢困場屋。抑鬱牢騷。遂病翻胃。先

宜人憂之。謂岱曰：爾父馮唐易老，河清難俟。或使其適意園亭，陶情絲竹，庶可以解其岑寂。庚辰以來，遂興土木，造船樓一二，教習小僮，鼓吹劇戲，一切繁靡之事，聽先子任意爲之。宜人不辭勞苦，力足以給。故終宜人之世，先子哀然稱富人。也。泰昌改元，先宜人厭世，而先子又遭奇疾。凡事燭傷，不出三年，家日落矣。天啓辛酉，復就試南雍，幾得復失。甲子丁卯，闈牘佳甚，而又不售。是年五十有三矣。諸叔父勸駕，乃以副榜貢，謁選授魯藩長史。司右長史魯獻王好神仙，先子精引導，君臣道合，召對宣室，必夜分始出。自世子郡王以至諸大夫國人，俱向長史庭執經問業。戶屢常滿。是年山東妖賊猖獗，圍兗州城三匝。先子任城守，出奇退賊。時當道撫軍宏所沈公監軍半舫劉公巡道盤初蔣公，皆敬禮先子，稱莫逆。一日在半舫座中，半舫善畧書，滕李宰請額。半舫曰：苦無佳語。先子曰：薛歸於滕，今李宰晉秩郡司馬，宜書薛大夫。一座叫絕。先子起，亦請畧額。半舫曰：能工確如前語，卽爲公畧之。先子曰：季孟之間，非魯右史而何。半舫復大噓稱賞。嘉祥令趙二儀物故，欠庫銀千八百兩無抵。沈宏所強先子畧篆啓王得俞旨。先子至邑，見趙令，妻子羈廣柳車中，淒其可憫。乃出己橐爲代償，而復以百金爲麥舟之贈。嘉祥人德之，爲立張國相捐金之碑。嘉祥獄中死囚只七案，先子悉爲平反之。殺人者曰義士，盜曰俠客。報仇者曰孝子。讞上司道笑之，爲減二人死。先子猶申請再三，或勸已之。先子曰：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解事歸。益究心冲舉之術。與人言多荒誕不經。人多笑之。先宜人去世。先子內妾周氏。席捲資斧。恐以宦况歸遺諸子。乃勸先子置產兗州。請必無歸。以罄其囊。辛未罷職。先子欲一省先人墳墓。給周氏曰。吾家尚有剩產。當爲子拔宅再來。九月抵家。日促先子行。而先子見子婦孝敬。心安之。然又不肯傷周氏意。猶日日戒束裝不置口。先子喜談諧。對子姪不廢謔笑。一日周氏病。先子憂其死。岱曰。不死。先子曰。爾何以知其不死也。岱曰。天生伯髡。以亡吳國。吳國未亡。伯髡不死。先子口嘗岱。徐思之。亦不覺失笑。壬申十二月。先子強健如常。忽言二十七日吾將去。三日。前偏辭親友。果於是日午時無疾而逝。先子善飯。是日早膳。猶兼數人之餐。蓋先子身軀偉岸。似舅祖朱石門公而稍矮。壯年與朱樵風表叔較食量。每人食肥子鵝一隻。重十觔。而先子又以鵝汁淘麵。連啜十餘碗。表叔捧腹而遁。陶宜人生於會稽。陶氏外大父蘭風。府君爲清白吏子孫。宜人以荆布遺嫁。失歡大母。後以拮据成家。外氏食貧。未嘗以纖芥私厚。以明不負先子所託。大母朱恭人。性卞急。待宜人嚴厲。克盡婦道。益加恭慎。辛亥。先子客鄞。大母卒於三叔之儼居。湫隘不能成禮。大父欲遷祖居。以俗忌旅櫬不宜入宅。遲疑不決。宜人力請歸宗。以凶煞自認。大父喜曰。女中曾閔也。後屢遭禍祟。終不自悔。長子張岱曰。先子少年。不事生計。而晚好神仙。宜人以戮力成家。而妾媵子女臧獲。輒三分之。先子暮年。身無長物。則是

先子如邯鄲夢醒。繁華富麗。過眼皆空。先宜人之所以點化先子者。既奇且幻矣。不肖岱妄意先子之得證仙階。或亦宜人之助也。

附傳

張岱曰。家傳之有附。何也。附吾仲叔葆生。三叔爾舍。七叔爾蘊也。仲叔死七年。三叔死十年。七叔死三十六年。而尙未有傳。則是終無傳也已。人之死而寂寂終無傳者有之矣。惜乎吾三叔者。皆可傳之人也。三叔者。有瑜有瑕。言其瑜則未必傳。言其瑕則的的乎其可傳也。解大紳曰。甯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然則瑕也者。正其所以爲玉也。吾敢掩其瑕以失吾三叔之玉乎哉。

仲叔諱聯芳。字爾葆。以字行。號二酉生。而頭仄向左。文恭公憂之。乃以大秤錘懸鬢上。墜其右。坐鄉塾。命小僮持香伺左。稍偏則燂其額。行之半年。不復仄。仲叔少先子一歲。兄弟依倚。文恭公以假滿入都。仲叔方四齡。文恭公鍾愛先子。攜之北上。仲叔失侶。悲泣不食者數日。時劉太安人在堂。遣僮足追返。迨先子歸。而仲叔始食。嗣是同起居。息風雨晦明者。四十年如一日。先子專攻帖括家言。仲叔喜習古文辭。旁攻畫藝。少爲涓陽石門先生所喜。多閱古畫。年十六七。便能寫生。稱能品。後遂馳聘諸大家。與沈石田。文衡山。陸包山。董玄宰。李長蘅。闕虛白。

相伯仲叔復精賞鑒。與石門先生競收藏。交游遂遍天下。癸卯落第。至淮安。有賈客以鐵藜天然兒貨者。淮撫李修吾以百金相值。仲叔以二百金得之。放舟亟行。李修吾飛騎追躡。見朱文懿勘合。不敢問而返。自是收藏日富。大江以南。王新建。朱石門。項墨林。周銘仲。與仲叔而五焉。丙午。造精舍於龍山之麓。鼎彝玩好。充牣其中。倪迂之雲林秘閣。不是過矣。戊午。折卷。填名三十五。而本房以次經。稍註註誤。大主考慎之。特問監臨王墨池先生。且曰。山陰與京兆同里。若是名士。不妨中之。墨池不答。遂易以他卷。及榜定。墨池始嘆曰。此天下名士。不佞受業弟子也。頃避嫌不敢對耳。主師大懊惜之。丁卯。小草一出。遂倅太平。次年。調蘇州府。倅之有調繁。自仲叔始。辛未。大計。中忌者以不及。鐫級。司道曰。張倅而不及。誰有餘者。乃謂仲叔曰。人言爾不及。爾只行有餘事。遂以鐫級官委解。自祭到京。補河南臬幕。署篆陳州。時賊逼宛水。刀戟如麻。仲叔登陴死守。日宿於戍樓。夜尙燒燭爲友人畫。重巒疊障。筆墨安詳。意氣生動。識者服其膽略。次年。陞孟津縣令。謫官之得轉正印。亦自仲叔始。孟津有城無濠。仲叔至。爲掘濠。不日而就。邑人王鐸。爲作靈濠碑記。滿六載。陞揚州司馬。分署淮安。督理船政。史道鄰廉仲叔才漕事。緩急一以委之。無不立辦。癸未。流賊破河南。淮安告警。仲叔練鄉兵守清江浦。以積勞致疾。遂不起。仲叔一子。孳。任誕不羈。不事生業。仲叔計數萬輒盡。宦囊又數萬亦輒盡。仲叔好古玩。其所

遺尊鼻面葬名書法錦以千萬計。不數日亦輒盡。仲叔姬侍盈前。岱曾勸叔父出之。姬侍曰：「奴何出作張氏鬼耳。」仲叔喜亟。呼岱聽之。姬侍對如前。岱曰：「幸甚。」甲申。岱同幕弟奔喪。姬侍林立。請曰：「得蚤適人。相公造福。岱笑曰：「張氏鬼奚適耶。」姬侍曰：「對老爺言耳。」年少不得卽鬼。卽鬼亦不張氏待矣。幕弟笑而遣之。亦輒盡。猶子張岱曰：「以吾叔父之相貌才略。術數權謀。可作戎政司馬。其功名斷不在張銅梁吳寰洲之下。惜乎其宮室器具之奉。實埒王侯。岱所謂褻越之太甚者。正謂此也。」仲叔嗜古。卽一隄廩不肯輕棄。而銅雀諸妓。可謂朝夕西陵。乃不移時而散如泡幻。則是貨利嗜欲之中。無吾駐足之地。何必終日勞勞持籌握算也。

三叔諱炳芳。號三峨。幼時佻傷。與羣兒嬉。見文恭公一跳而去。走匿諸母房。不能卽得也。文恭公惡之。乃以薄瓦磨礱。裁如履趾。綴之屨下。見文恭一跳。其瓦底碎。卽縛而笞之。少有機穎。與人交。輒洞肺腑。談言微中。無不傾心向之。雲間何士抑。金斗許芳。谷官於越。三叔居幕下。不咨詢。不敢理郡事。三叔以諸生。遂翫大廈。土木精工。費且鉅萬。皆赤手立辦之。不爲苦。天啓丁卯。不攜寸鏹。走京師。以一席言。取內閣祕書。如取諸寄。三叔曾語岱曰：「恩留三相。費省七千。蓋實錄也。」三叔機警善應變。目所見輒終記不忘。凡臺省部寺。朝上疏。夕必伺於三叔之門。探問消息。車馬填擁。行者不得路。而夜歸見客。必四鼓。旨一出。有喜事。卽以赫蹏走報。時人稱之。

張喜雀。間日入直。則衙署稍閒。一出直。則蠅附蜂攢。撩撥不去矣。外省藩臬諸公出京。有所屬。必走辭。大老在座。伺於鄰居。或旬日不得一見焉。粵撫許芳谷走萬金於宜興。託三叔爲介。三叔頷之。而金不至。其差官遲迴。簡不得。性下急。直走問宜興。宜興謝無有。問誰居間。曰張中書。亟召三叔。三叔趨至。宜興迎而問曰。粵撫事果否。曰有之。宜興出一拇指曰。有之。曰不至。何也。三叔請問。遂屏人語曰。太師何言之遽耶。粵差官不愼密。廠衛調之急。伺稍閒。中書擲原物。敲之去耳。宜興亟點頭曰。甚善。急遣之。且曰。中書君愛我。三叔出呼差官。嘗曰。暮夜金。而欲相公當堂承認。有是理乎。無回簡矣。我一書亟報若主。馳至粵。許芳谷以差官債事。立斬之。後有行金者。委之卽去。無復敢問。戊寅。九山伯爲南戶科。疏參巡漕史蔣齋。本入。三叔持之勿上。以告蔣。蔣德之。九山伯以疏羈留不上。特參訥言。三叔懼。簡疏卽上。下蔣獄。遂以三叔索謝不得。故僥留而僥上之。亦以疏抨三叔。齟齬者四年。而蔣竟瘐死。三叔歸里。見伯曰。九山累我。九山伯曰。三峨累我。語語格不相下。三叔恚怒。嚙嚼不能語。歸卽癡發。不兩月而殂。臨終。詔諸子曰。棺中多著筆札。我入地當徧告之。壬午九月。九山伯以補官入邸。三叔見夢於貞子弟曰。我與九山在臨清結案。屈王司馬峨雲一行。汝明晚於家中設餞。多燒輿馬從人。我且亟去。貞子從其言。備牲醴致餞。設賓主席。上食如生前。祭畢。澆灌。旋風起。桌下燈燭盡滅。步履蹉躓。真若有車。

馬行者十月九山伯殉難臨清而結案之言先於八月見夢厲鬼之靈而很也如此猶子張岱曰三叔父其今之蔡澤乎赤手入秦立談間即取大位又能於卿相之前顛倒侮慢提挈而奴使之是豈碌碌庸人所能遽辦乎心之所恨力能致之於死而又能厲鬼畫見以雪其憤則殺氣陰森真有不可犯者矣三叔鬚眉如戟毛眼倒豎未嘗正視人而人亦不敢正視

季叔諱燁芳號七磐生而跋扈不喜文墨招集里中俠邪相與彈箏蹴鞠陸博搏蒲傅粉登場鬪鷄走馬食客五六十人常蒸一豕饗客啖者立盡據牀而嘻性好啖橘橘熟堆砌牀案間無非橘者自刎不給輒命數僮環立剝之冬月諸僮手龜皸瘃黃入膚者數層更喜豪駿馬以三百金易一馬曰大青客竊往躡柳與他馬爭道泥濘奔蹶四蹄迸裂而死叔知即命帷蓋葬之恐傷客意置不問里中惡少年稱曰主公走赫蹏招之不輒至即有以誰何之王某者素鬪強又狎其弄兒叔欲置之死地某逃過江至鎮海樓下有猗犖壯士數十人手持應天巡撫大牌云是越牢大盜椎棒交下立斃之遽去年二十見諸父爲文社視所爲制藝曰徒爾爾亦何極遂下帷讀書凡三年業大成挾一編走天下海內諸名士無不傾倒諸俠邪不能遣而天下士又多就之客日益後築室爐峯日游城市夜必往山宿山窗未曙又督促入城輕舟八楫猶嫌其遲也四方名宿亦多入山訪之乙卯宋羽皇謝耳伯至山破雨游雲門水漲赤體走冷

谿中衝激過頂。致病兩踝。九月服劫藥。有小效。醫者曰。藥中有大毒。日食一分藥一囊。以百日盡。季叔曰。誰能耐此。罄囊中藥。一夕啖盡。毒發遂死。季叔殯。宋羽皇謝耳伯始去。後客有來弔。不通主人。徑造殯所。留詩去者。則鄭孔肩。吳伯霖。閔子將。嚴印持。黃元辰。李長蘅。陳明卿。文一起。陳古白。繆當時。方孟旋。艾千子。陳大士。羅文止。邱毛伯。章大力。韓求仲。宋比玉。蕭伯玉。萬茂先。季叔死之六日。仲叔在燕邸。夢季叔乘大青馬。角巾緋裘。僕從五六。貌俱怪。問弟何來。曰。候阿兄耳。弟有自度詩爲兄誦之。曰。斂色危襟向友朋。我生聚散亦何辛。而今若與通音問。九里山前黃鳥鳴。仲叔疑其不祥。偪前牽其袂。叔卽上馬去。仲叔尾而追之。則舉鞭遙指曰。阿爺思兄甚。兄其亟歸。人騎遂失。仲叔誌其詩以歸。蓋卽季叔死前三日所作自度詩也。自度詩凡五首。猶子張岱曰。語云。千里馬善蹄鬻人。蓋不蹄不鬻。不成其爲千里馬也。見爾蘊叔於髻時。其蹄鬻特甚。而二十而後。見鞭影而馳。遂能瞬息千里。豈馬之善變哉。蓋能蹄能鬻。而又能千里。始成其爲千里馬也。季叔好俠。邪則俠。邪至。好名。宿則名。宿至。一念轉移。而交游迭換。不知其人。則視其友。余於季叔見之矣。

張岱曰。岱次先世傳。以授諸子曰。余之先世在是也。余之後世亦在是也。諸子不解。岱曰。先世之渾樸。勿視其他。止視其兄弟。太僕公事漢陽公如事父。文恭公手出二異母弟於澡盆。

而視之如子。大父與芝如季祖相顧如手足。而父叔輩尙不失爲平交。自此以下而路人矣。而寇讎矣。風斯日下。而余家之家世亦與俱下焉。吾子孫能楷模先世珍重孝友。則長世有基。如承此漫不知改。則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余之家世自此斬矣。故曰。余之先世在是。余之後世亦在是也。

五異人傳

張岱曰。岱嘗有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家瑞陽之癖於錢。鬚張之癖於酒。紫淵之癖於氣。燕客之癖於土木。伯凝之癖於書史。其一往深情。小則成疵。大則成癖。五人者皆無意於傳。而五人之負癖若此。蓋亦不得不傳之者矣。作五異人傳。

族祖汝方號瑞陽。長余大父數歲。讀書不成。去學手藝。經紀俱不成。貧薄無所事事。娶某氏。不能養。爲富家漿滌縫紉。借以餬口。一日坐草。育長兒守正方三朝。度不得朝食。乃泣曰。我與若一貧如洗。若再戀棧豆。填溝壑必矣。欲北上經營數年。以無路費輒止。今至此。出亦死。不出亦死。與其不出而死。吾甯出而死也。我身無長物。見汝衣領尙有銀釧二副。盡與我措置之。孺人剪其釧與瑞陽。瑞陽急走銀鋪。鎔之得銀三錢許。瑞陽與孺人各取其半。曰。汝以是爲數

日糧。彌十日。仍往富家糊口。吾以是爲路費。明日行矣。二人哭別。明日味爽。擔簏卽行。渡錢塘。至北關門。買一絳搭。應糧船募爲水夫。數月抵京師。投報房抄邸報。食其飯。一日得銀一分。落魄者二十年。居積百餘金。辦事吏部。爲王府科椽史。吏部諸司極其燻灼。而王府科爲冷局。門可羅雀。諸椽史到司公幹者。月不過幾日。其餘則閉門却掃。閫其無人。瑞陽獨無事。亦復無家。無日不坐臥其中。又十餘年。爲椽史長。一日晝寢。方寤。聞櫪上羣鼠曳紙。蹀躞聲甚厲。急起叱逐。有文書一卷墜地。拾起視之。乃楚王府報生公移也。瑞陽藏之篋底。又一日。無事晝寢。有數人扣門急。問之。則尋椽史查公案。瑞陽出見之曰。椽史焉往。瑞陽曰。我即是也。來人曰。吾儕楚府校餘。爲承襲國王事。至宗人府。失去報生文書。特來貴司查取。乞椽史向文卷中用心一查。倘得原案。願以八千金爲壽。瑞陽曰。我向曾見過。不知落何所。第酬金少。不厭人意耳。來人曰。果得原案。爲加倍之。瑞陽方小遺。寒顫作搖頭狀。來人曰。如再嫌少。當滿二十千數。瑞陽私喜。四顧。乃附來人耳曰。莫高言。明蚤齋銀某處。付爾原案。來人謝去。次日。瑞陽攜案潛出付之。得銀二萬兩。人勸其納官出仕。瑞陽歎曰。人苦不知足。視吾婦領上釵。相去幾何。將爲田舍翁。苟得溫飽。足矣。足矣。乃覓京衛幕告身一道。冠進賢錦衣歸里。孺人初生兒三十餘歲。已列青衿。爲娶婦生孫。父子相見。膜不相識。瑞陽爲置田宅。家居二十餘年。哀然稱爲富人。年踰八十。夫

婦齊眉。

諸孫張岱曰。瑞陽伯祖貧如黔婁。嗟來之食。尙不能着口。乃以赤手入都。堅忍三十餘年。於故紙堆中取二萬金。易如反掌。昔日牛衣對泣。今乃富比陶朱。入之名利場中。謂非魁梧人傑也哉。乃其厚資入手。遂賦歸來。鷗租橋俸。永享素封。霸越之後。不復相齊。其曠達遠見。較之范少伯。又高出一籌矣。

族祖汝霖。字衆之。貌偉多髯。人稱之曰髯張。好酒。自曉至暮無醒時。午後岸幘開襟。以鬚結鞭。翹然出領下。逢人輒叫。嚙拉至家。閉門蕪飲。非至夜分。席不得散。月夕花朝。無不酩酊大醉。人皆畏而避之。然性好山水。聞余大父出游。杖履追陪。一去忘返。庚戌年。大父開九里山。取道直上爐峯。命髯張董其役。至張公嶺。力不繼。髯張記是年從大父游雁宕。入羅漢洞。見聖像。末設一老人像。二鬚立其側。僧云。此劉處士像也。處士發願洗此洞。力窘乏。遂鬻二女以畢役。故到今莊嚴之。二鬚即二女也。髯張遂慨然欲鬻其姬。以自附於劉處士。大父諶之曰。妾婦之道。君子不由。於是聞者噴飯。顧因此稍有助髯張者。路遂成。而姬亦免去。踰年。王子築室於龍山之陽。先搆一軒以供客飲。問名於大父。大父題以引勝。爲作引勝軒說曰。吾弟衆之。性嗜酒。

一斗貯腹卽頽然臥。不知天爲席而地爲幕也。余嘗許衆之得步兵之趣。卜居龍山之陽。居未成。先構一軒以供客。曰吾不可一日無酒。因問名於余。余題以引勝。衆之瞪目視曰。此何語。我不解義。毋作義語相向。予徐舉王衛軍酒。正是引人着勝地語。未絕。衆之跳曰。義卽不解。但道酒卽得。夫世人爲文。義纏結至呶唔作苦。曾不得半字之用者。殆以義縛耳。且文義至細者也。巖至於富貴。大至於死生。糾綿結約。膠不可解。甚或慕富貴將捐死生。尊死生。又將脫富貴。而不知兩皆縛也。深於酒者有之乎。衆之嘗云。天子能驚人。以富貴。吾無官更輕。何畏天子。閻羅老子能嚇人。以生死。吾奉攝卽行。何畏閻羅。此所得於酒者全矣。全於酒者。其神不驚。虎不咋也。墜車不傷也。死生且芥之矣。而况於富貴。又况於文義。然則衆之卽不解義。已解解矣。余因顏其軒爲之說。而簡來善。又爲之記。吾兩人方操觚。越墨。而衆之又跳曰。曷來飲酒。余笑謂來善曰。酒是衆之勝場。安可與爭鋒。且彼但知酒。而吾與爾復冥搜沉想。墜於義中。是爲義縛也。來善聞余言。口有流涎。遂棄觚。趣衆之飲焉。來善與衆之拍浮酒中。曰。吾欲以鯨飲也。余量最下。效東坡老盡十五瓊。爲鼠飲而已矣。鬻張笑傲於引勝軒中。幾二十年。後以酒致病。年六十七而卒。

諸孫岱曰。不善飲酒者得其氣。善飲酒者得其趣。若真能得趣者。則自月夕花朝。青山綠

水同是一酒中之趣。但恨世人不能領略耳。昔人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凡人果能痛飲。何必更讀離騷。嵇張雖不解文義。吾謂其滿腹盡是離騷也。

十叔煜芳。號紫淵。爲九山伯同母弟。少孤。母陳太君鍾愛之。性剛復。難與語。及長。乖戾益甚。然好學。能文章。弱冠補博士弟子。文宗慕。王公識拔之。食餼於爨序者三十餘年。叔目空一世。無一人可與往來。其所稱相知者。王耿西。劉迅侯。張全叔。與王仲修兄弟四五人而已。此四五人者。一年之內。以玉帛相見者。亦不過數日。其餘又皆弓矢加遺。劍戟相向者矣。數年後。又皆成世仇。誓不相見。戊辰。兄九山成進士。送旗扁至其門。叔嫂罵曰。區區進士。怎入得我紫淵眼內。乃裂其旗。作廝養。揮鋸其幹。作薪炊飯。碎其扁。取束諸柵。九山篋仕閩之南平。墨妙執猶子禮甚恭。百計將順。以媚其叔。紫淵大喜。乃曰。吾爲爾往南平省母。一見汝父。墨妙遣捷足馳告九山。九山集車馬。迎於仙霞嶺下。衙役胥吏。俱於百里外伏道左迎候。十叔見母夫人。後與九山一揖。不復開言。九山以好言餽之。只不應。一日。走書室。見所收狀詞。有武舉某告某者。大怒。掀播几案。持武舉狀。匆匆譟謀而出。廝役奔告九山。九山大驚。急走問曰。弟何故震怒。紫淵氣哮。映不出聲。第指武舉名曰。此人可惡。亟使使縛來。九山唯唯。亦不敢問。囑胥吏曰。出

粟紫淵頓足曰。何慢事若此。用鐵拘猶緩。乃出粟耶。九山掣鐵呼武舉至。走問曰。武舉縛到矣。作何發落。紫淵曰。痛杖三十。發死囚牢牢之。九山曰。責時如何措詞。紫淵曰。第痛責之。是已。何必措詞。九山不得已。一如其意。紫淵在署內聽敲朴聲。叫呼慘烈。撫其膺曰。方吐吾氣。九山進署覆之。紫淵曰。杖否。曰。杖三十。曰。創否。曰。創甚。曰。牢否。曰。發重牢牢之矣。紫淵曰。好好。方與九山通話。越數日。九山乘其有喜色。乃低聲問曰。武舉某誠死無赦。但不知渠於何地得罪。吾弟痛恨若此。紫淵笑曰。渠何曾得罪於我。我恨紹興武舉張全叔與我作難。阿兄爲我痛杖此人。使全叔知武舉也。是我張紫淵打得的。九山亦不覺失笑。乃出武舉。縱之使去。武舉受此重創。終身不解其故。不數日。紫淵束裝遽去。九山唯唯從命。亦不敢留。庚辰。以歲進士赴廷試。思宗皇帝恨廷臣不任事。欲破格用人。乃命吏部考選科道。兼取科貢。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仍不列科貢。遂命貢士與歲貢士六十三名。一榜盡賜進士。查京官現缺。悉爲填補。紫淵名次第十九。得補刑部貴州司主事。紫淵淹蹇半生。遭此殊遇。意欲大展所學。以報答聖明。凡理部務。必力爭曲直。稍有犄角。輒以盛氣加人。爲寮屬所畏。常與大司寇公堂議事。語稍媿阿。輒加叱辱。至破口詈之。大司寇恚怍不平。在部數月。例當提牢獄。中多有縉紳兩榜。紫淵至。必譙訶之不置。有冒犯者。命加鞭朴。獄吏力爭之始已。祕署常設門簿。有見訪者。書其名號。夜繳

簿入紫淵必署其名上。某鬼薪。某大辟。某凌遲。次日。卽以門簿發出。有見之者。皆咋舌去。或規之曰。不可。紫淵曰。某刑官也。法應定罪。恨目中人無有可赦者耳。部中舊例。貴州司稽察各部書辦賢否。紫淵有所聞。輒語人曰。某罪大惡極。必死我手。書辦有權謀者曰。盍先下手。遂噉言官劾之。解任去。紫淵恚怒。得臆疾。腹大如斛。至淮安病甚。時二酉叔駐淮安理船政。寓紫淵於清江浦禪寺。延醫調治。見醫則詈醫。見藥則詈藥。送薪米則詈薪米。送餉核則詈餉核。撥祇應人役則詈祇應人役。胥吏承值。見卽唾罵。送二酉叔懲創之。日必數次。猶不暢。二酉叔乃送夏楚。請紫淵自懲。日撻之不足。又夜撻之。承值人皆逃去。又勒二叔更代之。如是者兩月。一日疾革。口猶詈人。喃喃而死。未死前半月。陽羨李仲芳在二叔署中製時大彬沙磑。紫淵囑其燒宜興瓦棺一具。囑二酉叔多買松脂。曰。我死則盛衣冠斂我。鎔松脂灌滿瓦棺。俟千年後松脂結成琥珀。內見張紫淵如蒼蠅山螻之留形琥珀。不亦晶映可愛乎。其荒幻想誕。大都類此。

姪岱曰。紫淵叔剛戾執拗。至不可與接談。則叔一妄人也。乃好讀書。手不釋卷。其所爲文。又細潤縝密。則叔又非妄人也。是猶荆軻身爲刺客。而太史公獨表而出之曰。深沉好書。則荆軻之使氣剛狠。實與叔無異。而後能受魯勾踐之化。而不與之校。則其陶鑄於詩書。頗爲得力。而遂使世人不得徒以刺客目之也矣。

弟萼初字介子。又字燕客。海內知爲張葆生先生者。其父也。母王夫人。止生一子。溺愛之。養成一躁暴。鼈拘之性。性之所之。師莫能諭。父莫能解。虎狼莫能阻。刀斧莫能劫。鬼神莫能驚。雷霆莫能撼。年六歲。飲旨酒而甘。偷飲數升。醉死壘下。以水浸之。至次日始甦。七歲入小學。書過口。卽能成誦。長而穎敏異常。人涉覽書史。一目輒能記憶。故凡詩詞歌賦。書畫琴棋。笙簫絃管。蹴鞠彈棊。博陸門牌。使鎗弄棍。射箭走馬。擲鼓唱曲。傅粉登場。說書諧謔。撥阮投壺。一切游戲撮弄之事。匠意爲之。無不工巧入神。以是門多狎客弄臣。幫閑蔑騙。少不當意。輒訶叱隨之。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至於妾媵侍御。僕奴臧獲。無不皆然。嘗以數百金買妾。過一夜。不愜意。卽出之。只以眼前不復見爲快。不擇人。不論價。雖贈與門客。賜與從人。亦不之惜也。臧獲有觸其怒者。輒鞭之數百。血肉淋漓。未嘗心動。時人比之李匡達之肉鼓吹焉。自弟婦商夫人死後。性益下急。嘗以非刑毆其出婢。其夫服毒以死。殮之。其族人昇屍排闥入。埋尸於廳事之方中。不之動。觀者數千人。見其婢皮開肉爛。喊聲雷動。幾燬其廬。亦不之動。使非婦翁商等。軒先生。姻婭祁世培先生。出與調帖。舉國洶洶。幾成民變矣。然猶躁暴如昨。卒不之改。有犯之者。必訟。訟必求勝。雖延一二年不倦。費數千金不吝也。先是辛未。以住宅之西有奇石。鳩數百人。

開掘洗刷。搜出石壁數丈。巉峭可喜。人言石壁之下。得有深潭。映之尤妙。遂於其下掘方池數畝。石不受鏽。則使石工鑿之。深至丈餘。畜水澄澗。人又有言。亭池固佳。恨花木不得。即大耳。燕客則偏尋古梅。果子松。滇茶。梨花等樹。必選極高極大者。折其牆垣。以數十人昇至種之。種不得活。數日枯槁。則又尋大樹補之。始極蒼鬱可愛。數日之後。僅堪供爨。古人伐桂爲薪。則又過其值數倍矣。恨石壁新開。不得苔蘚。多買石青石綠。呼門客善畫者。以筆皴之。雨過湮沒。則又皴之如前。偶見一物。適當其意。則百計購之。不惜濫錢。在武林。見有金魚數十頭。以三十金易之。畜之小盎。途中泛白。則撈棄之。過江。不剩一尾。歡笑自若。極愛古玩。稍有破綻。必使修補。曾以五十金買一宣銅鑪。顏色不甚佳。或使火偈之。自妙。燕客用炭一篲。以猛火扇偈之。頃刻鎔化。失聲曰。呀。昭慶寺以三十金買一靈璧硯山。峯巒奇峭。白堊間之。名曰青山白雲。石黝潤如着油。真數百年物也。燕客左右審視。謂山脚塊磊。尙欠透瘦。以大釘搜剔之。砉然兩解。燕客恚怒。操鐵錘。連紫檀座。搥碎若粉。棄於西湖。囑侍童勿向人說。故二西叔所畜古董甚多。其斷送於燕客之手者。不知其凡幾也。二西叔授燕客田產五百畝。白鏹數千金。緣手盡。叔父宦游。公田當八百畝。所儲租二十餘年。燕客縛紀綱。欲置之死地。抄其家。盡喀出之。公田斥賣。緣手盡。並嬖娘所藏寶玩。綉緞衣飾之類。不下二三萬金。亦緣手盡。二叔父卒於清江浦。岱與燕客奔

喪其積俸萬餘金。古玩幣帛貨物可二萬餘金。攜歸。未及半年。又緣手輒盡。時人比之魚弘。四盡焉。乙酉。江干師起。燕客以策干魯王。擬授官職。燕客釋屨。卽欲腰玉。王者難之。燕客怒。不受職。尋附戚畹。破格得掛印總戎。丙戌。清師入越。燕客遂以死殉。臨刑語僕從曰。我死。棄我於錢塘江。恨不能裹尸馬革。乃得裹鴟夷皮足矣。後果如其言。兄岱曰。陶石梁先生曰。秦檜千古奸人。亦有一言可取。謂做官如讀書。速則易終。遲則少味。吾弟自讀書做官。以至山水園亭骨董伎藝。無不以欲速一念。乃受鹵莽滅裂之報。其間趣味削然。實實不堪咀嚼也。譬猶米石宣爐。入手卽壞。不期速成。祇速朽耳。孰意吾弟之智。乃出秦檜下哉。

弟培。字伯凝。乳名曰獅。五歲。以大父芝亭公爲南直休甯縣令。伯凝性嗜飴。休甯多糖食。晝夜啖之。以疴疾壞雙目。大母王夫人鍾愛。求天下名醫醫之。費數千金。不得療。識者以獅者師也。或爲先兆云。伯凝雖瞽。性好讀書。倩人讀之。入耳輒能記憶。朱晦菴綱目百餘本。凡姓氏世系。地名年號。偶舉一人一事。未嘗不得其始末。味爽以至丙夜。頻聽之不厭。讀者舌敝。易數人不給。所讀書。自經史子集。以至九流百家。稗官小說。無不淹博。尤喜談醫書。黃帝素問。本草綱目。醫學準繩。丹溪心法。醫藥丹方。無不畢集。架上醫書不下數百餘種。一一倩人讀之。過耳

亦輒能記憶。遂究心脈理。盡取名醫張景岳所輯諸書。日夕研究。遂得其精髓。凡診切諸病。沉靜靈敏。觸手卽知。伯凝有力。多儲藥材。復精於炮製。凡煎熬蒸煮。一遵雷公古法。故藥無不精。服無不效。且伯凝誠敬詳慎。不盥手不開藥籠。凡有病者。至其齋頭。未嘗齋一錢。而取藥去者。積數十人。不厭。捨數百劑。不吝。費數十金。不惜也。嗣是壽花堂丸散刀圭。傾動越中。吾家十世祖鑑湖府君。爲越郡名醫。所開藥肆。甲於兩浙。後以陰功。子孫昌大。昔人云。公侯之家。必復其祖。伯凝殆卽其後身矣。伯凝尊人六符叔去世早。不得於我孀娘。屢遭家難。伯凝號泣。旻天。卒得賦隄。而大父高年。問安視膳。大得歡心。族中凡修葺宗祠。培塿墳墓。解釋獄訟。評論是非。分析田產。拯救患難。一切不公不法。可駭可愕之事。皆於伯凝取直。故伯凝之戶履常滿。伯凝皆一一分頭應之。無不滿志以去。而伯凝有一隙之暇。則喜玩古董。葺園亭。種花木。講論書畫。更喜養鴉鵲。養黃頭。養畫眉。養驢馬。鬥骨牌。著象棋。製服飾。畜僕僮。知無不爲。興無不盡。其內弟督兵江干。伯凝爲之措糧餉。校鎗棒。立營伍。講陣法。真有三頭六臂。千手千眼。所不能盡爲者。而伯凝以一瞽目之人。掉臂爲之。無不咄嗟立辦。則其雙眼真可矐。而五官真不必備矣。癸卯八月。以暴下之疾。遂至不起。舉國之人。無不搥腕歎惜。惜之者曰。使伯凝而具有雙目。其聰明才略。不知奚似。有解之者曰。使伯凝而具有雙目。其聰明才略。未必至此。何也。則以世人之具

有雙目者。比比皆是也。而能似伯凝者。則有幾人也哉。

兄岱曰。余至雲間。有唐士雅者。五歲失明耳。受詩書。不下萬卷。其所著有唐詩解人物考。諸書。援引箋註。雖至隱僻之書。無不搜到。其所作詩文。則出口如注。而繕寫者手不及追。嘗謂余曰。某空有萬卷。實不識丁。使果有輪廻。則某之下世。仍爲不識一字之人。不其枉此一世哉。余觀其人。貌甚樸陋。閉戶枯坐。無異木偶。其欲如吾伯凝之多才多藝。機巧揮霍。博洽精敏。蓋萬不及一者矣。故吾謂伯凝學問似左邱明。才識似晉師曠。慷慨俠烈似高漸離。咄咄伯凝。蓋以一身而兼有之矣。

余若水先生傳

余若水先生諱增遠。有明崇禎癸未進士。兄余武貞先生諱煌。天啓乙丑廷試第一人。爲翰林修撰。若水策仕。得淮安寶應知縣。時東平伯劉澤清駐匣淮安。強知縣行屬禮。若水不屈。蒞任甫一月。卽挂冠歸。丙戌。清兵渡江。武貞先生渡東橋自沉死。若水悼邦國之云亡。痛哲兄之先萎。望水長號。誓不再渡。自是遂絕迹都市。若水雖成進士。而家甚貧。敝廬三楹。與風雨鳥鼠共之。其旁儼田二畝。率其家人躬耕自食。常至斷炊。妻孥晏如。亦無怨色。長吏多其義。因共就問之。亦罕見者。或拜門外以去。紹守道沈靜。其故同年友也。自恃交誼。殷勤造請。稱疾以

辭。因直前託視疾。入門窺見若水臥繩牀上。牀上漏下穿。又有程無脚。四角悉支敗瓦。聞客入。欲起踰垣。靜瀾先已豫慮之。則要其同年四五人與俱往。見若水走匿牀。諸君卽共前遮之曰。若水。人生會有交親。子何避之深也。若水曰。我非避世鳴高者。顧自料福薄。不堪諧世。聊引分自安。長爲農夫以沒世足矣。今諸公赫然見過。將共張之。是使我避名以求名。非所願也。客皆班荆主人。牆隅依然。客從而睨之。有一破甑在瓦罍上。炊未熟。架上又蒙戎練裙。如原憲衣。餘卽無有。客有壺箠。取之以進。爲勉行二觴。強之亦不再舉。客語及世事。俛若無聞。卽間有問答。晴雨而已。日欲哺。辭客而退。明日具錢米往遺之。再三辭。以此諸長吏皆重違其意。亦未敢數造焉。不入城市者三十六年。歲庚戌。無疾而終。身無長物。友人釀錢以殮。有遺命葬於原隱之丁斗壘。

外史曰。人臣稱委質故主。回面而改向。非忠也。激憤而殉。以明節也。義衛志。智衛身。託農圃之棄跡。下可見故主。無辱先人。若余若水者足矣。然其節概爲人所難及者。兄死止水。弟不渡河。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俱不失爲趙氏忠臣。而安心農圃。坳挽終身。嗚呼。若水可以爲難矣。

會稽寶祐橋南。有小小藥肆。則吾友雲谷懸壺地也。肆後精舍半間。虛牕品沁。綠樹濃陰。時花稠雜。窗下短牆。列盆池小景。木石點綴。筆筆皆雲林大痴。牆外草木奇葩。繡錯如錦。雲谷深於茶理。禊水雪芽。事事精辦。相知者日集試茶。紛至沓來。應接不暇。人病其煩。而雲谷樂此不爲疲也。術擅癰疽。更專痘疹。然皆以聰明用事。醫不經師。方不襲古。每以刼劑臆見。起死回生。人終疑其游戲岐黃。不尊不信。故凡患痘之家。非極險極逆時。醫之所謝絕者。決不顧吾雲谷也。然雲谷亦診視靈敏。可救則救。不可救則望之却走。未嘗依回盼睐。受人一錢。性極好潔。負米顛之癖。恨烟恨酒。恨人插花。尤恨人唾洩穢地。聞喀痰聲。索之不得。幾學倪迂。欲將梧桐斫盡。故非解人韻士。不得與之久交。自小多藝。凡羌笛胡琴鳳笙斑管。無不精妙。而尤喜以洞簫和人度曲。向與李玉成竹肉相得。後惟王公端與之合調。餘皆非其敵手也。其密友惟陸癯菴金爾和與余三人。非大風雨。非至不得已事。必日至其家。啜茗焚香。劇談謔笑。十三年於此。今年庚戌三月之晦。與癯菴飲謝緯止家。及散。猶舂土移花。夜則與范成之剪燭談心。二鼓方寢。次日呼之不起。排闥而入。則遺蛻在牀矣。余與爾和聞之驚詫。倉皇走視。痲痞植立。愴恍久之。謂生死大事。迅速若此。真如夢幻。痛悼不已。歸坐山齋。憶其生平。遂爲作傳。夜靜燈昏。覺有雲谷在吾筆端。踴躍欲動。

張子曰：雲谷居心高曠，凡炎涼勢利，舉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曉文墨，而有詩意，不解丹青，而有畫意，不出市塵，而有山林意。至其結交良友，直是性生，非由矯強。數月前有客在座，命蒼頭取其所藏雪水煮茶，而大爲室人所譎。雲谷大怒，經旬不無交語。謂余弟道之曰：某以朋友爲性命，乃欲絕我朋友，不若去此蠢婦。只此一語，具見俠腸，是豈不讀書不曉文墨之人而能道此也哉。

王謔菴先生傳

山陰王謔菴先生，名思任，字季重，年十三，卽從漏衡岳先生館於構李黃葵陽宮庶家。先生落筆靈異，葵陽公喜而斧藻之。學業日進，萬曆甲午，以弱冠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房書出一時，紙貴洛陽。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口誦先生之文。及幼小題，直與錢鶴灘湯海若爭坐位焉。先生作縣令，意輕五斗，兒視督郵，偃塞宦途。三仕三黜，自二十一釋褐，七十二考終，通籍五十年。三爲縣令，一爲司李，一爲教授，兩爲臬幕，三爲主政，一爲備兵使者，直至監國，始簡宮詹。晉秩少宗伯，而國事又不可問矣。五十年內，強半林居，乃遂沉湎麴蘖，放浪山水，且以暇日閉戶讀書。自庚戌游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喚，見者謂其筆悍而膽怒，眼怒而舌尖，恣意揣摩，盡情刻畫。文學鵲起，蓋先生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川黔

總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閒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讌先生於滕王閣。時日落霞生。先生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鶩齊飛。殆爲年兄道也。公面頰及頸。先生知其意。襍被卽行。人有咎先生謔者。其客陸德先嘆曰。公毋咎先生謔。先生之蒞官行政。摘伏發奸。以及論文賦詩。無不以謔用事。昔在當塗。以一言而解兩郡之厄者。不可謂不得謔之力也。中書程守訓奏請開礦。與大璫邢隆同出京。意欲開採。從當塗起。難先生守訓逗留瓜州。而璫先至。且勒地方官行屬吏禮。一邑騷動。先生曰。無患。馳至池黃。以緋袍投刺稱眷生。璫怒。訶謂縣官不素服。先生曰。非也。俗禮弔則服素。公此來慶也。故不服素而服緋。璫意稍解。復詰曰。令刺稱眷何也。先生曰。我固安陽狀元壻也。與公有瓜葛。璫大笑。亦起更緋。揖先生坐上座。設飲極歡。因言及橫山。先生曰。橫山爲高皇帝鼎湖龍首。樵蘇且不敢。敢問開採乎。必須題請下部議方可。璫曰。如此利害。我竟入徽矣。先生耳語曰。公無輕言入徽也。徽人大無狀。思甘心於公左右者甚衆。我爲公多備勁卒。以護公行。璫大驚曰。吾原不肯來。皆守訓賺我。先生曰。徽人恨守訓切骨。思礙其肉。而以骨飼狗渠。是以觀望瓜州。而賺公先入虎穴也。璫曰。公言是我卽回京。以公言復命矣。當塗徽州。得以安堵如故。皆先生一謔之力也。先生於癸丑巳未。兩計兩

黜。一受創於李三才。再受創於彭瑞吾。人方眈眈虎視。將下石先生。而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詭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也。晚乃改號諱菴。刻悔諱以誌已過。而逢人仍肆口詼諧。虐毒益甚。甲申之變。弘光蒙塵。馬士英稱皇太后制。逃奔至浙。先生以書詆之曰。閣下文采風流。吾所景羨。當國破衆散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門戶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措。強敵來則縮頭先逃。致令乘輿遷播。社稷邱墟。觀此茫茫。誰任其咎。職爲閣下計。無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尙爾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傑。今乃逍遙湖上。潦倒烟霞。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此書出。觸怒閣下。禍且不測。職願引領以待鉅虜。書傳人大快之。北使渡江。人具牛酒。有邀先生出者。先生閉其門。大書曰。不降。監國至越。請備顧問。仍以一席笑談。遂致大位。江上兵散。屏跡山居。貝勒駐蹕城中。先生誓不朝見。不雜髮。不入城。偶感微疴。遂絕飲食。僵臥。時常擲身起。弩目握拳。涕洟鯁咽。臨瞑連呼高皇帝者三。聞者比之宗澤瀕死。三呼過河焉。

論曰。諱菴先生既貴。其弟兄子姪。宗族姻婭。待以舉火者數十餘家。取給官囊。大費供億。

人目以貪所由來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賺錢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錢極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無不稱以孝及文章。蓋此四字。惟先生當之。則有道碑銘。庶無愧色。若欲移著他人。尋遍越州。有乎。無有也。

瑯嬛文集卷之四終

鄧
巖
文
集

瑯嬛文集 卷之五

墓誌銘

山民弟墓誌銘

季弟名岷。字山民。岱父之幼子。先宜人懷妊甫六月。以大母朱太恭人壽日。手治穀核過勞。誕弟。弟逆生。俗言踏蓮花生也。因呼之曰蓮生。生時長不滿尺。氣息甚微。先宜人憂其弗育。且以幼子故。鐘愛異諸兒。先大夫老於場屋。無意教子。致弟失學。弟發憤曰。人也可弗學。遂私自讀書。自經書子史。以至稗官小說。無不涉獵。吾輩皮相。余弟未必能文。而弟隨山東一試有司。遂補博士弟子。再試國學。竟以高等積分。不識其於何時留心舉業。其備豫若此。又皮相吾弟未必能詩。而吾弟與曾鶴江趙我法婁孺子輩私相酬和。其平生最喜譚友夏嶽歸堂集與陳木叔寒山集。所作古詩深原古拙。出入晚唐。在國學時。爲大司成姜公日廣博士趙公維寰所深器。不識其何時摩倣古詩。其造詣若此。且吾弟生也晚。越中好古收藏家。如朱石門舅祖王瑞樓先生。與余家葆生二叔。俱不及見。而吾弟尤精於古董書畫。鑑賞精覈。以青綠辨古

銅以包漿辨漢玉以火色辨舊瓷指點細微眞贋立見不識其於何時講求博古其當行若此吾弟恂恂示人以樸而胸中大有經濟淮陽史閣部道隣知其能遣官弊聘題授軍前贊畫命縣官敦促就道吾弟見時大壞不肯輕出屏跡深山致書却聘亦不識其於何時揣摩時務其確見若此凡此數者皆吾輩皮相山民未必能此而吾弟當局臨機咄嗟立辨則不可測識之矣蓋吾弟資性空靈識見老到兼之用心沉着凡讀書多識不專而精不騫而博不鑽研而透徹見古書善本必以重價購之錦軸牙籤常滿鄰架鑒別古玩留意收藏凡至貨郎市肆偶有一物見其注目視之必古質精款規製出人見無不售售無不確一物入手必且晚撫摩光怪畢露襲以異錦藏以檀匣必求名手爲之作銘夜必焚香煮茗挑燈博覽見詩文佳者津津尋味不忍釋手而尤於岱之拙作見必擊節賞之評隲數語必徹髓洞筋搔着痛癢家庭師友嘗以吾弟爲第一而今亡矣嗚呼痛哉子鎮擇於臘月七日葬於梅山之麓老兄拔淚爲之銘曰才而若拙慧而若癡在市廛而饒邱壑以貧士而富鼎彝嗚呼歎歎是惟梅山高士可與把臂而同嬉

自爲墓誌銘

蜀人張岱陶菴其號也少爲執紼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縫童好鮮衣好美食

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勢碌半身。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常自評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則貴賤紊矣。不可解一。產不及中人。而欲齊驅金谷。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於陵。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悲田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則唾面。而肯自乾。強則單騎。而能赴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可解五。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遊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博奕搏菹。則不知勝負。啜茶嘗水。則能辨澁淄。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爲敗子。爲廢物。爲頑民。爲鈍秀才。爲瞌睡漢。爲死老魅也已矣。初字宗子。人稱石公。卽字石公。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瑯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快園道古。倅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

文行世。生於萬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時。魯國相大滌翁之樹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養於外大母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雲谷公宦兩廣。藏生牛黃丸盈數籠。自余困地以至十有六歲。食盡之而厥疾始瘳。六歲時。大父雨若翁攜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爲錢唐游客。對大父曰。聞文孫善屬對。吾面試之。指屏上李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余應曰。眉公跨鹿。錢唐縣裏打秋風。眉公大笑起躍曰。那得靈雋若此。吾小友也。欲進余以千秋之業。豈料余之一事無成也哉。甲申以後。悠悠忽忽。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爲之。甫搆思。覺人與文俱不佳。輟筆者再。雖然。第言吾之癖錯。則亦可傳也已。曾營生壙於項王里之雞頭山。友人李研齋題其壙曰。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菴張長公之壙。伯鸞高士塚。近要離。余故有取於項王也。明年年躋七十。死與葬。其日月尙不知也。故不書。銘曰。窮石崇門金谷。盲卞和。獻荆玉。老廉頗。戰涿鹿。騰龍門。開史局。饑東坡。餓孤竹。五穀大夫。焉肯自鬻。空學陶潛。枉希梅福。必也尋三外野人。方曉我之衷曲。

姚長子墓誌銘

姚長子者。山陰王氏脩也。嘉靖間。倭寇紹興。由諸暨掩至鑑湖鋪。長子方踞稻床打稻。見

倭至持稻叉與鬥被禽以藤貫其肩。囑長子曰：引至舟山放儂。長子誤以爲吳氏之州山也。道柯山踰柯嶺至化人壇。自計曰：化人壇四面皆水。斷前後兩橋則死地矣。盍誘倭入。乃私語鄉人曰：吾誘賊入化人壇矣。若輩亟往斷前橋。俟倭過。卽斷後橋。則倭可禽矣。及抵化人壇。前後橋斷。倭不得去。乃寸櫛姚長子築土城自衛。困之數日。飢甚。我兵穴舟窺。以誘之。倭夜竊舟爲走計。至中流。掣所窺舟沉。四合蹙之。百三十人盡殲焉。鄉人義姚長子。裹其所磔肉。齎葬於鍾堰之壽家岸。無主後者。縱爲牛羊踐踏之墟。隣農且日去一鍤。其不爲田墜道路者幾希矣。余爲立石清界。因作銘曰：醢一人。醢百三十人。功不足以齒。醢一人。活幾千萬人。功那得不思。倉卒之際。救死不暇。乃欲全桑梓之鄉。旌義之後。公道大著。乃不欲存盈尺之土。悲夫。

周宛委墓誌銘

余生平不喜作諛墓文。間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故多不愜人意。屢思改過。愧未能也。余老生周宛委先生去世。其公郎嘉績謂余與先生爲文學知己。徵余莫誌其墓。余辭曰：宛委先生時在余目前。第恐落筆又以唐突間得罪也。嘉績曰：藉先生虎頭之筆。得爲先人寫照。幸甚。先生姓周。諱懋明。濂溪先生之後。郡司寇涵宇公。則先生父也。甫離襁褓。卽以先生爲司寇仲兒。後少卽穎敏異羣兒。十八爲日鑄董公館甥。董公爲越中名宿。弟子數百人。一時英俊。皆在

其門先生自負過高。目諸同門。少所許可。及試有司。以奇文見斥。遂罷棄舉業。下帷稽古。涉獵羣書。以此浪蕩不羈。家業日落。先生益蹇傲伴狂。見人矯駭愕窒。如野鹿山鷄。不可與接。家居無事。輒浩歎長吁。其一肚皮怨天尤人。磊砢不平之氣。時時陡發。不禁其性火上騰。妬河中決。凡有著作。詩則昌谷之惱公。文則韓非之孤憤。賦則屈原之離騷。如笑如嘖。如嘲如詈。如斷巖之猿咽。如絕壑之泉悲。後作史斷一書。眼前之人。不足以供其唾罵。乃進而評儻千古。雖謀如孫武。智如諸葛。忠如文山。義如豫讓。廉如伯夷。功業若光弼子儀。先生洗垢吹毛。尋其癥瘕。熱唱冷嘲。乞一生活地不可得。昔有柳先生行九者。與徐文長先生評論古文。常恨孔明不善兵。歷指可破。魏擒操處皆失著。至欲裂眦及去。文長先生送之。扉半闔。睨而曰。不道短柳九辨殺曹瞞。聞者絕倒。先生之史斷。其抉隱摘伏。大率類此。先生幼弟允恆。余女倩也。余嘗造其廬。先生見余至。必倉茫扶杖而來。袖其所著書。出以示余。余捧讀之。皆殘編斷簡。惡楮毛書。竄改塗抹。煙煤敗黑。微有字形。余不能句。先生尋行覓字。爲余誦之。讀至刻畫深沉。翻駁痛快。則握拳透爪。齧齒穿齏。嘖啞咨嗟。唾淚滿面。聽其奇論。真動地驚天。自午至酉。連讀數秩。雖舌敝耳聾。不以爲疲也。庚戌夏季。病劇且革。呼其長公嘉績至前。手授數卷曰。此吾遺文也。近世無知之者。留之後日。以待桓譚。言畢遂瞑。其友張岱曰。先生著述盈笥。其所持論。皆出人意表。余獨畏

其舌鋒犀利。飲其毒者。無不齧面折角。蓋其笑則輔嗣。罵則灌夫。搗鼓如禰衡。擊唾則曹操。如此異人。如此異才。求之天下。真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也。余嘗謂先生位不償德。命不酬才。王莽州著文人九命。先生乃佔其四。一貧困。二嫌忌。三偃蹇。四惡疾。特以先生壽登七十。視履考於夭折。玷缺。刑辱。流竄。無終。皆所獲免。而先生一事勝人。獨曰有後。先生丈夫子三。皆負軼才。自能名世。老泉偃蹇。軾徹補之。則先生一生憤懣抑鬱之氣。亦可藉此以稍殺矣。余以此語下慰九原。遂拂石銘之。銘曰。軒冕也。而視如奴隸。英雄也。而輕若兒穉。將相也。而賤若狗彘。人則喞喞。爾惟詭訾。余之佩服先生。猶越王之式怒蛙也。惟取其氣。

跋

跋梅花道人畫竹卷

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梅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後偵兵起。以和尚墓獨全。蓋仲圭雖以筆墨自見。後時時韜晦。不使人盡知。今見此卷。方知其畫竹之妙。又知其書法之精。如入龍宮海藏。寶母珠胎。無所不備。第少碧眼波斯。不能辨別之耳。

題葆生叔畫

葆生叔於萬歷乙巳年作此畫。余甫九歲。今傳世已六十四矣。而墨氣淋漓。著紙猶溼。重嵐疊嶂。於雨後觀之。方盡其妙。

跋王文聚隸蘭亭帖

黃山谷曰。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蓋譏世之臨摹禊帖。皆僅得面龐。而未得其精髓也。余友王文聚。爲右軍四十二代孫。楷法既精。後長漢隸。乃以蔡中郎石經筆法。爲蘭亭開一生面。銀鈎鐵勒。古勁無比。若論其秀穎之氣。則仍是黃庭經筆陣圖所奪舍投胎者也。譬之祖父相貌。其子孫肥癯羸瘦。或有不同。而至審其骨格規模。未有不相肖者也。昔人云。公侯之家。必復其祖。則文聚另俱肉身。猶思剔骨還父。

跋祁止祥畫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鉞。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止祥倣仲圭畫。點畫間筆筆有行草書意。蓋取法仲圭。而又能解脫繩束。真是透網金鱗。令人從何處捉摸。

跋藍田叔米家山

崇禎甲申。余在淮上。與王宗伯覺斯同至武林。舟中講究書畫。見余所攜籊爲藍田老所作。米家山重巒疊嶂。宗伯取快刀。斫其上截。而以淡遠山易之。更覺奇妙。因道米數文居京。心見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蓋謂得其烟雲滅沒。便是米家神髓也。

題仲叔畫

余叔守孤城。距賊壘三十里。有故人縋城來訪。余叔多其高義。就燈下潑墨作山水贈之。此二事皆非今人所有。故此畫皴法如蝟毛倒豎。稜稜礪礪。筆墨間夾有劍戟之氣。

跋張子省試牘三則

刻張遺卷。非怪張子之不遇也。欲以明張子之不遇。張子自有以不遇之也。區區帖括家。爲地甚窄。乃欲以太古篆作霹靂文。非李賀通眉長爪。能下榻使拜乎。刻成。張子持以示余。余讀畢。張口而不能翕。曰。此不是試官考童子文。乃童子考試官文也。聞者大噱。

其二

筆筆存孤異之氣。出其精神。雖遇咸陽三月火。不能燒失。龍醢而鱗變。龜鋸而甲靈。借兄淹蹇。以昌此文。

其三

讀張子文胸中猿咽。指下泉悲。不作眼前衛玠。欲問後世子雲。扎苗辣刷。理自因之。復何怪焉。余語子省。楊子作太玄經。只自問玄不玄已耳。安問桓君山不桓君山耶。

跋寓山注二則

寓山作記。作解。作述。作涉。作贊。作銘者多矣。然皆人而不我。客而不主。出而不入。予而不受。忙而不閒。主人作注。不事鋪張。不事彫繪。意隨景到。筆借目傳。如數家物。如寫家書。如殷殷詔語家之兒女。僮婢閒中花鳥。意外煙雲。真有一種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之妙。不及收藏。不能持贈者。皆從筆底勾出。如蘇子瞻鳳翔寺觀王摩詰壁上畫僧。殘燈耿耿。然踽踽欲動。非其筆墨之妙。特其見聞之真也。區區門外漢。何足以深語。

其二

古人記山水手。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讀注中遒勁蒼老。以酈爲骨。深遠治淡。以柳爲膚。靈巧俊快。以袁爲修目燦眉。立起三人。奔走腕下。近來此事。不得不推重主人。

跋徐青藤小品畫

唐太宗曰。人言魏徵幅強。朕視之。更覺斌媚耳。幅強之與斌媚。天壤不同。太宗合而言之。

余蓄疑頗久。今見青藤諸畫。離奇超脫。蒼勁中姿媚躍出。與其書法奇崛略同。太宗之言。爲不妄矣。故昔人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余亦謂青藤之書。書中有畫。青藤之畫。畫中有書。

再跋藍田叔米山

畫米家山者。止取其煙雲滅沒。故筆意縱橫。幾同潑墨。然不知其先定輪廓。後用點染。費幾番解衣盤礴之力也。昔之善書者。謂忙促不及作草書。政須解會此意。

跋可一雲林筆意

畫家有皴法染法。如塑工增塑佛像。點染補掇。增一筆有一筆之妙。若雲林筆意。則蕭疎懶散。用筆如斧。用墨如金。佛家所謂滅塑也。展卷觀摩。當想見其毫端珍惜。

跋藍田叔枯木竹石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而神明不衰。謂其以畫中烟雲供養也。藍田叔年。至望八。其畫枯木竹石。筆力愈老愈健。蓋得力於服食烟雲者。應亦不少。

跋可上人大米畫

天下堅實者空靈之祖。故木堅則焰透。鐵實則聲鉉。可一師最喜宋畫。每以板實見長。而

間作米家。又復空靈荒率。則是其以堅實爲空靈也。與彼率意頑空者。又隔一紙。

跋謔菴五帖

天下之有意爲好者。未必好。而古來之妙書妙畫。皆以無心落筆。驟然得之。如王右軍之蘭亭記。顏魯公之爭坐帖。皆是其草藁。後雖摹倣再三。不能得其初本。今觀謔菴五帖。皆陸墮菴見其醉中屬草。就手攫得之者也。緯止珍愛。亦如蕭翼賺出蘭亭。掩藏疾走。試展卷開看。亦見山花能遍地發否。

銘

木猶龍銘

夜壑風雷。神槎化石。海立山奔。煙雲滅沒。謂有龍焉。呼之欲出。

又銘

擾龍張子。尺木書銘。何以似之。秋濤夏名。

小研銘

入谿山。坐清樾。攜爾來。誌日月。

修改宋研銘

服則鄉而貌則古。譬諸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而冠章甫。

紫袍玉帶研銘

砥也。藏玉之理。石也。發水之光。觀此乃具之之冠裳。譬猶范也。腰有鞶帶。是爲蜂王。

小研銘

薄如葉。赤如柿。鄭虔學書。用以爲紙。

松節研銘

山川瑤冰雪。力肘後風雷。老松化石。

又銘

出山澤。成龍文。前黃石。後赤松。

鑿壺銘

(山民於市兒手攫得一壺。款式高古。余把玩一載。始得銘之。)

沐日浴月也。其色澤哥窰漢玉也。其呼吸青山白雲也。其飲食。

耶子冠銘

蘇子椰杯。卽以覆首。學彼陶潛。舊巾漉酒。

竹皮冠銘

古者以冠用夏變夷。不忘漢制。故用竹皮。

石皮研銘

有石有石。存皮若何。筆攻墨守。棄甲則那。

又銘

皮則不刊。骨則不斲。言念君子。尚保其璞。

小研銘

左思作賦。門庭瀋澗。皆著筆扎。研薄如紙。以便於挾。

殘銅水中丞(天父所遺)

雖戕口不起羞。雖折足不覆餗。點點滴滴。毋忘手澤。

謝緯止研山銘

米顛石具。邱壑有雲烟。無斧鑿。袍笏拜之。公曰諾。

松檠研銘

老龍鱗。在松檠。誰著書。多日月。

劉雲研銘

泰山雲奔如馬。不崇朝雨天下。

又銘

芒碭雲歸劉氏。君子得之。昌其文字。

雙履研銘

遇黃石。授素書。孺子可教。圯橋進履。

又銘

匪革則石。匪鳧則寫。仙吏朝天。几几斯翼。

端研銘

潤如玉。能發墨。面無鷗斑。而眸無鸚鵡。此石瑤也。而近乃出端族。

鸞研銘

鸞石研。以米名。畫朱竹。寫黃庭。配松雪。管夫人。

又銘

出奩匣。付侍鬢。勿謂黛淺。中有遠山。

宋研銘

拙則厚。樸則壽。夢滌錦江。砂文篆籀。

龍泉窰魚耳爐銘

楓冷吳江。秋水澄碧。其口淦淦。其耳濕濕。謂有魚焉。呼之欲出。

章侯竹臂閣銘（畫松化石鈎勒）

松化石。竹飛白。閣以作書。銀鈎鐵勒。誰爲爲之。章侯。

又枯木竹石臂閣銘

枯木竹石。雪堂雲林。運筆如鐵。惜墨若金。用以作字。閣臂沉吟。

定窰蓮子杯銘

玉吾屬。蓮吾族。伶酒羽茶。惟爾所欲。

白定葵水中丞銘

水得臣心。葵得臣貌。

宣窰茶梳銘

秋月初。翠梧下。出素盜。傳靜夜。

寶瓶研銘

口狀口在管城古君子守如瓶。

天石研銘

但曰玉爾不服攻險糜則爾獨。

竹臂閣囊銘

玉有璞竹有籜君子師之示人以樸。

爲趙我法銘杖

度索度索挾杖而噓人或笑之則應曰余武人也凡遇賊則橫之如槩。

爲陸臞蒼銘杖

君所嘖借人力杖於家過七十。

又爲趙我法銘杖

坐勿肯坐臥勿肯臥步履如飛有杖則荷如言爾杖國三年也則睡。

夔龍研銘

膚寸雲興糜險不崇朝徧區宇誠盛世之夔龍也帝曰兪汝霖雨。

龔春壺銘

古來名畫多不落款。此壺望而知爲龔春也。使大彬骨認。敢也不敢。

二十八友銘（并序）

陶菴曰。廬陵嗜奇。六一爲號。老鐵好古。七客著名。余家舊物。失去強半。而余尙識其姓氏。如得故友。故曰友也。

雨花石銘（大父收藏。雨花石自余祖余叔及余。積三世而得十三枚。奇形怪狀。不可思議。）

怪石供將毋同。

研山銘（二酉叔收藏。層巒疊嶂。方壇聳螺。罔不畢具。而靈壁之產。尤難於羅灰。）

來米嶽無斧鑿。余見則攬。

蘭花小厩盒銘（大父收藏。蒸餅盒。重枝疊葉。鐵畫銀鈎。永樂廠造。）

匪木匪石。珊瑚琥珀。

白定爐銘（二酉叔收藏。白定爐。松文慘澹。嘉禾項墨林以五百金售之。二叔辭以殉葬。）

五百緡。豈余誑。固辭之。以殉葬。

小美人觚銘（二酉叔收藏。漢銅小美人觚。長尺有三寸。半截花紋。渾身翡翠。）

觚不觚。翡翠之都。

哥窯卮銘（二酉叔收藏。哥窯卮傍着一把如竹籜初解。大塊冰裂。）

于籜于籜。其光在弱。

哥窯卮鬢瓶銘（二酉叔收藏。卮鬢瓶高六寸許。下截如紙堆。而色澤潤滑。入手欲墮。）

持之弗易。一跌百碎。

碧玉簪銘（爾蘊叔收藏。西碧水料簪。長三寸許。徧體文蠟。上有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陸子岡製。陽篆文十

二字。）

不我醜。伴白首。是我結髮之友。

宣銅象格爐銘（爾蘊叔收藏。象格爐。妙在不高而淺。渾身顏色。然落無比。）

盤根錯節。正而不譎。

哥窯印池銘（爾蘊叔收藏。印池。縱二寸。橫寸半。處州色。而紋片疏爽。）

觀其紋片。自不能賤。

晉唐小楷銘（爾蘊叔收藏。晉唐小楷十八本。王麟洲先生所集。摹榻之精。前係貞觀。）

紙與墨與榻之精。嗚呼古人。

茶條杖銘（陶菴收藏。茶條杖。渾身輪圍。而足下稍盤。）

自盤蹙扶人蹶爾拙。

斷紋古琴銘（陶菴收藏。斷紋之妙。稜稜如劍鋒。毫髮不遺。）

吾與爾言。爾亦予諾。

宣德填漆盒銘（陶菴收藏。宣德盒。脫盡漆木之氣。上有曇花。赤如珊瑚。綠如祖母。）

層復層。既鮮且明。

羊脂玉鯤鵬圖書匣銘（燕客收藏。紫檀匣。胞漿甚古。玉刻鯤化為鵬。蹙浪如雪。）

贊爾曰。雪爾猶不屑。

呂文安糕拙研銘（燕客收藏。糕拙研甚渾樸。池開一盤墨。著墨處稍湧起一痕。）

磨稜倒角。爾只一樸。

呂吉士漢玉昭文帶戒尺銘（燕客收藏。昭文帶。如一塊臙猪肉。皮中多血。光潤異常。）

非敢爲佞。漢玉之聖。

楊籛之二絃子銘（燕客收藏。絃子出范岷白手。檀幹。蛇蛻精絕。燕客以文犀作軫。漢玉作把。遂享重名。）

華其飾。是范崑白乃直。

錢子方古鏡銘（道子收藏。素鏡。厚半寸。渾身水斫。古醫曰寒潭秋月。有紫檀架。以漢玉嵌之。）
婆婆婆婆。稍有忸阿。照膽則那。

李錦城龔春臺銘（道子收藏。泥細如麵。出款卓犖。氣樓一聳。大非今人所及。）
諸妙畢備。慚愧慚愧。

定審水中丞銘（道子收藏。水中丞是石門舅祖家藏。的是定審。而火色未去。人多疑之。）
出世數百年也。而火色未去。譬如老年人向性氣。

宣銅反覆蓮花水盂銘（道子收藏。烏斯藏物。其實其色之妙。認宣銅者。此是對牌。）
水火可入。不失其色。

白璞石銘（山民收藏。石稜如刀環相比。徧體雪凝。不靈不動。）
決不似玉。我自落落。

大繩耳分禧宣銅爐銘（山民收藏。爐口甚窄。肚裏一束。無限筋節。非甘文古施銀匠輩所能夢見。）
寬而不拓。囊而不落。此宣爐之忖度。

白定研頭瓶銘（山民收藏。瓶甚波俏。意在減省。惜料如金。）
何以立審之品。惟其省。

石皮研銘（山民收藏。天然樣攏，旁帶松皮，肉地細潤，而發墨如砥。）

內馬肝外犀革，此謂研皮不裹癭骨。

官鑿分檔銅爐銘（山民收藏。粉白地海棠花，口下分檔，如三桃鼎立。）

其色萼萼，其光濯濯，呼桃則諾。

王二公徐氏家藏壺銘（山民收藏。肉眼視之，未免澆薄，而氣厚質堅，蓋如鐵鑿。）

礲礲殼殼，其氣不薄。

贊

準提菩薩頌

佛現神通，一十八臂。既得器用，還爲器滯。閒着雙手，反得如意。結印在空，如月印地。大地山河，兩手握住。

漢前將軍關侯贊

繇大將軍而得度，現帝王身而說法。其義在髯，其忠在頰，其愛在眉，其怒在髮。雖以武夫，梓潼帝君贊。

克配聖賢。且以殺人得證菩薩。

孝友文章。主持風雅。席帽白羸。游行華夏。彩筆簪纓。盡歸陶冶。兵氣縱橫。文星退舍。太史龍門。走問牛馬。學彼頑童。裝聾做啞。

又贊

七十化身。璇璣再造。去簪而纓。改冠而帽。大人君子。變虎變豹。五星聚斗。光乃四照。文錦既成。雖醜登廟。

白衣觀音贊(并序)

岱離母胎八十一年矣。常常於耳根清淨時。恍聞我母念經之聲。蓋以我母年少祈嗣。許念白衣觀音經三萬六千卷也。故岱生時。遂有重胞之異。此經聲是胎裏帶來。雖遭劫火。燒之不失也。於是焚香頂禮。作白衣大士贊曰。

鷹以胎教。自拋其卵。螟以聲教。贏遂肖我。胞裏聞經。八十一祀。一聞母聲。一念我母。振海潮音。如雷灌耳。

題我法方朔於今再見圖

于思方朔。顏丹睛綠。所索者長安之米。所飽者侏儒之粟。所擢者王母之桃。所遺者細君

之肉。人謂將軍不負此腹。

自題小像

功名邪落空。富貴邪如夢。忠臣邪怕痛。鋤頭邪怕重。著書二十年。邪而竟堪覆瓿之人。邪有用莫用。

周戩伯像贊

有東坡之文章。而世不之忌。有步兵之放達。而衆不之異。有文山之聲伎。而人不之議。蓋人皆着其迹也。而先生只顯其氣。故余謂先生。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上可以陪玉皇大帝。

張子勇像贊

書五車。才八斗。雲夢在胸。若耶在手。愉色婉容。醇然如酒。貌子勇者。其見子勇於菽水承歡。而上事其八旬之母。

王季重先生像贊

拾芥功名。生花采筆。以文爲飯。奕爲律。諛不避諛。錢不諱癖。傳世小題。幼不可及。宦窳游囊。分之弟姪。孝友文章。當今第一。

陸德先像贊

謔莽任誕。德先牢騷。水乳自合。遂與定交。兩人名起。磔磔雲霄。則德先眞英雄也。而能爲魏武捉刀。

伯凝弟撫琴圖贊

金玉爾音。珪璋爾相。兩耳耽耽。氣宇適上。腹笥便便。詩書跌宕。胸中惟古聖賢之與俱也。而目前之人。不足以當其一盼。昔以其學富五車也。則以爲作左傳之邱明。今以其精警六律也。則以爲聽濮音之師曠。

季弟山民像贊

身在朱門邪。而神遊岳瀆。跡混市廛邪。而胸存松鞠。貌若仙人邪。而心持金粟。其所嗜好。邪。米顛石。子猷竹。桑苧茶。東坡肉。其所住家邪。舟居非水。而陸處非屋。之人邪。不俗。

燕客二弟像贊

介甫執拘。郅都暴虐。始慕橫財之燕公。後羨驟貴之桂萼。人稱爲邱壑中之秦皇也。剩水殘山。任其開鑿。又稱爲古董中之桀紂也。漢玉秦銅。受其炮烙。其任性乖張。恃才放縱。而終及於禍也。不爲博物之茂先。則爲伐山之康樂。

錢充符像贊

山水有情。金石有味。松柏有心。蘭桂有氣。孝友文章。樂只豈弟。與公瑾交者。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冰雪大師像贊

香之妙。妙在無烟。泉之妙。妙在無味。龍入石而不知。魚狎水而不去。故吾師之得悟道於雙松也。而雙松無樹。

言冲之像贊

醫則鵠。地則璞。公皆自許。而人不之諾。曾誇得地。而余言凡地皆發子孫。而公獨發祖宗也。乃得襲守祠於孔門之文學。

蝶菴題像

嗟此一老。背始髮鶴。氣備四時。胸藏五嶽。禪既懶參。仙亦不學。八十一年。窮愁卓犖。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沉醉方醒。惡夢始覺。忠孝兩虧。仰愧俯作。聚鐵如山。鑄成大錯。

水滸牌四十八人贊

托塔天王晁蓋

盜賊草劫。帝王氣象。

呼保義宋江

忠義滿胸。機械滿胸。

行者武松

人頂骨一百八。天罡地煞。

短命二郎阮小五

仇首既得。玩之不釋。

活閻羅阮小七

蓼兒洼。碣石岸。惟魚鱉是見。

美髯翁朱仝

美髯翁。釋曹操。走華容。

病尉遲孫立

百戰百勝。諡曰鄂爾。其後身當不錯。

雙鞭呼延灼

公侯之家。必復其祖。

花和尚魯智深

和尚鬪氣皆其高弟

青面獸楊志

花石綱生辰綱余及女偕亡

黑旋風李逵

面如鐵性如火打東京只兩斧

一丈青扈三娘

娘子軍錦繡套著者莫笑

兩頭蛇解珍

斷竹續竹飛土逐犬

霹靂火秦明

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智多星吳用

網虎者步步鬆步步急諸葛曹瞞合而爲一

入雲龍公孫勝

松文劍出雷電。

插翅虎雷橫

救吾母。殺一狐。勝殺四虎。

急先鋒索超

周公斧。召公鉞。誰敢褻越。

九紋龍史進

有高手。願爲牛馬走。

小旋風柴進

孟嘗好客。其族幾赤。

混江龍李俊

有民人有土地。大夥並不若小結義。

大刀關勝

作者奇異。刻畫關帝。

浪子燕青

有其膽智，無其精細。

小李廣花榮

廣射虎，榮射鳥，其中爾力中乃巧。

雙鎗將董平

兩股明鎗，不使暗箭。

神機軍師朱武

棋下於局，殺氣滿腹。

沒羽箭張清

唐琦石忠於宋，滿地皆是，人不能用。

赤髮鬼劉唐

爾則赤髮，見藍面則殺。

神醫安道全

能殺人，能活人。

母大蟲顧大嫂

既爲虎復爲母毒如蠱

金鎗手徐寧

一勾一搭徐寧鎗法

鼓上阜時遷

其亡其亡入我室登我堂顛倒我衣裳

浪裏白跳張順

若溪水漲逆流而上

雙尾蝎解寶

爾有母遺是狄梁公腴

金眼彪施恩

快活人復霸業能交人於縲絏

玉麒麟盧俊義

不敢輕諾平分水泊

豹子頭林冲

小奪泊唐之李郭

矮脚虎王英

王矮虎性麤鹵。借爾婁豬。定吾艾叢。

震天雷凌振

霹靂手沙飛石走

混世魔王樊瑞

五雷玄妙。此子可教。

撲天鵬李應

一刺客。二游俠。三貨殖。至爾身則一。

神行太保戴宗

朝蒼梧暮碧落

拚命三郎石秀

戰戰兢兢。誰肯拚命。

母夜叉孫二娘

擊晉鄙。如豚殺。惟是屠者。是養可取。

病關索楊雄

天生楊雄。以友爲命。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沒遮欄穆弘

出吾跨。揭陽一霸。

沒面目焦挺

投身水國。倒有面目。

聖手書生蕭讓

筆毫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可活。

瑯嬛文集卷之五終

瑯
嬛
文
集

瑯嬛文集 卷之六

祭文

祭少師朱恆嶽公文

殷際中興。鬼方滑夏。周當共和。淮夷硬化。鈇鉞弓矢。天討勿赦。召虎甘盤。崛起其下。公早釋褐。久爲循吏。處處思之。岷山墮淚。藩宣蜀岷。方安其位。變起倉卒。乃禦魑魅。公之勳業。自在鼎彝。肱股既竭。身死邊陲。古名將相。堪與齊驅。公之福德。則遠過之。成都一郡。死守睢陽。羅雀掘鼠。增垣濬隍。孤城失守。中丞被創。公也獨異。不失封疆。藺囚負固。滇池孟獲。七縱七禽。視如几肉。武侯天威。南人褶服。公也獨異。一戰卽服。光國屯田。甌窶豐穰。用佐軍輸。蓑蕪鞅掌。老將遠謀。零罪稽顙。公也獨異。不動公帑。水西傾巢。伏波交趾。馬革裹尸。男兒願止。馬援喪歸。後車招警。公也獨異。不載葦苴。坐鎮天南。安危所繫。垂二十年。功存帶礪。汾陽居之。不勝綺麗。公也獨異。不畜聲伎。伏波諸葛。功在劍南。峨嵋嶼岷。瞿塘深澗。蜀之二傑。得公而三。浙有留侯。青田誠意。忠肅再造。新建禽僞。半壁龍川。誰立漢幟。三大功臣。得公而四。方藉匡襄。奠安社稷。揚我國威。施及蠻貊。胡天不造。奪我忠貞。大星一隕。櫪馬皆驚。祁山不出。誰救蒼生。減膳撤樂。哀動

殿廷。吾輩悲思。匪爲私戚。梁木其萎。爲天下惜。才非吉甫。難書公績。譬若蚊虻。以撼霹靂。公之功烈。如嶽如崧。公之遇合。非熊非熊。有志之士。願拜下風。良金寫像。世世祀公。

祭外母劉太君文

歲崇禎戊寅夏四月。余外母劉太君病劇。其子倩張岱爲之求醫藥。俱不療。爲之禱於社禱於東嶽之神。俱不見格。不幸於二十日訣而瞑。彌留五晝夜。而溘焉氣盡。岱躬視合殮。哀號痛裂。嗚咽不能出一語。逮至十四日。是五月之九日矣。於是先一日。延僧至靈寢。禮水懺十二部。以資冥福。會薄治性醪。率女及外孫女爲文以哭之曰。岱自痛別我母。十有九年。而恃有我外母在。鞠育之猶母也。教訓之猶母也。鞠育之而恐任余性。教訓之而恐傷余意。其委曲而詳慎之猶母也。至今日吾外母死。而岱之母道絕矣。則岱之母不幸死於十九年之前。而死於余外母之死日。是余母與外母交喪矣。故岱之痛外母。一如痛岱之母。而岱思苦筋骨以報外母至死。一如報岱之母。而今茲不能。則有五內痛裂。抱恨終天。一如思岱之母。哭岱之母而已。吾外母雖生華屋。其生平丁骨肉之憾。抱零丁之苦。自爲女爲婦爲媳爲母爲姑。未嘗履一日之順境。享一日之安閒。六十年來。計其開笑口者。指不能三四屈。而餘皆其悲思潑涕之日矣。十六字余外父。二十七而遂稱未亡人。事十一年積疴尪羸之夫。奉三十七年嚴厲瑣屑之舅。撫

三十三年鬻亂遺腹之孤。其間苦情百出。如吞炭吮瘡。無可告語。而耳又重聽。見人眉目氣色。輒自揣摩忖度。至廢寢食。其苦又百倍常人。外父歿後。所倚以爲命者。上則生父王鏡石先生。又母王太君。下則一兒二女及二女倩而已。乃天不憖遺一老。鏡石先生痛罹水厄。而王太君性極福急。家人至難與言。余外母迎養十五年。百計將順。而詬諍甘之。尋亦以病奪。而長女及女倩又相繼夭折。骨肉零星。在十去五。其痛心何如。而不肖昏頭顱如許。無尺寸堅立。食指百人。頗蒙母慮。更有一事。其所朝夕凝盼者。願得一孫。以下報宣武。乃麟定尙艱。愁眉勿展。則是終母之身。其憂勤辛苦。求似一監門老嫗。骨肉團聚。子孫盈前者。尙不可得。矧望其他耶。今且終母之身。百苦備嘗。而卒遭蟲疾。竟以苦死。其可傷孰甚耶。外母性堅忍。待家人子姪。一以慈惠。昔爲方伯公理家政。凡方伯公之諸弟若姪。有匱乏。輒周其急。而縉紳先生之以孝友著者。必首推方伯公。自外母致家。政而庭除自無間言。則其所以曲體尊人。加惠子姪。有所以助成之者。一婦人力也。素性篤孝。方伯公留心於竹頭木屑。有陶晉公之風。凡其一楮一筵。決不敢輕以與人。曾憶余少時。偶見所藏黃慎軒墨跡甚富。余乞一幀。而母不之許。他可知已。見親戚故舊。一以和煦迎之。使人皆飽德而去。故死之日。奔走哭者無不盡哀。而有言自太孺人死。而此路從此可絕矣。吾外母得此一言。其亦可以瞑矣。嗟嗟。旁人有哭之哀者。不必其子與媳。

也。道路有稱其賢者，不必其親與戚也。空言有佩其德者，不必其施與積也。若岱則何以頌吾母哉？岱今則謂終母之身，其爲女孝，爲婦貞，爲媳愼，爲母辛，爲姑惠，有數者雖百苦備嘗，亦可以含笑入地矣。然則生平丁骨肉之感，抱零丁之苦，未始非天之所以玉成吾外母也。嗚呼尚享。

祭秦一生文

崇禎戊寅八月二十日。秦子一生以病暴死。越五日。其友人某等謀所以薦之。而屬岱告其靈。蓋一生無日不與岱游。一生一死。岱忽忽若有所失。舉筆輒歎而起。以是不果。至九月三日。岱以事至西湖。旣乏伴侶。獨步堤上。見湖中山水。意色慘淡。殆爲一生也。因爲文以招之曰。世間有絕無益於世界。絕無益於人身。而卒爲世界人身所斷不可少者。在天爲月。在人爲眉。在飛植則爲草木花卉。燕鷗蠶蝶之屬。若月之無關於天之生殺之數。眉之無關於人之視聽之官。草花燕蝶無關於人之衣食之類。其無益於世界人身也明甚。而試思有花朝而無月夕。有美目而無燦眉。有蠶桑而無花鳥。猶之乎不成其爲世界。不成其爲面龐也。余友秦一生。家素封。鷗租橘俸。可比千戶侯。而自奉極淡薄。家常無大故。則不殺雁兔。踽踽涼涼。一介不以與人。而又不鳴不躍。以閒散終其身。於世界實毫無所損益。盡人而知之也。迺一生性好山水聲

伎絲竹管絃。搏搏博弈。盤鈴劇戲。種種無益之事。顧好之實未嘗自具餘核。爲一日谿山之游。亦未嘗爲一日聲樂。以供知己縱飲。乃其所以自娛者。往往借他人歌舞之場。插身入之。故凡越中守土有司及豪貴肆筵設席。或於勝地名園。或於僻居深巷。一生無日不以微服往觀。至夜靜燈殘。酒闌客散。其於楹礎之間。兩目爛爛如巖下電者。非他人必一生也。大率無事日以爲常。非大故。非外出。非甚疾病。雖水火勿之避。風雨勿之阻也。死之數日。前猶在某氏觀劇。喃喃向余道之。瀕死前一日。余期一生游寓山。至易簣之際。猶擲身數四。口中呼寓山。寓山而死。一生從中道夭折。田宅子女多未了事。凡所以縈其憂慮者。不可勝計。而獨以寓山不到。抱恨而沒。此亦可以想其癡痞一往之致矣。雖然。世人日尋於名利之中。如蛆。嗟。蠶。蠅。逐。蠶。幢。幢。無已時。不知山水聲伎爲何物。一生旣睡而賤之。而世更有粗豪鹵莽。山水園亭。酒肉腥穢。聲伎滿前。頑鈍不解。而一生以局外之人。閒情冷眼。領略其趣味。必酣足而歸。則是他人之園亭。一生之別業也。他人之聲伎。一生之家樂也。他人之供應奔走。一生之臧獲奴隸也。一生生五十五年。十五年前。以幼稚不解。四十年之風花雪月。無日無之。昔人所謂三萬六千場。一生所得。已一萬四千有奇矣。眞目厭綺麗而耳厭笙歌。一生之奉其耳目者。亦不減王侯矣。古者有山村人從閩海歸。說其所見海錯奇形異味。里人爭來共舐其眼。今一生在夜臺。其中亦有富

貴而死。如所謂山水聲伎不知爲何物者。一生釋言之。爭來舐其眼者。應亦不少。吾以此言解一生之憂憤。一生必輟然而笑。暢飲此觴矣。嗚呼尙饜。

祭義伶文

崇禎辛未。義伶夏汝開死。葬於越之敬亭山。明年寒食。其舊主張長公屬其同儕王晚生。李岍生持酒一甌。割羽牲一。至其隴。招其魂而祭之。並招其同葬之父鳳川同食。諭之曰。夏汝開。汝尙能辨余談話否耶。汝在越四年。汝以余爲可倚。故攜其父母幼弟幼妹共五人來。半年而父死。汝來泣。余典衣一襲以葬汝父。又一年。余從山東歸。汝病劇臥外廂。不得見。閱七日而汝又死。汝蘇人。父若子。不一年而皆死於茲土。皆我殮之。我葬之。亦奇矣。亦慘矣。汝爲人跋扈而鸞直。今死後忘其爲跋扈。而僅存其鸞直。余安得不思之。不惜之。汝未死前。以弱妹質余四十金。汝死後。余念汝舊所遺俱不問。仍備糧糈。買舟航。送汝母與汝弟若妹歸故鄉。使汝妹適良人。汝知耶。不知耶。汝母臨別。言汝妹得所。當來收汝父子骸骨。今竟杳然。何耶。余憶天下有無心之言。遂爲奇讖。余四年前。糾集衆優。選其尤者十人。各製小詞。夏汝開曰。蠅人寒起。秋墳鬼語。陰壑鳴泉。孤舟泣蔡。重重土繡。聲難發。鐘出峽。驚雷觸石。石初裂。聲崩決。狂風送怒濤。千層萬疊。直至橋頭。柁折方纔歇。見者可謂酷肖。今試讀之。語語皆成讖矣。異哉。今汝同儕十人。

逃者逃。叛者叛。強半不在。汝不幸而蚤死。亦幸而蚤死。反使汝爲始終如一之人。豈天玉成汝爲好人耶。汝生前。傅粉登場。弩眼張舌。喜笑鬼譚。觀者絕倒。聽者噴飯。無不交口讚。夏汝開妙者。綺席華筵。至不得不以爲樂。死之日。市人行道。兒童婦女。無不歎惜。可謂榮矣。吾想越中多有名公巨卿。不死則人祈其速死。既死則人慶其已死。有奄奄如泉下。未死常若其已死。既死反若其不死者。比比矣。夏汝開未死。越之人喜之讚之。既死。越之人歎之惜之。又有舊主且思之祭之。汝亦可以瞑目於地下矣。汝其收淚開懷。招若父同飲酒食肉。頽然醉焉。余有短歌一闕。汝其按拍而歌之。歌曰。彼山之阿兮。汝可以嬉。白骨鄰鄰兮。青冢纍纍。淒風苦雨兮。羣鬼聚語。疑汝父子兮。不辨汝鄉語。見汝煒煒兮。或來欺汝。今見有人來祭汝兮。當不嗤汝爲他鄉之饑鬼。

祭伯凝八弟文

癸卯九月一日乙丑。老兄岱以香燭楮錢雞黍清醑之奠。致祭亡弟御醫大夫伯凝先生之靈曰。痛余八弟。乃遂遐升。余雖昆季。義猶友朋。蘭摧玉折。實難爲情。嗟余平昔。見兩異人。唐氏士雅。系出華亭。在吾於越。乃有伯凝。兩人同病。五歲失明。性皆嗜學。掃淨耳根。情人誦讀。傾耳以聽。遂成博洽。心史腹經。胸有萬卷。目無一丁。居常談笑。博古通今。媿余兩目。不如其盲。詎

意師友。近在家庭。余更有幸。居於比鄰。安樂患難。甘苦與分。始因母氏。變起雷霆。終得賦隴。先爲遺孀。弟爲鄭伯。余也。封人。常遭橫逆。心負不平。握拳透爪。嚼齒穿齧。弟也。漸離。余也。荆卿。談論典籍。學海書城。錯分帝虎。訛辨淄澠。余也。公毅。弟也。邱明。生平好潔。人稱水淫。輞川。縛帶。臨印滌巾。余也。海嶽。弟也。雲林。刀圭服食。濟世好生。病者得藥。爲之體輕。余也。坡老。弟也。越人。少喜茗戰。日鑄馳名。雪芽空翠。瑞草蘭馨。余也。桑苧。弟也。端明。量能豪飲。不較斗升。弦菴兄弟。爲之卻兵。余也。王導。弟也。劉伶。無所不備。德行才能。後來領袖。先輩典型。且也。道貌。碩大。豐盈。輪廓堅厚。兩耳稜層。法應上壽。竊比老彭。如何奄忽。遂失人琴。河魚作祟。誤食參苓。溘焉朝露。速若風輪。余長吾弟。十有一齡。中散身後。擬託子孫。奈何先我。夢奠兩楹。眩然反袂。淚若河傾。生芻孺子。雞黍巨卿。神其來享。進此兕觥。嗚呼尙饗。

祭祁文載文

癸丑八月十五日。祁文載先生解蛻而去。其友人陳箴言等。以月之二十六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至其幃前而哭之。乃命張岱作贊饗之詞曰。昔人謂香在未煙。茶在無味。蓋以名香佳茗。一落氣味。則其氣味反覺無餘矣。人如知此。則可以悟道。可以參禪。祁文載少年博學宏文。以五經拔貢。取兩榜如拾芥。而文載固一代之才子也。而無才子氣。庚辰釋褐。令延平。

五年而北變之後。遂解紱遄歸。文載固三十餘年之紗帽也。而無紗帽氣。其居鄉一循禮法。里中人有不公不法之事。刑罰甘受。而但求不使王彥方知之者。則文載又鄉里中之道學人也。而無道學氣。甲申三月。龍蛻鼎湖。文載削髮披緇。坐破蒲團。十有餘載。而參叩精猛。叢林釋子。皆奉佛門龍象。則文載一付法之和尙也。而無和尙氣。卽諸小事言之。棋爲國手。獨步江南。而留心字藝。游戲詞壇。教習梨園。有老優教師所不曾經見者。則文載真絕世之聰明智慧人也。而無聰明智慧氣。淘洗滌滌。一切氣味。不著分毫。竊謂世間慧業文人。成佛在前。生天在後者。屈指吾黨。更無有第二人矣。舊歲與岱偶談禪理。闡揚佛法。真能使頑石點頭。而爲岱評閱金剛。如是解。澈髓洞筋。更無疑義。弁首一序。機鋒棒喝。橫說豎說。亂墮天花。政與相訂。禁足寓山。深究佛理。而今乃電光石火。一現卽滅。何其閃我之奇。棄我之速也。文載心同止水。皆決層雲。舉世間之功名富貴。死別生離。恩愛冤仇。子女玉帛。皆不足以入其胸次。而吾輩尙以世俗靡文。生芻絮酒。雍露哀詞。以志悲痛。文載以道眼觀之。不足以當其一哂。而吾輩所深惜者。第以文載之猛力深心。入道如箭。使彼蒼肯再加數年。其精進不知幾許。而今竟止此。可勝懊歎哉。以此二三老友。薄設羹茗。雖不成享。然猶是范張之雞黍也。伏望鑒臨。一加七鬯。嗚呼尙饗。

公祭張亦寓文

吾輩之獲交於張亦寓也。有交之總角者。克見亦寓之豪放。交之少壯者。克見亦寓之繁華。交之暮年者。克見亦寓之高曠。至其百折不回之性。一往不撓之氣。則自少至壯而老。實未嘗纖毫少變也。亦寓當日五陵年少。裘馬翩翩。名噪文壇。聲施芹沼。雕龍繡虎。不受樊籠。王季重先生欲致之門下。百計誘之。冠雄雞。佩猊豚。抗拒多年。方請委贄。時人以譴菴之得亦寓。比之孔門之得仲由。此時締盟者。止吾輩數人。未能廣及。殆亦寓壯盛。賈生入洛。望重辟雍。聲伎滿前。賓朋滿坐。傾酒如泉。揮金似土。撥阮彈箏。以晝卜夜。被放歸里。時時凝碧。日日梨園。演劇徵歌。纏頭撒繆。此時結交頗盛。珠履三千。今存無幾。亦寓晚年淡然入道。翩履布袍。閉門卻掃。橘虐茶淫。詩魔書蠹。宿習未除。則教數童子。按拍清謳。選聲叶律。韻辨中州。咬釘嚼鐵。一時輿至。握管沉吟。兩竹風蘭。淋漓潑墨。然過自矜貴。不妄與人。造門請見者。稍不當意。卽舉手槌戶。匿不見人。以是庭無雜客。門可張羅。由今追昔。凡豪放繁華高曠之事。石火電光。過眼卽滅。獨其性氣。則始終如一。不肯模稜。凡遇儕輩。或其性之所喜。卽遺妓。衰童。蠶僧。村老。煮茶焚香。劇談終日。不以爲厭。或其性所不喜。卽王公大人。軒冕冠蓋。亦寓科頭箕踞。白眼相向。旁若無人。蓋亦寓具用世人才。生不逢辰。貧病相尋。齋志以老。其胸中真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巨魚失水。老驥伏櫪之悲。不能如穉衛之搗鼓。灌夫之罵座。范亞父之撞破玉斗。曹孟德之擊碎唾壺。

徒阨塞終身。胸懷莫吐。以致磊塊鬱結。安得不昏昏悶悶。鯁咽以死也。嗚呼痛哉。茲以二七。吾輩知交。以雞黍一提。撫棺痛哭。李白夜臺。恐未必有故人之酒也。唯神有知。舉杯酌此。

祭周戩伯文

昔虞翻放棄海南。恨無交際。思以青蠅爲弔客。謂天下有一知己。亦足無恨。余獨邀天之幸。凡生平所遇。常多知己。余好舉業。則有黃貞父陸景鄰二先生。馬巽青趙馴虎爲時藝知己。余好古作。則有王謙菴年祖倪鴻寶陳木叔爲古文知己。余好游覽。則有劉同人祁世培爲山水知己。余好詩詞。則有王予菴王白巖張毅儒爲詩學知己。余好書畫。則有陳章叔姚簡叔爲字畫知己。余好填詞。則有袁籜菴祁止祥爲曲學知己。余好作史。則有黃石齋李研齋爲史學知己。余好參禪。則有祁文載具和尚爲禪學知己。至如周戩伯先生。則無藝不精。無事不妙。與之爲制藝。則才同馮許。與之爲古文。則筆過歐蘇。與之匿迹商山。則衣冠角里。與之怡情劇戲。則顧曲周郎。與之編纂史記。則一出一入。字挾風霜。與之唱和詩詞。則一吟一詠。聲出金石。與之摹倣書法。則細楷麻姑。抄書盈篋。與之參研禪理。則提撕謔笑。各出機鋒。得吾戩伯一人。則數十人之精華。皆備於一人之身。而虞翻交籍。不求多人。思得天下一人以爲知己。亦足無恨。殆吾戩伯一人之謂也。余與戩伯結髮爲知己。相與共筆硯者六十三載。婆娑二老。形影相憐。

政欲偷生以娛遲歲。今乃一旦洒然舍我遽去。兄旣玉碎。弟尙瓦全。回首思之。有何趣味。乃不自適死。猶然視息人世。亦孫子荆所謂乃使若輩存而令此人死也。兄去彌月。弟貧無可將意。止攜絮酒生芻。走向靈輜。亦如王茂宏之哭衛洗馬曰。叔寶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云耳。弟有哀些。覩縷不盡。撫棺號痛。以當驢鳴。兄其鑒之。

公祭張噩仍文

嗚呼。吾張噩仍先生之仙逝也。凡在知交者。或惜鄉黨中失一善士。或惜世法中少一通人。或惜文壇中折一名宿。或惜風雅中缺一韻友。或惜朋儕中徂一任俠。凡所以悼惜噩仍者。譬如畫竹。皆得其一節矣。吾輩忝在久要。竊謂其知之尙未盡也。噩仍爲思溪先生之文孫。其積德累仁不止一世。而思翁之功行在因果。噩仍之功行在名教。如于公之有陰德。而子孫濟美。自當高大其門。噩仍謙和柔婉。未嘗以一語忤人。而胸中月旦。洞若觀火。即其會稽修志。一出。一入。字若風霜。不肯稍爲曲筆。如褚裒之外無臧否。而皮裏自有陽秋。噩仍蜚聲疊序。食於二十人中者四十餘年。人稱其舉子業。而不知其下帷稽古。博覽萬書。所作詩文。真足顛頑古人。如李謐之擁書萬卷。而不肯以枵腹欺人。噩仍精於音律。其所著三劇。皆寫其胸中鬱勃。而見有梨園子弟歌喉清雋。必鑒賞精詳。盤旋不去。如公瑾之按拍審音。而半字差訛。必得周郎。

之一顧。噩仍少年豪放。狎客滿門。揮金如土。而後乃澹然入道。閉戶自精。厭棄繁華。一歸約畚。鷓租橋稅。不失素封。如武攸緒之清淨寡欲。耕桑謀野。而嘗自逍遙於巖壑。是以吾輩之得交。噩仍者。欽其道義。如松柏之有心。挹其丰采。如竹箭之有筠。讀其詩文。如雲霞之有色。聆其詞曲。如金玉之有音。羨其風韻。如芝蘭之有氣。念其交情。如醇醪之有味。蓋噩仍生平百美具備。足以系人之思者。不知凡幾。乃更多材多藝。診脈則倉扁鵲。刀圭所及。能以良藥起生。相地則郭璞青田。杖履所至。能粒粟擇葬。且復怡情絲竹。適意花鳥。放懷風月。寄傲煙霞。文章聲氣之士。既加結納。博徒賣漿之輩。亦所包容。哲人云亡。人皆痛惜。先生去後。求一真誠君子。博雅通儒。以爲越中翹楚者。其誰爲之繼乎。茲以二七。凡我同人。車過腹痛。薄具羹茗。用伸哀悃。惟神鑒之。爲展七幣。

公祭祁夫人文

眉公曰。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殊爲未確。愚謂丈夫有德而不見其德。方爲大才。女子有才而不露其才。方爲大德。先輩祁止祥先生。經濟文章。琴棋書畫。皆臻神妙。與人接見。言語簡澀。彬彬若一無所能。而臨事當場。才堪八面。實備諸德。而不屑以一德見長。非其海涵地負。才大使然乎。復聞其夫人馮太君者。清靜寡欲。長齋繡佛。閩外之事。毫不與聞。

人皆稱其盛德。而吾獨稱其大才。夫人生丈夫子。二生道蘊。女五。一子才如長吉。召賦玉樓。一子英邁出羣。亭亭玉立。非夫人之畫荻丸熊。焉能有此令嗣乎。五女穎敏。知書。才高柳絮。施鞶結縵。皆適閨閣大家。非夫人之胎教身儀。焉克能有此淑女乎。勸夫力學。篆刻雕蟲。文成龍虎。掇取高魁。非夫人之警雞斷織。焉克有此佳耦乎。蓋夫人之才大如許。決不肯稍露其才。而使人止欽其德。淵淳嶽峙。蘊蓄高深。且古之大露其才者。莫如謝太傅。劉夫人常幃。諸婢在前。作伎。太傅見輒下幃。曰。恐傷盛德。劉夫人之才大矣。而多此嫉妬。先生有周郎之癖。聲伎滿前。夫人未嘗顧而一問。且有如夫人者。數院家政。一委賢能。與先生相敬如賓。無一言交謫。則先生之風流曠達。皆夫人有以玉成之也。太傅在東山。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常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太傅捉鼻曰。正恐不免。劉夫人之才大矣。而多此艷羨。先生兄弟皆顯要。而夫人視之淡如。雖服瑜珈。無異荆布。近且先生黃冠道服。散誕逍遙。齊眉相守。同至菴寮。並不以簪纓軒冕。一動其心。則先生之持重高尚。又皆夫人有以輔相之也。夫人具此才德。不特爲一家之母範。實且爲通國之女師。不特爲行地之神仙。兼且爲度世之古佛。蓋以慧業文人之婦。成佛生天。皆其分內之事。如夫人者。真可以洒然解脫。一無所憾者矣。凡我戚屬。一聆訃音。痛失儀型。其輓薤露。敬陳沼芷。用薦靈輜。

琴操

張子作琴操，非以解嘲也。志恥也。曷恥之。恥爲長者也。恥爲赤子也。使處肉之人見之。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也。天下士操。（魯仲連解邯鄲圍作）

魯連一言。邯鄲圍解。旁觀者曰。何籍魯連。邯鄲人則曰。罪惟魯連。欲解則解。

從井救人操。（非有人焉。其從之也疑。莫疑於宰予。作從井救人操）

誰則擠之。乃墜於窟。我則援之。乃捽其髮。既登於筏。問誰捽髮。余實捽髮。余罪當殺。爾既捽余之髮。爾則償余之簪與襪。

中山狼操。（東郭先生匿中山狼。給獵者去。狼磨牙欲食之。悔而有作）

吁嗟狼兮。爾乃食予。予不爾救。爾將食誰。狼曰。余饑。所見惟食。不問恩仇。不擇肥瘠。狼兮。終忍食余兮。終忍食余兮。狼兮。

脊令操。（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

脊令在原。繒弋在地。兄爲弟來。弟給兄去。弟則自去。以兄予驚。吁嗟乎驚。吁嗟乎弟。

讓肥操。（後漢趙孝。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之。詣賊曰。弟久饑羸瘦。不如孝肥。請噉之）

兄認肥賊噉余。余心則媿。兄認肥弟朶頤。不知其所爲。弟曰。兄旣認肥。可以弟噉。而變其言曰。癯。

就烹操

韓信使腳食其說齊。下之。蒯徹曰。腳生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襲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

三寸舌。下齊城。豎儒之功。洵可驚。何不殺之。奪其名。後被雲夢之縛。而信自悔曰。狡兔死。走狗烹。

完卵操

孔北海被收。顧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否。兒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含沙下石者。非其父執。則其祖執也。

不相識。難入室。覆我巢。而破我卵者。皆我之父執。嗚呼。我曰。父執。彼語人曰。我與若父。本不相識。

投杼操

曾子處費。有人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傾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昔曾子作孝經。而立雲聚於北極。蒼蒼者天。惟孝能格。奈何曾參殺人。而母猶信之不及。

吾終母之信之不及也。而尙謂是曾參之涼德。

吾舌尙存操

（張儀從楚相欲楚相亡壁。疑張儀。魯瑛之。其妻曰：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指其口曰：視吾舌尙在否。其妻笑曰：舌自在也。儀曰：足矣。）

縱橫舌不敢吼。楚相答不敢走。負劍忍辱。斤斤自守。珍重張儀。無非自愛其舌也。故以一丸泥封其口。

莖豆操

（范雎受魏齊辱。爲須賈所賣也。唯相秦。賈入見。膝行謝罪。雎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置莖豆其前。而馬食之。）

故交也。而先下之石。締袍也。而先裹之簀。賓客也。而置莖豆其側。嗚呼噫嘻。此卽賣友之須賈也。馬若知之。不與同食。

張子好義。受人反噬。時陰雨。坐梅花書屋。憤懣不平。腹脹幾裂。因作琴操十首。援琴歌之。覺鯁悶之氣。拂拂從十指出去也。庚辰閏三月。琴張記事。

附燕客和操

（伯子有不平之鳴。樓置徽絃。乃作琴操。恐世無知其心者。因目其弟。弟亦援琴而和之。）

天下士操

排難兮解紛。薄卿相兮重鴻名。談微中兮全危城。連兮連兮揮其金。揮其金兮世多負。

心多負心兮。是以有戒心。

從井救人操

井中處矣。生則蛙兮。死則泥兮。誰則出之。出反噬之。以怨報德。慮有德色。

中山狼操

吁嗟先生兮。狼兮爾何救之。既全其軀。當果其腹。大恩不報。不如殺之。狼兮而何救之。

吁嗟先生兮。

脊令操

武公殺兄。容聖稱之。周公殺弟。元聖頌之。六月四日。語多隱微。成王敗賊。史能飾詞。

讓肥操

昆季讓肥。義能感賊。賊尙能感。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無所感之。

就烹操

酈生既烹。走狗亦死。賣彼酈生。歸功於己。信無死道。死於此。

完卵操

面諂背詬。誰則不負。樂其傾巢。尙焉翼覆。不恤其友。遑恤友後。

投杼操

繫誰信目。咸以耳訛。言三至兮。惑其母。曾參殺人。市有虎。

吾舌尙存操

秦相印。楚相璧。孰者重。乃遭掠。不捉鼻。且折舌。富貴僭人。尙有齒頰。

莖豆操

拆脅拉齒兮。何有於故交。裹簣加溺兮。何有於綈袍。馬食而終賈汝兮。毋污吾之佩刀。伯氏變北鄙。殺伐之音。爲揮絃送鴻之概。伯氏綠綺。其干羽歟。弟亦轉衿當整禦矣。勿謂虛無人。隱然敵國在也。寒香子記

雜著

【失題】

崇禎庚辰歲閏正月。越士民公約重張五夜燈者。伏以兩逢元正。歲成閏於攝提之辰。再值孟陬。天假人以閒暇之月。春秋傳詳紀二百四十二年事。春王正月。孔子未得重書。開封府

更十七十八兩夜燈。乾德五年。宋祖猶煩欽賜。今茲閏正月者。三生奇遇。何幸今日而當場。百歲難逢。須效古人而秉燭。况吾大越。蓬萊福地。宛委洞天。大江以東。民皆安堵。遵海而北。水不揚波。含哺嘻兮。共樂太平之世界。重譯至者。皆言中國有聖人。千百國來朝。白雉之陳。無算。十三年於此。黃耆之說有徵。樂聖銜杯。宜縱飲屠蘇之酒。較書分火。應暫徹太乙之藜。前此元宵。竟因雪妬。天但知點綴豐年。後來燈夕。欲與月期。人不可蹉跎勝事。六菴山立。祇說飛來東武。使雞犬不驚。百獸宮懸。毋曰下守海滢。唯魚鼈是見。笙簫括地。竹椽出自柯亭。花豔盈街。襖帖攜來蘭渚。士女潮涌。撼動蠡城。車馬雷般。喚醒龍嶼。况時逢豐稔。呼庚呼癸。一歲自兆重登。且科際辰年。爲龍爲光。兩榜必徵雙首。莫輕此五夜之樂。眼望何時。試問那百年之人。躬逢幾次。敢期同志。勿負良宵。敬藉赫號。喧傳口號。

疏通市河呈子（崇禎七年十二月）

爲城市命河急宜開導。懇乞天臺立賜疏通。以復水利。以弭火災事。竊見府城南利植門。至北昌安門市河一帶。中分兩縣。直達三江口。吸萬壑千谿。由腸胃腹心而脈歸尾閭。足履九宮八卦。合丙丁壬癸而位濟坎離。是以舟楫一通。則城野交利。生尅既合。則火患永除。奈河當市廛之衝。戶列編民之雜。芻芥積若投鞭。塵垢多如囊土。通城隧道。忽作泥封。分壤界河。幾同

茅塞。以致鄉村不便趨市。頗多負載之勞。遂使閭市常懼火災。竟無灌溉之利。某等居皆近市。利害切膚。急則呼天。哀號同口。幸遇天臺加意民災。留心水利。祈卽救更事耆老。內舉功正數人。兼使募好義富民。樂助糧錢多許。卽日興工。浹旬卒役。方瞻經始。頓還舊觀。况今開工既竣。理緯方能合經。且邇回祿屢災。尅火先須儲水。擊斯池也。教民七年而戎事備。冬則役之。歲十二月而興梁成。弭災興利。福國奠民。兩邑齊心。千門翹首。爲此激切上呈。

課兒讀諷

一戰不勝。當思裹甲復來。再則弗售。何惜抱荆三獻。淮陰胯豈可屈而不伸。張儀舌喜得端然。還在。要投俗眼。必多買胭脂。若愛細腰。須先忍饑餓。今落魄甫經半載。遂荒廢已越三冬。只欲攀安。僅同走卒。但知御李。便屬輿人。挾刺通名。半是題門。凡鳥隨行逐隊。全爲學步驚駘。君子爲朋。談劍論文。素心人可與共晨夕。小人有母。坐薦截髮。無米婦難。以作居停。慎勿濫交。止求益友。喚回嬌鶻。叱退懶龍。焚倦目於秦坑。出薪須猛。囚酒星於天獄。下鑪加嚴。吞刀既用。刮腸飲炭。復思滌胃。須記取那張黃榜。原不是絕世稀奇。嘗想着這領藍皮。怎好作終身結果。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平日弗用功。自到臨期悔。針能定向。必要指南。射可中鈞。無妨敗北。故抑奇才。塗抹不取。歐文忠還中劉幾。仍將落卷。騰錄無差。陸宣公終售韓愈。秦祖龍之屢搖。

鐵鐸。決要移山。精衛鳥之急吐泥沙。猛獸填海。堦前之雪。尙是虛文。座右書銘。方爲實意。

頌

孝友頌

世有偉人。必敦倫理。愛物仁民。施由親始。所讀何書。孝經曲禮。所習何儀。操杖捧几。何以爲養。魚鮮鹿乳。何以爲歡。舞斑設醴。茅容烹雌。惟供甘旨。黃香扇枕。爲親銷暑。宗族稱孝。書之敦史。赫赫具瞻。高山仰止。道德之廬。麟駢會此。自古神仙。無不孝弟。敬進兪觥。祝公高齒。

義方頌

瞻彼古人。必獲麟趾。安石有言。吾自教子。重傳尊師。佳殺甘醴。夜聚心鏡。晨飛筆蕊。貨與王家。學成文武。鸚薦連登。鵬程怒起。推恩所生。龍章誥紫。小宋雲興。富公山峙。疊序蜚聲。豸冠可俟。弈弈文孫。鳴珂佩玕。玉樹芝蘭。森森階陞。藝苑所欽。文中龍虎。克繼書香。皆公福祉。方識頑仙。不宿辯雉。

令德頌

翳我福人。必有令德。凡在鄉邨。受其世澤。昆季姻親。解衣推食。貧戶監門。療飢拯溺。救拔

顛危衽席金革，篤好緇衣。授餐授室，放雀於麕。不網不弋，錯節盤根。芟除荆棘，樂善好施。國人矜式，乃產鳳毛。金玉其質，允文允武。簪纓采筆，奪錦虎闌。傳臚北極，鯤化眉山。先轍後軾，甲第綿綿。遐齡千億。

洪才頌

於維鉅公，才華雄傑。典劇理繁，力能振刷。陶侃勤儉，竹頭木屑。劉晏精詳，租庸鹽鐵。公佐離臺，綱引透澈。有弊亟除，有冤必雪。排難解紛，竈商胥悅。於公高門，公侯奔葉。速營菟裘，歸老於越。種秫柴桑，唯事蠲蕘。漉酒接籬，陶陶飲歌。滿腹精神，自臻毫蓋。兒正黑頭，應建節鉞。百歲稱觴，巍巍閱閱。

箕疇五福

粵稽洪範，禹錫自天。響用五福，惟壽爲先。康甯駢集，好德是綿。老人嬰鑠，南極星躔。色同赤芍，丹合青蓮。年登八百，桃熟三千。青衣烏使，召赴仙筵。甜如崖蜜，有棗如拳。涼同冰雪，有藕如船。言念君子，崧嶽齊年。

南山萬壽

菊水有杞，南山有枸。根似龍蛇，幹同錯繡。飲泉而甘，莫不眉壽。服食飛昇，無容仙授。黃精

天姥丹砂勾漏。振振麟趾。蘭葩芝茂。腹飽珠璣。胸藏篆籀。爾有福田。子孫耕耨。爾有利藪。子孫蒐狩。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華封三祝

華封三祝。富壽多男。聞之悚息。堯亦辭焉。多男多懼。授職則安。多富多事。分任則閒。壽雖忍辱。遺世登仙。安期爲友。師則偃佺。朝游滄海。暮宿桑田。取麟作脯。驅鹿駕軒。化寫爲臯。擲米成丹。嘉樂君子。三祝斯全。

天保九如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百川方至。日升月恆。松柏並茂。南山以增。受天百祿。遐福駢臻。齊眉舉案。相對如賓。青藜照讀。紡績同燈。有女擇配。玉潤冰清。文孫燕翼。祖武是繩。豈弟君子。無不爾承。

壽周霞城八十

香山九老。洛社耆英。碩德長者。必享遐齡。旌陽初任。兩袖風清。後車所載。薏苡輕身。洒然解紱。五斗腰伸。居鄉樸茂。不露簪纓。祁公社衍。傀儡盤鈴。蠅頭細楷。著書滿籟。申公待聘。安車蒲輪。帝思黃髮。召修老更。杖朝有日。三壽作朋。問年幾許。竊比老彭。

詞

遠閣新晴（蝶戀花爲卮世培作）

山水精神鶯燕喜。好似乾坤。又做乾坤起。柳濯疏眉口刺齒。如人新浴彈冠始。 澁日遮
藏羞欲死。一抹輕烟。橫截青山趾。欲畫秋江多仗紙。遠山一角餘皆水。

通臺夕照

西望柯亭真怪絕。萬壘螺青。團簇多層摺。古壑蒼崖如老耄。招提辟町成童髻。 收拾殘
山藏繡楨。霞濕瓣痕。墳起丹邱血。孔雀驚飛收不迭。疏羽片片留金屑。

清泉沁月

月與清泉居處角。何事幽人。忽與泉通著。聞道江聲精草格。江聲不與書同作。 說向庸
人徒嘯嘯。汲水傾來。那見連金魄。試思吳剛將月琢。月華片片成飛瀑。

峭石冷雲

一片奔雲來此駐。雪濕冰團。羽翼難飛去。剝蘚鐫名多受記。平泉草木皆登誌。 思在襄
陽袍袖住。芒碭雲深。箇裏藏劉季。喜得佳朋常覓至。愚公谷口觀雲氣。

小徑松濤

步到寒林聲謾謾。龕牖潮生。噴礴來山麓。臥聽簷前風雨速。秋濤八月驚枚叔。入寺知
微呼筆墨。奮袂如風。洶洶能崩屋。四壁烟雲傾百斛。江聲入手成飛蹴。

虛堂竹雨

如聽秋聲軍令急。奉詔周昌。口作期期吃。疾走含枚風雨集。千人步履爭呼吸。更似冰
絲清欲泣。著意吟揉。手重絃聲澁。宛在瀟湘波上立。琵琶怨酒千行濕。

平疇麥浪

昔日東坡思粟里。良穗懷新。寫盡澄心紙。今見平疇如綠綺。翻來白浪潮頭起。野老豚
蹄心更侈。籥滿甌篋。奢願還無已。處處軍輸如吸髓。敢云畎畝忘庚癸。

曲沼荷香

馮謐雖招玄武辱。幾個知章。消得山陰曲。翦葉爲桐封晉叔。若耶帶礪分符錄。雞幘傳
更香氣簇。露掌仙人。葉上浮輕玉。葉底田田魚鳧宿。翠氣爲廓香爲國。

林寺鐘聲

嶮谷寒灰寸管定。林寺松筠。自有黃鐘應。十六椽頭枕上聽。耳根更比中郎淨。鐘到深

山聲更勁。大地山河響。徹憑誰證。銅澡盆中宮徵正。洛鐘知奉銅山令。

鏡湖帆影

山似芙蓉青百疊。隔住林巒。穿度輕如蝶。樹底疏疏時閃滅。依稀深淺湘裙摺。 竚立高岡隨宛折。剡水歸帆。猶帶山陰雪。遮在人家林外堞。牆頭又露他山缺。

長堤楊柳

但是長堤楊柳勝。遭際隋楊。賜與隋楊姓。千樹桃花相掩映。官家殿脚寶裝靚。 脂粉六橋淘洗淨。移植柴桑。便得柴桑性。斗酒雙柑長往聽。陰陰黃鳥呼陶令。

古岸芙蓉

聞道芙蓉能走獺。多翦柔條。都向池邊插。葉底離披藏睡鴨。崖前紅蓼連蒲筍。 荷黃褪甲。獨自輕盈。卿自爲卿法。秋水澄澄清似峽。倒垂花影魚吞呷。 吹老蕖

隔浦菱歌

畫舫笙簧頃刻過。只有菱歌。不拾人間唾。口既如簧眼似鏡。幾回看得興亡破。 至此乾坤方覺大。這艇清謳。那艇能追和。剝了紅菱三四個。侏儒不受官廚餓。

孤村漁火

何必微螢量數斛。遇夜嬉遊。囊火燃山谷。怎比漁燈千萬簇。星星照出田疇綠。疑是天河成反覆。徧野疏星。連住招搖宿。此際神槎乘博陸。支機石冷空杼軸。

三山靈雪

雪巖晴光如缺月。閃爍凝晴。入眼翻成瞥。一幅鵝綾無緇涅。條條水道如軌轍。山入秋湖皆小垤。滋蔓難圖。迢遞如瓜廡。余到洛伽心膽裂。銀獅蹴起潮頭雪。

百雉朝霞

遠閣晨曦窗外紫。雉堞依稀。望見龍山趾。塔影雙尖雲外峙。吳門白練多如齒。截斷紅塵三十里。烟火城中。遠隔蒹葭水。城內居民垤內蟻。顛顛蠢動蠶筐裏。

丁亥中秋寓項里作念奴嬌

雨餘乍霽。見重雲堆塚。天無罅隙。一陣風來光透處。露出半空鸞翮。涼冽無鬢。玲瓏晶沁。人在玻璃國。空明如水。塔前藻荇歷歷。歎我家國飄零。水萍山鳥。到處皆成客。對影婆娑。回首問。何夕可方今夕。想起當年。虎邱勝會。眞足銷魂魄。生公臺上。幾聲冰裂危石。

跋

往在蜀中。獲交雙流劉君咸炘。咸炘字鑑泉。別署疇齋。時亦主講成都大學。與前同舍博雅淹通文采斐亘。所著「推十書」都二百餘卷。嘗語前云。近世新文藝。其原蓋出於浙東史派。而晚明諸家爲之先河。張宗子岱實啓之也。因出不瑯嬛文集。前旣假以歸。黃生遠字爲錄副。未幾東歸。君遽沒世。每念前游。不勝黃廬之感矣。君平日論文。輒多創獲。其言具見文學述林中。旅歲前來海上。友人劉大述輯晚明人集。偶爾語及。乃以此集進。世方好公安竟陵之文。得宗子翩翻其間。化峭僻之塗爲康莊。知文章升降。故有其自也。大杰今亦安蜀。惜不及見鑑泉。爲可憾已。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書於柴室。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十種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初版

瑯嬛文集

普及本實價三角
特印本實價四角

著者

張

劉

大

校者

施

蠶

存

主編者

張

靜

盧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一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三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三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十七號



